

修訂日期: 2009/04/23 發行日期: 2009/5/9

發行單位: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CBETA) <http://www.cbeta.org>

資料底本: 大正新脩大正藏經 Vol. 09, No. 0263

原始資料: 蕭鎮國大德輸入, 維習安大德提供之高麗藏 CD 經文, 佛教電腦資訊庫功德會提供新式標點, 其他

No. 263 [Nos. 262, 264]

正法華經卷第一

西晉月氏國三藏竺法護譯

光瑞品第一

聞如是：

一時佛遊王舍城靈鷲山，與大比丘眾俱，比丘千二百，一切無著，諸漏已盡無復欲塵，已得自在逮得己利，生死已索眾結即斷，一切由已獲度無極，已脫於慧心解得度、名曰：賢者知本際、賢者大迦葉、上時迦葉、象迦葉、江迦葉、舍利弗、大目犍連、迦旃延、阿那律、劫賓[少/免]、牛伺、離越、譬利斯、薄拘盧、拘絺、難陀、善意、滿願子、須菩提、阿難、羅云；菩薩八萬，皆不退轉，堅住無上正真之道，逮總持法得大辯才，常讚歎不退轉法輪，供養無數百千諸佛，於無量佛殖眾德本，諸佛世尊所見諮嗟，身常行慈入如來慧，善權普至大知度無極，從無數劫多所博聞，名達十方，救護無量百千眾生，遊於三界猶如日明，解一切法如幻如化野馬影響，悉無所有住無所住，雖見終始亦無去來，既見色像本無形貌，現諸所生永無起滅，導利群黎不著三處，分別空慧無想無願，起三脫門至三達智，無去來今現在之想，開化黎庶使了本無。

其名曰：溥首菩薩、光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常精進菩薩、不置遠菩薩、寶掌菩薩、印手菩薩、藥王菩薩、妙勇菩薩、寶月菩薩、月光菩薩、月滿菩薩、大度菩薩、超無量菩薩、越世菩薩、解縛菩薩、寶事菩薩、恩施菩薩、雄施菩薩、水天菩薩、帝天菩薩、大導師菩薩、妙意菩薩、慈氏菩薩，如是大士八萬上首。爾時天帝釋與二萬天子俱，日天子與無數眷屬俱，月天子以寶光明普有所照，寶光天子、光耀天子俱，四大天王與萬天子俱，[火*僉]明大梵自在天子與三萬天子俱，梵忍跡天子與三萬二千天子俱，飾乾大梵與無數天子，又梵名[火*僉]光與無數大眾俱，來詣佛所，稽首畢退坐一面。有八龍王，與無央數千諸龍眷屬俱；四真陀羅王——慎法真陀羅王，大法真陀羅王，仁和真陀羅王，持法真陀羅王；香音神，各與營從來詣佛所，稽首畢退住一面。淨身四天子——柔軟天子，和音天子，美軟天子，悅響天子——俱來詣佛所，前稽首畢退坐一面。四阿須倫王——最勝阿須倫，欲錦阿須倫，燕居阿須倫，吸氣阿須倫——與無央數百千阿須倫人民俱，來詣佛所，前稽首畢退坐一面。四金翅鳥王——大身王，大具足王，得神足王，不可動王——俱來詣佛所，稽首畢退住一面。摩

竭國王阿闍世，與十子并諸營從，來詣佛所，稽首畢退坐一面。諸天、龍神、世人，莫不歸命奉敬侍坐。

爾時世尊與四部眾眷屬圍繞而為說經，講演菩薩方等大頌一切諸佛嚴淨之業。說斯經已，昇于自然師子之床加趺而坐，三昧正受定意，名曰立無量頌。尋應所宜，不見身貌、不得心意，所坐立處則有瑞應，天雨、意華、大意華、柔軟音華、大柔軟音華，散世尊上及於大會四部之眾，普佛國土六反震動。時大眾會比丘、比丘尼、清信士、清信女，天、龍、神鬼、撻沓耆、阿須倫、迦留羅、真陀羅、摩休勒、人與非人，國王君主大力轉輪聖王，各與營從，咸悉一心瞻戴世尊，意皆愕然怪未曾有。於時佛放面口結光明，普照東方萬八千佛土，其大光明照諸佛國，靡不周遍，至於無擇大地獄中，上徹三十三天，彼此世界六趣周旋，所有蒸民一切皆現，其界諸佛現在所由，此土眾會悉遙見之；彼土覩斯亦復如是，十方諸佛所說經法，普遍聞焉。諸比丘、比丘尼、清信士、清信女，修行獨處者逮得德果一切表露，又諸菩薩意寂解脫，其出家者求報應行，皆亦悉現；諸佛世界滅度眾聖，所建寶廟自然為現。

於是彌勒菩薩心自念言：「今者世尊，如來．至真．等正覺，三昧正受，現大感變，多所降伏，覩未曾有，天上世間諸佛廟寺，恢闊彰顯，將何所興而有此瑞？從昔暨今未曾見也。欲問其歸，孰堪發遣解斯誼乎？」尋改思曰：「今者大士溥首童真，所作已辦靡所不達，供養過去無數諸佛，曾當瞻觀如來．至真．等正覺，如此瑞應欲請問之。」

時四部眾比丘、比丘尼、清信士、清信女，諸天、龍、神、撻沓耆、阿須倫、迦留羅、真陀羅、摩休勒，志懷猶豫得未曾有，見斯大聖無極威曜神足變化，各各發意，欲問世尊決散疑網。慈氏大士見眾會心，便問溥首曰：「仁者惟說，今何因緣有此瑞應，大聖神足放大光明，照于東方萬八千土，諸佛世界自然為現，所說經法皆遙聞之？」

於是慈氏以頌而問溥首曰：

「文殊師利！ 放演光明？ 神變遍照， 紛紛如降， 種種若干， 悅可眾心， 今日四輩， 十方世界， 于彼光明， 其暉普徹，	今何以故， 甚大威曜， 十方[火*霍]然； 意華大意， 其色殊妙， 嚴淨巍巍， 欣然踊躍， 六反震動， 則照東方， 諸佛境土，	導利眾庶， 出于面門， 天雨眾華， 柔軟音華， 栴檀馨香， 皆悉周遍。 於此佛土， 莫不傾搖。 萬八千土， 紫磨金色，
---	--	--

煌煌灼灼，	[火*僉]無不接。	國邑群萌，
莫不蒙賴，	達盡上界，	入無擇獄。
眾庶受生，	用無明故，	滅沒墮落，
歸此諸趣。	斯等黎民，	覩見因緣，
若干之趣，	今現嚴淨，	賢明不肖，
中間品類，	吾於此住，	皆遙見之。
又覩諸佛，	而師子吼，	演說經典，
開闡法門，	消除眾生，	無數之穢。
歌頌聖教，	出柔軟音，	其響深妙，
令人欣踊。	各各自捨，	境界所有，
講說譬喻，	億載報應，	分別敷演，
於此佛法。	一切眾生，	所造苦患，
以無巧便，	治老病死，	猶斯等類，
說寂滅度。	比丘當知，	貧劇困惱，
眾人則處，	安雅快樂，	積累功德，
乃見聖尊，	又得逮至，	緣一覺乘，
一切令入，	於此道業，	見佛殊異，
諸所經籍，	或有志求，	無上之慧。
一切世間，	見若干形，	斯等眾類，
歌詠佛德。	仁者溥首！	彼所言說，
我立住此，	今悉見聞，	及餘無數，
諸億千眾，	在此遊居，	吾悉覩眇。
又見佛土，	不可計數，	諸菩薩等，
如江河沙，	億百千數，	而不減少，
建志精進，	興發道意。	或有放捨，
諸所財業，	而行布施。	金銀珍寶，
明月真珠，	車璫馬腦，	奴婢車乘，
床臥机榻，	諸所珍異，	環珮瓔珞，
於是具足，	皆用惠賜，	悉以勸助，
上尊佛道。	今我等類，	聞斯音聲，
安住所歎，	正覺大乘，	遊於三界，
而無所猗，	其人速逮，	得獲斯願。
或以諸乘，	則而施與，	諸華伎樂，
欄楯莊嚴，	簫成鼓吹，	音節所娛，

四事如應，
心不憊惜。
或慮非常，
皆用惠施，
復有捨身，
無所遺愛，
志願逮獲，
吾瞻國王，
中宮后妃，
俱禮佛身。
而於法王，
下其鬚髮，
我覩若干，
頓止山巖，
或有受經，
開士之黨，
專精思惟，
演諸佛乘，
常自纂修，
不離閑居，
高妙之士，
恭敬叉手，
以數千偈，
志踊調和，
諮稟經典，
尋即執翫，
我又遙見，
人民講法，
志懷欣喜，
無數菩薩，
而雷擊扣，
我又覽歷，
安住諸子，
履行定隱，
惠與奉授，
妻妾子孫，
手足與人，
欲以慕求，
給諸所有，
所以布施，
如來聖慧。
與眷屬俱，
姝女貴人，
眾庶朋黨，
啟問經典，
而被袈裟，
諸菩薩眾，
獨處閑居，
而讀誦讚。
英雄儁正，
歷察眾相，
捐棄愛欲，
悌仰正行，
則便逮得，
志平等句，
心懷踊躍，
歎人中王。
曉了分別，
於兩足尊，
安住眾子，
諸佛孫息，
而現報應，
自歸正法，
降伏眾魔，
於此法鼓，
諸天人神，
不以奇雅，
無所猗著，
以此布施，
所重輦輿，
志不矜愛，
此尊佛道。
頭眼支體，
用成佛道，
溥首童真！
而出遊立，
族姓娛樂，
悉詣導師，
則除俗服，
以為法式。
比丘知友，
解暢空無，
吾復瞻見，
出入山谷，
分別講說，
永使無餘。
安住諸子，
成五神通。
向諸導師，
歌詠佛德，
覩無所畏，
出家之業，
所聞頻數，
先自修己。
為無數億，
兆載難計，
勸助開化。
秉勢官屬，
善逝典誥。
所共宗奉，
益用寂然，
猶如師子，

開化度眾，
手執所供，
又諸佛子，
常得自在，
心願勤修，
常行清淨，
於彼秉心，
寤諸不覺。
為諸貢高，
若搥捶者，
吾或復觀，
調戲伎樂，
其心堅固，
憤亂之意，
禪思思惟，
求尊佛道。
刈除貪嫉，
所當得者，
又復施與，
無所藏積。
在上化立，
及栴檀香，
現在目前，
直億百千。
具足鮮淨，
兼加進獻，
所可慧益，
歡喜濟乏，
以此所施，
寂然法誼，
發起民庶，
志願佛道。
滅除三事，
悉無所著，
令發道意。
心懷悅豫，
立於精進，
建志經行，
根求佛道。
禁戒安隱，
具足諸行，
最勝之子，
卑下謙順，
其求佛道，
菩薩之眾，
與諸力勢，
平如虛空。
建立一心，
億百千歲，
或自割損，
閑不懷懼，
及無數人，
衣被服飾，
與營從俱，
億百千供。
多有床座，
奉上安住，
所覩園觀，
悅可人意。
上人正士，
品列如斯，
深自欣慶，
願求尊覺。
察諸報應，
使其悔過，
曉了觀察，
寂等如空，
斯等智慧，
眾生在居，
僉然俱詣。
棄捐欲塵，
遊諸樹間，
而護身口，
不畏生死，
以斯禁戒，
據忍辱力，
輕毀罵詈，
默然不校。
一切棄離，
親友等俱，
蠲除諸穢，
消滅陰蓋，
布施立意，
多所惠潤，
飲食供具，
諸病醫藥。
檀已濟裸，
面見最勝，
所造珍寶，
明珠諸藏。
其寶之價，
樹葉華實，
夙夜修行，
諸聲聞等，
雜種若干，
而建道行，
或有得人，
眾億兆載，
令捨億寶，
不祕悋法，
安住之子，
求尊佛道。

溥柔軟音，
安住開化。
咸共奉敬，
億千之數，
在于億土，
最勝由已。
具足里數，
各有數千，
其蓋妙好，
珍寶自然，
鬼神羅刹，
所興感動，
今此佛廟，
如畫度樹。
悉遙覩見，
眷屬馳造，
人中之上，
離垢無漏，
示諸佛土，
得未曾有。
唯願溥首，
及諸佛子，
渴仰仁者，
何所因由，
解散狐疑，
無極大光？
安住之子，
此微妙法，
世雄導師，
此諸菩薩，
群生倫品，
無量明目。
諸最勝子，
天神羅刹，
吾復覩見，
諸所現在，
最勝舍利。
凡難限計，
常見尊戴，
七寶自然，
二十五萬。
廣長周匝，
殊異嚴淨。
諸果芬馥，
肅恭人尊，
以用供養，
昱鑠璨麗，
於斯人眾，
燁晔遍爛，
欲見最勝，
演大光耀，
乃能闡現，
無央數千。
如是疇類，
具說斯誼。
於四部眾，
兼見瞻察，
奮大光明，
勸發欣躍。
如斯所變，
願用時說。
在于道場，
所由方面，
欲見佛土，
眾寶嚴淨，
凡新學者，
普共啟問。
四部之眾，
諸滅度佛，
大菩薩眾，
吾覩佛廟，
如江河沙。
諸所化現，
清淨而現，
諸蓋幢幡，
各二千里，
所在眾香，
伎樂和雅。
安住諸子，
舍利若斯。
普布香華，
無數億千，
衣毛為豎，
顯發光明。
妙哉明哲，
如斯弘暉，
見此瑞應，
諸大變化，
吾今欽羨，
心懷悅豫。
今日安住，
而從口出，
何故佛現，
當有所感。
大聖所成，
正士敷演。
願為分別。
無央數千，
諸佛自現，
得無猶豫，
悅諸人民，
一切戴仰。

今者溥首，惟具分別。」

於是溥首告慈氏、諸大士眾會者族姓子女：「吾心惟忖，今者如來，當敷大法演無極典，散大法雨、擊大法鼓、吹大法螺，講無量法。又自追憶，乃從過去諸佛世尊見斯像瑞，彼如來等所放光明亦復若茲，猶斯識察知講大法。諸如來·至真·等正覺，欲令眾生聽無極典，故現斯應。所以者何？世尊欲令群生洗除俗穢，聞服佛法，現弘大變光明神化。又念往故無央數劫不可思議無能度量，時有如來，號日月燈明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為佛·世尊，演說經典，初語亦善、中語亦善、竟語亦善，分別其誼微妙具足，究竟清淨修梵行，為聲聞乘講陳聖諦，則令眾庶度生老死憂惱眾患入近無為。為諸菩薩大士之眾，顯揚部分分別六度無極無上正真。

「又族姓子，其日月燈明如來滅度之後，次復有佛，亦號日月燈明。滅度之後，次復有佛，亦號日月燈明。滅度之後，復次有佛，亦號日月燈明。如是等倫八十如來，皆同一號日月燈明，胄紹一姓。若斯之比二萬如來，佛語莫能勝。彼二萬如來最前興者，號日月燈明，最後起者，故復名曰日月燈明如來·至真·等正覺，其佛說經，初語、中語、竟語皆善，分別其誼微妙具足淨修梵行，為諸聲聞講說四諦、十二因緣，生老病死愁感諸患，皆令滅度究竟無為。為諸菩薩講六度無極，使逮無上正真道，至諸通慧。

「其日月燈明如來未出家時有八子：一名有志，二曰善意，三曰加勸，四曰寶志，五曰持意，六曰除慢，七曰響意，八曰法意，是八太子則如來子，神足弘普。時一一子各各典主四域天下，其土豐殖治以正法無所侵枉，而見世尊棄國修道逮最正覺適聞得佛，尋皆離俗不顧重位，詣世尊所悉為沙門，皆志無上正真之道，盡為法師，常修梵行，於無央數百千諸佛殖眾德本。」

又曰：「阿逸！時日月燈明，勸發菩薩護諸佛法，而為眾會講演大頌方等正經。時彼世尊於座寂然，以無量頌三昧正受即不復現，無身無意都不可得心無所立。世尊適三昧已，天雨意華、大意華、柔軟音華、大軟音華，而散佛上及於大會四部之眾，應時其地六反震動，國中人民各取天華復散佛上，四部弟子諸天世人愕然疑怪。其佛三昧未久威神德本，面出一光，其光普照東方萬八千佛土，靡不周遍，諸佛國土所可造作悉自然現，亦如今日諸佛土現。彼時世尊與二十億諸菩薩俱，於眾會中講說經法。諸菩薩大士覩大光明普照世間，而其佛世有菩薩，名曰超光，侍者十八人，有一菩薩而獨勞懈，名曰名聞，佛三昧正受，從三昧起，為超光菩薩講正法華方等之業，諸菩薩行皆說佛法，一處安坐具足六十劫說斯經典，眾會亦然，身不傾動心無因緣。又彼世尊六十中劫，因為諸會說法，聽者一無疲厭心不勞擾。

「日月燈明六十劫中，為諸菩薩講演《法華》方等正經，便自說言，當般泥洹。告天世人、諸梵魔眾、沙門梵志、阿須倫、鬼神、諸比丘等：『察於其時，如來夜半

至無餘界當般泥洹。』授其菩薩首藏之決，告諸比丘：『吾滅度後，首藏開士當遠無上正真道成最正覺，號離垢體如來．至真．等正覺。』佛授決已，尋於夜半而取滅度。彼世尊子等類八人，皆歸超光菩薩大士而順教勅，咸志無上正真之道，見無央數億載諸佛，供養奉侍悉逮正覺，最後興者號曰法事。十八人中有一菩薩，於利無節慙懃求供，尊己貪穢多於三病，分別句誼中而忽忘，便得於閑不復憶務。時族姓子得名聞定，以斯德本從不可計億百千佛，求願得見悉奉眾聖。」

溥首謂莫能勝：「欲知爾時比丘法師號超光者，則吾是也。其名聞菩薩大士而懈怠者，則莫能勝是。是故當知，見此世尊所見瑞應放其光明，吾觀察之，今日大聖當為我等講《正法華》方等典籍。」

於是溥首菩薩，欲重現誼，說此頌曰：

「吾自憶念， 往古過去， 不可思議，
無央數劫。 最勝造誼， 智慧無上，
其號名曰， 日月燈明。 彼講說法，
聖達無極， 開化眾生， 不可計億。
勸助發起， 無數菩薩， 不可思議，
億百千人。 於時如來， 尊者諸子，
皆為幼童， 見佛導師， 則從所尊，
悉作沙門， 棄捐愛欲， 一切所有。
導利世者， 為講說法， 所演經典，
名無量頌， 而號最上， 厥誼如此，
開化黎庶， 億千之數。 大聖適說，
斯經典已， 能仁至尊， 處於法床，
加趺而坐， 尋有瑞應， 三昧正受，
名無量頌。 於時即雨， 大意音華，
又現電[火*僉]， 大雷音聲， 諸天鬼神，
住於虛空， 一心奉敬， 人中之尊。
尋則感動， 諸佛國土， 從其眉間，
顯出妙[火*僉]， 放斯光明， 無量難限，
不可計人， 怪未曾有。 其明遍照，
東方佛土， 周萬八千， 億數世界。
常以應時， 多所分別， 示于眾生，
終始根原。 或有佛土， 立諸寶蓋，
光如琉璃， 及若水精， 以導師光，
威神之曜， 現若干種， 瑰異雅麗。」

諸天人民，
驚喜希有。
彼諸世界，
各各自由，
如琉璃中，
為雨法教。
嗟歎無量，
一一世界，
常行精進，
猶明月珠。
遊於閑居，
不起因緣，
諸菩薩眾，
感動若斯，
忍辱樂禪，
普悉來現，
立審諦住，
多所開化。
世尊所為，
猶如船師，
一切眾生，
此何感變？
未久之頃，
名曰超光，
世間之眼，
示諸種大，
吾愍眾生，
諸菩薩眾，
於時世尊，
六十中劫，
導師化世，
皆已滅度。
最勝所演，
皆悉歡喜，
并鬼神龍，
其有專精，
皆自然現。
端正姝妙，
而有眾寶，
其諸聲聞，
安住弟子。
又光明曜，
戒無所犯，
世尊諸子，
山林曠野，
若有加害，
如恒沙數，
心念無常，
不捨一心。
自伏其志，
其心寂然，
無數佛界，
感應如此。
所出光明，
所立歡喜，
天人所奉，
導師便坐。
而作法師，
蠲除眾趣，
為我分別。
以是教化，
聞佛教詔，
說大經法，
於一床上，
說殊特教，
其法師者，
講說經典。
惟願大聖，
揅沓愆等，
奉事安住，
又見諸佛，
紫磨金色，
在於會中，
不可稱計，
一切導師，
皆悉巍巍。
忍辱之力，
現無央數，
一切禪定，
不興瞋恨。
安住光明，
不為放逸，
有安住子，
慕尊佛道，
各以緣便，
廣說經法，
又覩大聖，
蔽日月暉。
各各問言，
從三昧起，
其菩薩者，
佛為解說，
唯安悅我，
於斯經法，
建立勸助。
欣然嗟歎。
所演具足，
結加趺坐。
彼諸佛等，
超光仁人，
無央數人，
分別解之。

在諸天上，
自然之誼，
告諸比丘，
而取滅度，
吾已解說，
難得值遇，
常當供養。
甚亦苦劇。
觀於無為，
所見安慰，
比丘莫懼，
已不復現。
無有諸漏，
尊上佛道，
即尋於此，
盡執光耀。
即起塔廟，
及比丘尼，
不可稱限，
尊安住教。
超光大人，
演說尊法，
彼時侍從，
皆蒙安隱。
至心供養，
柔順之法，
尊得自在，
使逮正覺。
定光世尊，
開化聖眾，
安住所興，
則吾身是。
求索利養，
但慕名聞。

及與世間，
顯示眾庶，
吾已時到，
修無放逸，
諸經法教。
於無央數，
無量佛子，
時聞世尊，
採習言教。
會無數人，
吾當泥曰，
第二菩薩，
無所不入，
所號名曰，
夜半之時，
其佛舍利，
無量億載。
志悉慕求，
如江河沙，
爾時比丘，
執持經典，
則具足滿，
有十八人，
此等值見，
諸大聖尊，
於諸世界，
受持無量，
於時諸佛，
最後得佛，
導師所化，
諸大威化。
爾時侍從，
親屬交友，
周旋行來，

講說經典，
此《正法華》。
當於夜半，
堅固其心。
大聖神通，
億那術劫，
憂惱諸患，
所現章句，
值觀人尊，
不可思憶。
我去然後，
號曰首藏，
當究竟逮，
離垢之體。
便取滅度，
而廣分布，
諸比丘等，
上尊佛道，
常修精進，
為法師者，
一坐之頃，
八十中劫。
教化度之，
無數億佛，
常尊奉教，
皆各成佛。
各各授決，
皆悉究竟，
大仙日月，
巨億百千，
法師超光，
志懈怠者，
志所願求，
詣諸族姓，

捨置所學，	不諷誦讀。	彼時不肯，
分別而說，	以故其人，	唐載此名。
於佛法教，	欲使稱譽，	其人由此，
所造德本，	在住世尊，	而有瑕疵，
值見諸佛，	億千之數。	積累功德，
廣普大聖，	專修正行，	得最順忍，
又覩世尊，	於斯能行。	然於將來，
最後世時，	當得無上，	尊佛正道，
成至世尊，	號曰慈氏。	教化眾生，
無數億千，	逮得勇猛，	所在自由。
安住滅度，	仁順其教，	於彼世時，
比像如是。	我身爾時，	則為法師，
是以之故，	行哀如此。	過世覩見，
如是之類，	安住之仁，	變動若茲。
本第一察，	如斯瑞應，	彼時世尊，
無量明目，	諸釋中王，	現第一誼，
今者欲說，	《正法華》典。	吾過世時，
所聞道業，	今日變化，	而得具足。
諸導師尊，	行權方便，	大釋師子，
建立興發，	講說經法，	自然之教，
諸懷道意，	悉叉手歸。	導利世者，
今者分別，	當雨法雨，	柔軟法教，
普潤飽滿，	履道意者。	其有諸天，
入於無為，	志懷狐疑，	而有猶豫。
若有菩薩，	求斯道意，	今當蠲除，
吾我之想。」		

正法華經善權品第二

於是世尊從三昧覺，告賢者舍利弗：「佛道甚深，如來．至真．等正覺，所入之慧難曉難了不可及知。雖聲聞、緣覺，從本億載所事歸命，無央數劫造立德本，奉遵佛法慇懃勞苦精進修行，尚不能了道品之化。又舍利弗！如來觀察人所緣起，善權方便隨誼順導，猗靡現慧各為分別，而散法誼用度群生，以大智慧力無所畏，一心脫門三昧正受，不可限量，所說經典不可及逮，而如來尊較略說耳。大聖所說得未曾有巍巍難量，如來皆了諸法所由，從何所來，諸法自然，分別法貌眾相根本，知法自然。

」

於時世尊欲重解誼，更說頌曰：

「世雄不可量，諸天世間人，
一切眾生類，焉能知導師。
離垢解脫門，寂然無所畏，
如諸佛法貌，莫有逮及者。
本從億諸佛，依因而造行，
入於深妙誼，所現不可及。
於無央數劫，而學佛道業，
果應至道場，猶如行慈愍。
使我獲斯慧，如十方諸佛，
諸相普具足，眾好亦如是。
其身不可見，亦無有言說，
察諸群黎類，世間無與等。
若說經法時，有能分別解，
其惟有菩薩，常履懷信樂。

假使諸佛，弟子之眾，所作已辦，
如安住教，盡除疾病，執御其心，
不能達彼，若干種慧。設令於斯，
佛之境界，皆以七寶，充滿其中，
以獻安住，神明至尊，欲解此慧，
終無能了。正使十方，諸佛剎土，
諸明哲者，悉滿其中，及吾現在，
諸聲聞眾，一切具足，亦復如是。
一時普會，共思惟之，計安住慧，
無能及知。佛之智慧，無量若斯，
欲知其限，莫能逮者。諸緣一覺，
無有眾漏，諸根通達，總攝其心。
假使十方，悉滿中人，譬如甘蔗，
若竹蘆葦，悉俱合會，而共思惟，
欲察知佛，所說解法，於億那術，
劫載計念，未曾能知，及法利誼。
新學發意，諸菩薩等，假使供養，
無數億佛，講說經法，分別其誼，

復令是等，	周滿十方，	其數譬如，
稻麻叢林，	在諸世界，	滋茂不損，
悉俱合會，	而共思惟，	世尊所明，
覩諸法本，	不可思議，	無數億劫，
如江河沙，	不可限量，	心無變異，
超越智慧，	欲得知者，	非其境界。
無數菩薩，	皆不退轉，	無崖底劫，
如恒邊沙，	一心專精，	悉共思惟，
此之等類，	亦不堪任。	諸佛聖明，
不可及逮，	一切漏盡，	非心所念。
獨佛世尊，	能解了知，	分別十方，
諸佛世界。	告舍利弗，	安住所說，
唯佛具足，	解達知彼，	最勝導利，
悉暢了識，	說無上誼，	以來久遠。
佛今日告，	諸聲聞眾，	緣覺之乘，
如所立處，	捨置已逝，	入泥日者，
所可開化，	各各得度。	佛有尊法，
善權方便，	猶以講說，	法化世間，
常如獨步，	多所度脫，	以斯示現，
真諦經法。」		

爾時大眾會中，一切聲聞阿羅漢等，諸漏已盡知本際黨，千二百眾及弟子學，比丘、比丘尼、清信士、清信女諸聲聞乘，各各興心念：「世尊何故慇懃諮嗟善權方便，宣暢如來深妙經業，致最正覺慧不可及，聲聞、緣覺莫能知者？如今世尊乃演斯教，於是佛法無逮泥洹，雖說此經，吾等不解誼之所趣。」

賢者舍利弗，見四部眾心懷猶豫，欲為發問決其疑網，冀并被蒙，前白佛言：「唯然世尊！今日如來何故獨宣善權方便，以深妙法逮最正覺，道德巍巍不可稱限？」

時舍利弗以偈頌曰：

「樂慧聖大尊，	久宣如是教，
力脫門禪定，	所奉無央數。
讚揚佛道場，	無敢發問者，
獨諮嗟真法，	無能啟微妙。
顯現大聖法，	自歎譽其行，
智慧不可限，	欲分別深法。
今鄙等懷疑，	說道諸漏盡，

其求無為者，皆聞佛所讚。
其求緣覺者，比丘比丘尼，
諸天龍鬼神，撻沓摩休勒，
及餘諸等類，心各懷猶豫，
請問兩足尊，大德願解說。
一切諸聲聞，安住所教化，
大聖見歎譽，我獨度無極，
鄙意在沈吟，不能自決了，
究竟至泥洹。今復聞此說，
唯願演分別，雷震音現說。
如今所發教，猶若師子吼，
最勝諸子等，歸命皆叉手，
欲聞正是時，願為分別說。

諸天龍眾，鬼神真陀，無數百千，
如江河沙，而悉僉曰，供養世尊。
咸欲發問，於尊佛道。國主帝王，
轉輪聖王，悉共同心，億百千姪，
一切恭敬，叉手而立，德何因盛，
眾行具足。」

爾時世尊，告舍利弗：「且止且止用問此誼。所以者何？諸天世人聞斯說者，悉當恐怖。」

時舍利弗，復重啟曰：「唯願大聖，如是誼者，加哀說之。所以者何？於此眾會有無央數億百千載蚊行喘息、蝸蜚蠕動群生之類，曾見過佛知殖眾德，聞佛所說，悉當信樂受持奉行。」時舍利弗以偈頌曰：

「願人中王，哀恣意說。此出家者，
眾庶億千，恭肅安住，欽信慧誼，
斯之等類，必皆欣樂。」

於時世尊歎舍利弗，如是至三，告曰勿重，諸天世人悉懷慢恣，比丘、比丘尼墜大艱難。世尊以偈告舍利弗：

「且止且止，用此為問，斯慧微妙，
眾所不了。假使吾說，易得之誼，
愚癡闇塞，至懷慢恣。」

賢者舍利弗復白佛言：「唯願大聖以時哀說，無央數眾，昔過世時曾受佛教，以故今者思聞聖音，聞者則信多所安隱，冀不疑慢。」

時舍利弗以偈頌曰：

「我佛長子，今故啟勸，願兩足尊，
哀為解說。今有眾生，無數億千，
悉當信樂，聖尊所詔，會致本德，
決諸疑網。往古長夜，曾被訓誨，
是等叉手，恭肅側立，必當欽樂，
於斯法誼。我之等類，千二百人，
及餘眾黨，求尊佛道。假令見聞，
安住言教，尋當歡喜，興發大意。」

于時世尊見舍利弗三反勸助，而告之曰：「爾今慇懃所啟至三，安得不說？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吾當解說。」世尊適發此言，比丘、比丘尼、清信士、清信女五千人等，至懷甚慢，即從坐起，稽首佛足捨眾而退。所以者何？慢無巧便，未得想得、未成謂成，收屏蓋藏衣服臥具摩何而去。世尊默然，亦不制止。

「又舍利弗！眾會辟易有竊去者，離廣大誼聲味所拘。又舍利弗！斯甚慢者退亦佳矣。如來云何說此法乎？譬靈瑞華時時可見，佛歎斯法久久希有，爾等當信如來誠諦所說深經，誼甚微妙言輒無虛，若干音聲現諸章句，各各殊別人所不念，本所未思如來悉知。所以者何？正覺所興世嗟歎一事，為大示現皆出一原，以用眾生望想果應，勸助此類出現于世，黎元望想希求佛慧出現于世，蒸庶望想如來寶決出現于世，以如來慧覺群生想出現于世，示寤民庶八正由路使除望想出現于世。以故當知，正覺所興悉為一誼，以無極慧而造大業，猶一空慧，以無蓋哀興出于世，如佛所行，所化利誼亦復如是。而為說法，教諸菩薩現真諦慧，以佛聖明而分別之。轉使增進唯大覺乘，無有二乘況三乘乎！十方世界諸佛世尊，去來現在亦復如是。以權方便若干種教，各各異音開化一切，而為說法皆興大乘，佛正覺乘諸通慧乘。

「又舍利弗！斯眾生等悉更供養諸過去佛，亦曾聞法，隨其本行獲示現誼。吾見群生本行不同，佛觀其心所樂若干，善權方便造立報應，而講法誼，皆為平等正覺大乘，至諸通慧道德一定，無有二也，十方世界等無差特，安得三乘？」

「又舍利弗！設如來說眾生瑕穢一劫不竟。今吾興出於五濁世：一曰塵勞，二曰凶暴，三曰邪見，四曰壽命短，五曰劫穢濁。為此之黨本德淺薄慳貪多垢故，以善權現三乘教，勸化聲聞及緣覺者；若說佛乘，終不聽受、不入不解，無謂如來法有聲聞及緣覺道深遠諸難。若比丘、比丘尼，已得羅漢自己達足，而不肯受無上正真道教，定為誹謗於佛乘矣！雖有是意，佛平等訓，然後至于般泥洹時，諸甚慢者乃知之耳。所以者何？又諸比丘為羅漢者，無所志求，諸漏已盡，聞斯經典而不信樂。若滅度時，如來面現諸聲聞前，大聖滅度不以斯行，令受持說方等頌經，尋於異佛，至真等正覺決其狐疑，然後於彼乃當篤信，如來言誠正有一乘，無有二也。」

世尊頌曰：

「比丘比丘尼， 心懷甚慢恣，
諸清信士女， 五千人不信。
不自見瑕穢， 奉誠有缺漏，
多獲傾危事， 而起愚駭意，
反行求雜糅， 悉無巧方便。
諸佛最勝禪， 緣此得聞法，
供養清淨慧， 眾會儼然住，
一切受恩教， 逮志立見要。
舍利弗聽此， 佛為人中上，
諦覺了諸法， 為說若干教。
善權方便， 億百千姪， 隨人心行，
而為說法。 罪福之事， 若干不同，
從其宿世， 各得報應。 此諸眾生，
心各各異， 所造眾多， 纏綿結縛。
因緣諸見， 億百千姪， 一切品類，
瑕穢如是。 如來大聖， 說此經典，
所言至誠， 終無虛欺。 從始引喻，
若干無數， 如有所說， 尋為分別。
其有不樂， 正覺明者， 於無數佛，
不造立行。 愚癡生死， 甚多苦患，
故為斯等， 現說泥洹。 大聖所興，
行權方便， 因勸化之， 使入佛慧。
如佛道教， 興顯于世， 吾始未曾，
為若等現。 何故愚冥， 覩於導師，
見自患厭， 乃為分別。 今乃得聞，
演于平等， 以故得說， 佛所決了。
於我法教， 諸新學者， 佛以聖慧，
行權方便， 所可分別， 為眾生故，
欲開化之， 故示此誼。 欲知佛道，
常調清淨， 仁樂聖典， 實為要妙，
在諸佛所， 所作已辦， 故為斯類，
說方等經。 志性和順， 行能具足，
是等勇猛， 親近聖教， 則為彼說，

德最弘衍，
一切聞之，
亦當如是。
而當翫習，
無極聖教，
假使得聽，
終無有疑。
何況一世，
行權方便，
欲得講說，
導師光明，
下劣乘者，
常皆如應。
其力一心，
於此道教，
尊無等倫，
眾生善法。
所在安和，
於此當行，
是故號佛，
若干種相，
無數眾生，
自然之印。
今當奈此，
顏容殊妙，
而吾所觀，
有可志願，
分別講說，
佛言至誠，
假使為說，
善言至誠，
前往古世，
得本所願，
眾庶坐欲，
於當來世，
欣然諮嗟，
緣是行故，
是方等經。
斯等乃為，
佛一偈者，
佛道有一，
而當有三？
以用乘故，
佛之深慧。
唯有一乘，
當求殊特，
至尊所在，
若順脫門。
諸佛最勝，
現平等覺，
世尊因而，
誘進稽首。
斷除一切，
則大勇猛，
眷屬圍繞，
億百千姪，
告舍利弗，
群生類何？
猶得自在，
若所思念，
皆具足成，
得至佛位。
以何等事，
不能解了，
即時心念，
行不可議，
已斷愛欲，
墜于惡趣，
慈愍哀傷。
我等成佛，
世世端正，
其有逮聞，
佛之弟子。
皆成正覺，
未曾有二，
除人中上，
開化說法，
善權方便，
豈寧有二？
諸佛所覺，
莫敢能當，
皆立眾生，
無有瑕疵。
如是示以，
勸立是乘，
諸境界名，
諸兇暴法。
今已造立，
演出法光，
為講說法，
我見如是，
三十二相，
無所拘礙。
如往古時，
深微妙事，
語舍利弗，
寤覺眾生，
不肯啟受。
如是之誼，
今日乃逮，
除大陰雨。
安住穢厭，

眾諸穢垢，
薄德之夫，
之所羈繫。
具足依倚，
根著所有，
未曾得聞，
不離三處，
佛了善權，
斷其根原。
佛故導示，
常解滅度，
又復過去，
得成最勝。
各令休息，
亦不非一，
諸有蒸民，
狐疑猶豫。
慧乘有一，
世雄導師，
或有過去，
不可稱度。
講說經法，
報應譬喻，
普為眾生，
度未度者。
開化眾庶，
若干大聖，
本性清淨，
世間亦然，
彼諸眾生，
其戒具足，
精進一心，
遵奉智慧，
斯等皆當，

黑冥之法，
患苦所惱，
有此無異，
六十二見。
勢力薄少，
佛之音聲，
億百千生，
卓然難及，
眾生之類，
便至泥洹。
令一切法，
諸佛之子，
今我如是，
說三乘教。
大聖世尊，
興發沈吟，
如來所說，
未曾有二。
億百千佛，
無央數劫，
謂此一切，
無數清淨，
行權方便，
示現一乘，
常為人說，
億百千姪。
為講分別，
乃信解之。
其有聞經，
所獲安隱，
忍辱無乏，
修善勇猛。
或有建立，
成得佛道。

數數增長。
為諸邪見，
不有不無，
當住於斯，
而懷恐懼。
恒當墮落，
不能解法。
為說勤苦，
諸見所惱，
吾所以故，
皆至寂然。
當來之世，
行權方便，
其乘有一，
故復說一。
意慮憤亂，
終無有異，
其有往古，
諸滅度者。
計其限量，
人中之上，
所可作為，
億百千姪，
是故說道，
平等道慧，
又復見異，
是大尊法。
若在天上，
若聽省者，
常行布施，
斯行平等，
於此經典，
若干種德，
其有滅度，

諸所如來， 忍辱調意， 成得佛道。 大聖最勝， 眾億百千， 若以馬瑙， 及明月珠， 斯等皆當， 用作佛廟， 設令塔寺， 彩畫眾飾， 若復豎立， 諷誦經典， 為數億人， 諸佛廟寺， 斯等皆當， 作寶模像， 假使復有， 成得佛道。 後致七寶， 通徹眾行， 若復以銅， 立殊特形， 斯等皆當， 修立形像， 出家學法， 成得佛道。 除棄一切， 聰達解誼， 悉亦自致， 遠得佛道。 無數菩薩， 安住舍利， 塗治聖飾，	彼時所有， 得至大安， 假使供養， 及滅度者。 黃金白銀， 造作塔寺， 若以墜泥， 成得佛道。 或以栴檀， 立天尊像， 或有奉戒， 最勝廟寺， 處于曠野， 而師子吼。 中有舍利， 成得佛道。 三十二相， 誦經說誼， 設為安住， 覺意道路， 斯等皆當， 刻鏤碧玉， 設以經字， 成得佛道。 功德志性， 書佛經卷， 設使各各， 所樂調戲， 而不譙話， 為大慈哀， 即使得度， 神通三昧。 興立塔寺， 書經著壁，	一切眾生， 斯等皆當， 諸佛舍利， 興立佛廟， 水精琉璃， 車璩異寶， 立作形像， 假使以石， 若木蜜香， 材木刻鏤， 口言至誠， 在於居室， 深谷中立， 現有十方， 童子對舞。 若為如來， 執持殊最。 斯等皆當， 興立彩像， 其光遍照， 成得佛道。 為大聖尊， 載妙素帛， 若繕壞寺， 有百福相， 斯等皆當， 作奇異行， 正士童子， 言不虛誕， 一切皆當， 億千群萌， 設為是等， 彩畫形像， 供上華香，
--	--	--

勳散塔像，
簫成鼓舞，
又加肅敬，
彈琴笙篴，
激發妙音，
緣是悉致，
淨掃塔寺，
雜香聖塗，
供養最勝，
如來滅度，
鼓伎拊弄，
設令得見，
進上靈模，
當稍稍見，
叉手佛廟，
禮拜大聖，
身無垢染，
於諸導師，
舍利供養，
其亂心者，
遠尊佛道。
此等皆當，
建立信者，
假使有人，
遠成佛道。
不可思議，
世雄導師，
是等大人，
導世聖雄，
禪定智慧，
未有一人，
諸大聖法，
最後究竟，
當來最勝，

假令伎樂，
節奏哀和，
以若干事，
鏡鏡應弦，
皆以一心，
寂然悅豫。
用柔軟水，
理作樂器，
以若干物，
少多肅敬，
一切皆當，
安住畫像，
以恭敬意，
無數億佛。
具足一反，
嗟歎稽首，
當漸漸觀，
多造利誼，
口宣音言，
若說此言，
滅度因緣，
遠成佛道。
爾時安住，
聞此法名，
若復當來，
無能限量，
當為講說，
行權方便，
所以開化，
以消諸漏，
群萌品類，
皆本所願，
無量法門，
之所講說。

歌誦佛德，
讚美嬉笑，
遵修供奉，
箏笛吹笙，
不為眾吏，
若以挹灑，
蜜漿飲施，
歸命安住，
供上舍利，
假使一反，
得成佛道。
執持一華，
篤信無疑，
其有人眾，
繞旋自歸，
所行如是，
無數億佛。
假使有持，
南摸佛尊，
斯等皆當，
盡除毒火，
於眾會中，
當濟此倫，
斯等皆當，
無數億佛，
是等上勝，
善權慧事，
當得成佛。
億數眾生，
得聞此法，
豈弘了覺。
行佛道時，
億千姦數，
諸如來尊，

常宣布法，
諸佛本淨，
佛所開化，
故暢斯教，
志懷律防，
每同讚說，
志意弘大。
今現在佛，
一切群黎，
所可演說，
開化令入，
寂然之地，
本際之行，
料簡精進，
為分別說。
攀喻引譬，
種種所樂，
今我如是，
安隱利誼，
故為示現，
若干種變，
若干色像，
訓以道力。
諸愚冥者，
坑壙險谷，
愛欲所繫，
今日自在。
諸法未曾，
默在六塹，
在於苦惱，
愍此愚癡，
具足七日，
當何所興？
觀察尊樹，
是則得見，
常行自然，
如兩足尊，
一乘之誼。
常處于世，
善權方便，
其有供養，
如江河沙，
斯等正覺，
善權方便。
皆共諮嗟，
無有二上。
從其過去，
而觀本原，
眾導師力，
而為示現，
若干部音，
為人中王，
種種音聲，
斯佛大道。
知諸萌類，
尋令悅豫，
吾為法王，
離智慧德，
不得解脫，
馳如流沙，
大聖威神，
致眾患苦，
堅住邪見，
處危嶮徑。
安隱求至，
坐於草蓐，
尋時即斷，
目未曾眴。
諸佛正教。
此諸誼者，
乃分別道，
諸法定意，
演斯讚頌，
諸最勝尊，
天人所歸，
欲利安隱，
亦說佛尊，
以若干教，
是一乘道，
欲知眾生，
志性所猗，
諸未脫者，
若干因緣，
探覩群生，
而開化之。
興發黎庶，
億百千姪，
吾所說法，
心所好樂，
緣其智慧，
而遍觀見，
崩墜生死，
來世艱難，
諸塵勞垢，
覺無所來，
群萌之類，
不可動轉，
吾發大哀，
處于道場，
即思惟誼，
彼世慢恣，
吾又經行，

於斯樹下，
眾生輪轉，
則知佛意，
大神妙天，
皆共覺知，
我時自念，
佛之道德，
諸閻冥者，
趣非法地。
常樂餘事，
諸佛所為，
吾今寧可，
而開化之。
又有十方，
悉各自現，
快哉能仁，
執御當然，
諸大聖典，
履上跡時，
下劣不肖，
卒不肯信，
以權方便，
獲果之證，
爾時佛身，
諸大聖音。
今大神通，
當遵其行，
我時比丘，
黎庶之間。
尋時往詣，
諸比丘眾。
大聖應時，
滅度寂然，
讚譽法聲。

因奇特慧，
於大無明。
帝釋四天，
及善天子，
一切叉手，
當奈之何？
群黎品類，
便當謗毀，
吾初未曾，
當何興立？
彼時聖眾，
以此佛道，
初成佛時，
諸佛世尊，
音讚善哉，
世雄導師，
乃能思惟，
亦學救世，
分為三乘，
志懷羸弱，
吾等猶此，
而為示現。
又復勸助，
聽諸尊歎，
弘妙之士，
分別名色。
如諸導師，
亦持斯法，
告舍利弗，
波羅奈國，
身子欲知，
便轉法輪，
歎羅漢音，
於是歌頌，

得未曾有，
於時梵天，
諸護世者，
無數億千，
儼然恭肅。
假令吾歎，
莫肯受化，
適毀此已，
說奇妙法，
等觀往古，
行權方便。
分為三乘，
作此思惟，
其大聖眾，
我等欣豫。
斯為正法，
善權方便。
吾等為佛，
而開化之。
觀諸佛興，
興立攝濟，
嗟歎稱美，
無數菩薩。
尋則解了，
心欣悅豫，
於時余等，
之所言說。
出生於人，
吾聽省彼，
便即合集，
佛善權法，
興發宣暢，
聖眾之德，

其間最勝，
歸於世尊，
善權方便，
復更思惟，
我所以故，
斯尊佛道。
設吾說法，
不肯啟受。
佛時悅豫，
一切諸結。
或以勸助，
得觀覩此，
時千二百，
成為佛道。
亦如當來，
蠲棄眾想，
久久時時，
興發聖道，
選擇希有，
無量劫數，
假使菩薩，
是尊佛道。
欲見慕值，
和悅難遭，
今此大尊，
而說斯經，
則為供養，
不懷狐疑。
吾之法中，
以尊佛道。
今現在者，
意勇智慧，
何故說世，
懷毒求短，
說彼經典。
僉共叉手，
為若干種。
吾說尊法，
於世最勝，
志懷愚癡，
少有信者，
如斯法者，
秉修勇猛，
今日當說，
使入佛道。
因從獲信，
諸漏盡者，
亦如往古，
最勝之法。
然後爾乃，
世間有佛，
無極明目，
時講斯法。
乃得值遇，
獲斯比經，
若靈瑞華，
莫能覩者。
天上世間，
乃謂琦珍。
一反舉聲，
一切佛已。
吾為法王，
一切聲聞，
卿舍利弗，
且皆默然。
密持斯法，
而有五事？
貪欲愚瞶，
一切皆來，
恭肅而住。
爾時世尊，
今正是時。
應當講說，
起於妄想，
憍慢自大，
菩薩乃聽。
應時解斷，
最勝自由，
諸佛之子，
順行法律。
皆當於世，
諸佛大聖，
吾復如是，
講天尊法。
大仙慧士，
既現於世，
於億百千，
如此像法。
若復逮聞，
時時可見，
最勝容貌，
無上聖賢，
假使有人，
歡喜勸助，
其去亂心，
悉普告勅，
則便勸助，
及諸聲聞，
其諸菩薩，
勿得忘宣。
或有眾生，
而好誹謗，

如是倫品，不尚至道。若當來人，
而說此法，聽察如來，一乘之教，
設復覩見，諸最勝名，誹謗斯經，
便墮地獄。假使有人，慚愧清淨，
發心志願，求尊佛道，聞大覺乘，
無量之德，諸佛聖明，則現目前，
眾猛尊導，講法如是，善權方便，
億百千垓，分別無數，無復想念，
其不學者，不能曉了。由是之故，
了正真言，正覺出世，順修明哲，
斷諸狐疑，蠲除猶豫，能仁欣勇，
咸至佛道。」

正法華經卷第一

正法華經卷第二

西晉月氏國三藏竺法護譯

應時品第三

於是賢者舍利弗，聞佛說此欣然踊躍，即起叉手白眾祐曰：「今聞大聖講斯法要，心加歡喜得未曾有。所以者何？常從佛聞法說，化導諸菩薩乘，見餘開士聽承佛音得至真覺，甚自悼感獨不豫及，心用灼惕，所示現議所不紹逮，我已永失如來之慧。假使往返山林巖藪，曠野樹下閑居獨處，若在讌室謹勅自守，一身經行益用愁毒，深自惟言：『法號等入，世尊為我現若干教，而志小乘，自我等咎，非如來也。所講演法大聖等心，為開士歎思奉尊者，為受第一如來訓典，堪至無上正真之道。我等所順而被衣服，所建立願不以頻數。』唯然世尊！鄙當爾時用自剋責，晝夜寢念，雖從法生不得自在，偏蒙聖恩得離惡趣。今乃逮聞。」

時，舍利弗以頌讚曰：

「得聞佛乘，	一句之業，	超出本望，
怪未曾有。	所當受獲，	非心口言，
覩大尊雄，	益懷喜歡。	假使有人，
能造行者，	聞安住音，	以為奇雅。
諸塵勞垢，	鄙已蠲盡，	音聲之信，
亦悉永除。	我本晝日，	設經行時，
若在樹下，	端坐一心，	設在林藪，
山巖之中，	心自思惟，	如此行誼。
嗚呼自責，	弊惡之意。	因平等法，
而得無漏，	不由三界，	順尊法居。
追悔過事，	以誠將來。	紫磨金容，
相三十二，	我已違遠，	失不自嚴。
眾相八十，	具足殊特，	種種積累，
不以瓔珞。	根力脫門，	八部之音，
於平等法，	而自危削。	諸佛之法，
有十八事，	如是之誼，	我已永失。
音聲所聞，	達於十方，	吾以得見，
愍世俗者。	一身獨己，	晝日經行，
又自剋責，	而內思惟。	我每夙夜，
深自料計，	反側婉轉，	忖度己身。
當問世尊，	如是之誼，	鄙何所失，

當復所失。 現在眼前， 於聖明日，
夙夜過去， 逝不休息。 見餘菩薩，
而不可計， 世雄導師， 之所開化。
彼等悉聞， 此佛音教， 為諸群萌，
講演法力。 其法無想， 諸漏已盡，
普悉曉暢， 致微妙慧。 觀若干種，
諸所祠祀， 歷外異學， 諸邪偽術。
由是之故， 解佛言教， 觀見脫門，
即說滅度。 一切得解， 諸所見行，
尋時開了， 空無之法。 由是自謂，
已得滅度， 今乃自知， 非至泥洹。
得觀諸佛， 天中之天， 時人中上，
眾會圍繞， 三十二相， 光色巍巍，
因斯覺了， 至度無餘。 我適聞說，
除於眾熱， 不以音聲， 而得無為。
如我所知， 正覺師子， 諸天世人，
之所奉事， 則以力勢， 恒住如斯，
第一初聞， 大聖之教。 波旬時化，
變為佛形， 無得為魔， 之所燒害。
如因緣行， 而引說喻， 無央數億，
顯現炫限。 善立彼岸， 至道意海，
得聞彼法， 除諸狐疑。 有百千佛，
及炫之數， 悉得覩見， 眾滅度脫。
如斯諸佛， 所說經典， 善權方便，
隨順御之。 假使有見， 現究竟行，
當來諸佛， 眾億百千， 善權方便，
導御是黨， 為講說經， 誘進泥洹。
隨其體像， 化以慧行， 悉而分別，
次第所有。 諸佛之法， 所當教誨，
尋即承聖， 受轉經輪。 世雄導師，
現真雅訓， 吾亦如是， 依蒙其像。
彼諸魔眾， 而不敢當， 心未常懷，
邪疑之礙。 普興柔軟， 深妙之道，
以佛音聲， 而得歡欣。 今日所有，

諸志猶預， 以棄沈吟， 住於聖慧。
我成如來， 無眾結網， 諸天世人，
以為眷屬。 今日得覩， 佛之道眼，
當勸助化， 於眾菩薩。」

佛告賢者舍利弗：「今吾班告天上世間，沙門梵志、諸天人民、阿須倫，佛知舍利弗曾以供奉三十二千億佛，而為諸佛之所教化，當成無上正真道。吾身長夜亦開導汝以菩薩誼，爾緣此故興在吾法。如來威神之所建立，亦本願行念菩薩教，未得滅度自謂滅度。舍利弗！汝因本行欲得識念無央數佛，則當受斯《正法華經》一切佛護，普為聲聞分別說之。」

佛語舍利弗：「汝於來世無量無數不可計劫，供養億百千佛受正法教，奉敬修行此方等經，具足眾行當得佛道，號蓮華光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其世界名離垢。平等快樂威曜巍巍，諸行清淨所立安隱，米穀豐賤人民繁熾，男女眾多具足周備，琉璃黃金以為長繩，連綿路傍一切路邊，有七寶樹八重交道，行樹枝葉華實常茂。蓮華光正覺亦當承續說三乘法，而佛說法具足一劫，所可演經示奇特願。劫名大寶嚴，所以名曰大寶嚴者？謂彼佛國諸菩薩眾，諸菩薩眾有無央數，不可思議無能限量，唯有如來乃能知數。菩薩大士在其佛土，為覺意寶行如蓮華，無有新學久殖德本，淨修梵行而無年限，親近如來常應佛慧，具大神通志存法要，勇猛志強。諸菩薩眾，具足如是無有缺減，是故其劫名大寶嚴，蓮華光佛當壽十二中劫，不可計童子時也，其國人民當壽八劫。蓮華光如來過十二劫，有菩薩名堅滿，當授其決，告諸比丘言：『此堅滿大士，吾滅度後當得無上正真道，號度蓮華界如來正覺。』蓮華光佛滅度之後，正法像法住二十中劫，其佛世界如前佛土等無差特。度蓮華界如來亦壽二十二中劫，爾乃滅度。佛滅度後，其佛正法及像法住二十二中劫。」

爾時世尊以偈頌曰：

「卿舍利弗， 於當來世， 得成為佛，
顯如來尊， 號蓮華光， 普平等目，
教授開化， 眾庶億千。 奉事無數，
諸佛億載， 於彼修力， 多所興立，
所在勸化， 得為十力， 便當成就，
上尊佛道。 不可思議， 無央數劫，
劫當號名， 大寶嚴莊。 世界名曰，
為離諸垢。 其蓮華光， 國土清淨，
以紺琉璃， 遍敷為地， 紫磨金繩，
連綿為飾， 若干種樹， 皆七寶成，

其樹華實，	悉以黃金。	彼諸菩薩，
意皆堅強，	所造言行，	聖哲聰明，
善學佛道，	億百千姪，	是等來現，
最勝法教。	佛最後時，	無有蔭蓋，
為童子時，	無所慕樂，	棄離愛欲，
即出家去，	便得成就，	上尊佛道。
斯最勝尊，	則得自在，	其命當壽，
十二中劫。	法教當立，	盡于八劫。
彼命限量，	劫數如是。	若大聖佛，
滅度之後，	當具足滿，	廿二中劫。
爾時法住，	若干之數，	愍哀天上，
及世間人。	其佛正法，	滅盡之後，
像法當住，	廿二中劫。	彼大聖明，
舍利流布，	男神女鬼，	供養最勝。
其世尊德，	亦當如是。	告舍利弗，
且當自慶，	仁者國土，	嚴飾如是，
兩足之尊，	自然無倫。」	

爾時四部眾，比丘、比丘尼、清信士、清信女，天、龍、鬼神、犍沓耆、阿須倫、迦留羅、真陀羅、摩休勒，聞佛世尊授舍利弗決，當成無上正真之道，心懷欣豫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各自脫身衣以覆佛上。時天帝釋、梵忍跡天，及餘無數億千天子，各各取衣供養世尊，以天華、香意華、大意華散于佛上，諸天衣物悉在虛空羅列而住，天上伎樂自然而鳴，天上大聲自然雷震，普雨天華，咸共舉聲而皆歎曰：「今所聞法自昔未有，前波羅奈鹿苑之中，始轉法輪蓋不足言，今佛世尊則復講說無上法輪。」

時諸天子讚頌曰：

「於世無雙比，	今者轉法輪，
為男女講說，	陰衰所從起，
彼第一暢說，	十二展轉事，
今導師演說，	少能信樂者。
從世雄大聖，	面聞無數法，
往始至于茲，	未聆如斯典。
大導師所說，	我今代勸助，
勇猛舍利弗，	而乃得授決。
為歎本發意，	所供養佛數，

我當蒙及逮，得佛世最上。
已所造淨行，頻數若干種，
奉過去諸佛，願獲佛道誼。」

於是舍利弗白世尊曰：「我今無結狐疑已除，現在佛前得授予決，為無上正真道。」又曰：「大聖！斯千二百得自在者，昔來豈不住學地乎？當來如是此佛教耶？斯諸比丘，頓止行門遵尚法律，度老病死諮嗟泥洹，是諸比丘無央數千，供養世尊，學諸所學，畏吾我、懼三世，毀諸見眾邪？行立滅度，已懷此想得至道場。初未曾聞如是像法，心每猶豫。善哉！世尊！願說要誼，使此比丘疑網悉除。今四部眾意咸悵悵，當令坦然無餘結恨。」

佛告舍利弗：「向者吾不說斯法耶？以若干種善權方便，隨其因緣而示現之，如來．至真．等正覺所分別演，皆為無上正真道故，我所諮嗟皆當知之，為菩薩也。又舍利弗！今吾引喻重解斯誼，有明慧者當了此譬喻。如郡國縣邑有大長者，其年朽邁坐起苦難，富樂無極財寶無量。有大屋宅，周匝寬博垣牆高廣，其舍久故，數百千人而在其內，唯有一門及監守者。堂屋傾危梁柱腐敗，軒窓既多多積薪草。時失大火，從一面起普燒屋宅。長者有子，若十若二十。欲出諸子，諸子放逸嬉戲飲食，卒見火起各各馳走，周樟詰屈不知所出。父而念曰：『今遭火變屋皆然熾，以何方便免救吾子？』時父知子各所好慕，即為陳設象馬車乘遊觀之具，開示門閤使出于外，鼓作倡伎絕妙之樂，戲笑相娛令濟火厄，當賜眾乘。象車馬車羊車伎車，吾以嚴辦停在門外，速疾走出避火災，自恣所欲從意所樂。諸子聞父所勅所賜，象馬車乘音樂之屬，各共精進廣設方計，土盆水澆奔走得出。長者見子安隱而出，四面露坐心各踊躍，不復恐懼，各各白言：『願父賜我諸所見許若干種伎相娛樂具象馬車乘。』」

「又舍利弗！彼大長者，等賜諸子七寶大車，珠交露幔車甚高廣，諸珍嚴莊所未曾有，清淨香華瓔珞校飾，敷以繪褥氍毹綉縵，衣被鮮白鑠如電光，冠幘履屣世所希有，若干童子各各手持，一種一色皆悉同等，用賜諸子。所以者何？今此幼童皆是吾子，寵敬等愛意無偏黨，以故賜與平等大乘。」

「又舍利弗！吾亦如是為眾生父，停儲庫藏滿無空缺，如斯色像，教化誘進得示大乘。諸子則尋獲斯大乘，以為奇珍得未曾有，而乘遊行。於意云何？長者賜子珍寶大乘，將無虛妄乎？」

舍利弗白佛：「不也。安住！不也。世尊！其人至誠。所以者何？彼大長者救濟諸子，而不欲令遇斯火害，隨其所樂許而賜之，適出之後各與大乘，以故長者不為虛妄。究竟諸子志操所趣，故以方便令免患禍，況復貯畜無量寶藏，以一色類平等大乘賜子不虛。」

佛言：「善哉！舍利弗！誠如所云。如來．至真．等正覺超越十方光照眾冥，解脫憂恐拔斷根牙，枝葉華實如來慧現。法王神力為世之父，善權方便攝持恩議，行乎

大悲道心無盡，愍哀三界大火熾然，黎庶不解故現世間，救濟眾生老病死諸不可意結縛之惱，裂壞所著、脫姪怒癡，誘導三乘，漸漸勸示無上正真之道。適興于世，覩諸群萌，妄想財業愛惜無厭，因從情欲致無數苦，於今現在貪求汲汲，後離救護便墮地獄、餓鬼、畜生，燒炙脯煮饑渴負重，痛不可言。正使生天及在人間，與不可會、恩愛別離，憂惱難量。一時離苦，歌舞戲笑不知恐畏，無所忌難不自覺了，不肯思惟計其本末，不求救護復見燒然。三界眾生勤苦之患，吾當施立無極大安，無數百千不可思議諸佛正慧。其有盈逸迷惑欲樂，如來誘立道慧神足，善權方便化現佛慧，聞使佛力無所畏。眾生難寤不肯尋受，因緣所縛，未脫生老病死憂患，未始得度三界燒炙，不了所歸。何謂解佛慧者？譬如長者，立強勇猛多力諸士，救彼諸子使離火患，方便誘之適出在外，然後乃賜微妙奇特眾寶車乘。如是，舍利弗！如來正覺以力、無畏建立眾德，善權方便修勇猛慧，覩見三界然熾之宅，欲以救濟眾生諸難，故現聲聞、緣覺、菩薩之道，以是三乘開化驅馳使棄愛欲，教諸萌類滅三界火、姪怒癡縛，色聲香味細滑之法，三處五欲五欲燒人，不猗三界便得三乘，勤精三乘則超三界，進三乘者諸佛所訓也。黎庶則至無央數集，世尊現戲行為娛樂，修此根、力、覺意、禪定、脫門、三昧正受，然於後世致大法樂，安隱欣豫無所罣礙。

「又舍利弗！其有眾生未興起者，如來出世有信樂者，樂佛法教精進奉行，最後竟時欲取滅度，謂聲聞乘。遵求羅漢孚出三界；譬如長者免濟子難許以羊車。若復有人無有師法，自從意出求至寂然，欲獨滅度覺諸因緣，於如來法而行精進，謂緣覺乘；出之火宅許以馬車。假使有人，求諸通慧諸佛道慧，自在聖慧自從心出，無師主慧多所哀念，多所安隱諸天人民，欲利天上世間人民，滅度黎庶於如來法，奉修精進欲求大聖，普見之慧力無所畏，謂如來道，菩薩大士所履乘也；譬如長者勸誘其子免火患難，許以象車驅出火宅。父見子安濟難無懼，自察家中財寶無量，等賜諸子高大殊妙七寶大乘。如來正覺亦復如是，覩無數眾億百千姪，使度三難懃苦怖懼，從其所願開生死門，遂令脫出難嶮恐患使滅度安。

「又舍利弗！如來爾時從終始宅，以無數慧、力、無所畏，觀眾罹厄矜哀喻子，普勸進使歸於佛乘，不令各各從意而滅度也，如來悉誘以佛滅度而滅度之。假使眾生得度三界，以如來慧、脫門、定意、賢聖度門，安慰歡娛施樂法誼，惠以一貌佛之大道。如彼長者本許諸子以三品乘，適見免難各賜一類平等大乘，誠諦不虛，各得踴躍無有慍恨。如來如是，本現三乘，然後皆化使入大乘，不為虛妄。所以者何？當知如來等覺有無央數倉庫帑藏，以得自在，為諸黎庶現大法化諸通愍慧，當作是知、當解此誼。如來等正覺善權方便，以慧行音唯說一乘，謂佛乘也。」

世尊頌曰：

「譬如長者，而有大宅，極甚朽故，
腐敗傾危。有大殿舍，而欲損壞，

梁柱椳棟，	皆復摧折。	多有軒闔，
及諸窓牖，	又有倉庫，	以泥塗木。
高峻垣牆，	壁障崩墮，	薄所覆苫，
彌久彫落。	時有諸人，	五百之眾，
皆共止頓，	於彼舍宅。	有無央數，
草木積聚，	所當用者，	滿畜無量。
一切門戶，	時皆閉塞。	有諸樓閣，
及諸蓮華，	億千眾香，	而有芬氣。
若干種鳥，	眷屬圍繞，	種種虺蛇，
蝮螫遁竄。	在在處處，	有諸惡蟲，
有若干種，	狢狸鼯鼠，	其字各異，
嗚呼啾[口*室]。	其地處處，	而有匿藏，
溷廁屎溺，	污穢流溢，	蟲朋刺棘，
充滿其中。	師子狐狼，	各各[口*睪]吠，
悉共咀嚼，	死人屍體，	何人聞見，
而不怖懼？	無數狗犬，	蹲伏窠窟，
各各圍繞，	皆共齧掣。	假使此等，
饑餓之時，	普皆爭食，	疲瘦羸劣。
鬪相齧齧，	音聲暢逸，	其舍恐畏，
變狀如是。	有諸鬼神，	志懷毒害，
蠅蚤壁虱，	亦甚眾多。	百足種種，
及諸魍魎，	四面周匝，	產生孚乳。
各取分食，	羯羴羝羊，	不得奔走，
歸其處所。	雖諸鬼神，	來擁護之，
不能濟脫，	令不被害。	彼諸鬼神，
亦食眾生，	雖得飽滿，	心續懷惡。
群品不同，	種姓別異，	若有死者，
皆埋冢塋。	彼志出外，	而遊所處，
鳩桓香音，	志存暴弊，	舒展兩臂，
往來經行，	無有呪術，	可以辟除。
於時諸犬，	取其兩足，	撲令仰臥，
而就擊之。	捉其兩腳，	絞加頸項，
坐自放恣，	心意盪逸。	諸黑象眾，
厥狀高大，	體力強盛，	拔扈自在，

旬日饑餓，
奔走趣之。
在丘壙間，
放髮叫呼，
窓牖顯明，
不可得常。
鵬鷺鴟梟，
如是品類，
室宅門戶，
而守護之。
爾時失火，
而皆燔燒。
於今火盛，
舉聲稱怨，
神諸餓鬼，
飛欲避火。
百千妖魅，
火所燔燒，
諸薄枯者，
而見焚燒，
於時此宅，
悉共噉食。
一切奔驚，
蝼蛆竝出，
頭上火然，
火所燒者。
百千人眾，
大勢長者，
聞此災禍，
寶乘誘出。
於彼戲笑，
尋入館內，
今我諸子，
無有耳目，
行求飲食，
有鍼[口*(佳/乃)]蟲，
見人死屍。
諸魃湊滿，
視瞻四顧，
諸邪妖魅，
悉行求食。
有大園觀，
圯裂破朽，
其人在裏，
尋燒屋宇，
無數千人，
焚我子息。
堂柱摧滅，
揚聲喜喚，
無數鳩垣，
幢遑馳走。
無量群萌，
為火所災。
炙燎焦爛，
強猛之眾，
臭烟燄勃，
周旋詰屈。
厭魅勇逸，
遊行嬉怡，
其屋宅中，
燒喪狼藉。
見之如斯，
愍念諸子，
有諸愚癡，
放逸自恣。
駉夫不覺，
閤蔽閉塞，
以戲樂故，
遙見芻蒿，
及鐵喙鳥，
惡鬼兇嶮，
貪欲慢翰。
於斯[門@視]看，
及眾餓鬼，
其宅恐難，
牆壁隕落，
唯一男子，
止頓居時。
周迴四面，
驚怖啼哭，
又彼尊者，
垣屏碎散。
鵬鷺數百，
框棖懷懼，
親自目見，
烏殍灰蘆，
各各懊惱，
沸血流離。
一一鬼魅，
稱讚香美，
蜈蚣蚰蜒，
多所齟齬。
悉饑食噉，
怖遑若茲，
於時宅主，
急急孚務。
建立伎樂，
不能解知，
長者聽察，
無解脫想。
一切盲瞶，
而自繫縛，

種姓孫息，
若干等倫，
鬼神蛇虺，
歡喜踊躍。
饑渴欲求，
皆沒于此，
狐疑眾結，
普見熾然。
諸子貪戲，
父所言教，
爾時長者，
勤苦養育，
於何救子，
立造權計。
禍害乘至，
不覩酷苦，
今吾心怖，
免濟大牆。
施張伎樂，
吾皆辦之，
諸子聞賜，
盡力勸勵，
得脫苦惱，
無復恐懼。
心中寬泰，
師子之座，
彼諸苦患，
修精進力，
前者曾更，
人遭此難，
今日一切，
志之所願。
於時諸子，
各各賜我，

甚難得值。
遭大災火，
心中懷毒。
諸狼狐狗，
飲食之具。
設無火災，
酷苦若是，
執愚意者，
而相娛樂，
心不自念，
意自忖度，
得無為火，
而脫孫息？
今我諸子，
非戲樂時。
諸童瑕猥，
子樂逸盪，
即尋設計，
遊戲之具，
調隱音節，
貪愛樂音，
驅逐一切，
集子一處，
於是長者，
意得自由，
吾身今日，
已永盡除。
迷在災宅，
無限眠寐，
陰蓋所覆，
皆得解脫，
父見諸子，
往詣長者，
如前所許，

凡品眾庶，
各各痛惱。
無數妖魅，
亦不可計，
我子眾多，
亦不可樂。
何況周匝，
於斯自恣，
永不思惟，
速圖方計。
吾生此子，
而見燒爇。
即自思議，
耽婬音伎，
痛哉愚憤，
不識此難。
要從精進，
於舍之外，
子所好慕，
一時俱作。
各各速疾，
迸出災屋，
安隱歡然，
見諸子出，
廣設眾具，
則獲無為，
斯諸童子，
而自放恣，
火[火*僉]然熾，
心不開解。
已致自然，
志在安隱。
唯願天父，
若干種乘。

本居遇火，
一切奉承，
今正是時，
勅侍開藏，
上妙珍異，
弘雅之車，
周匝欄楯，
而為光觀，
燁燁殖立，
而皆下垂，
天繒白製，
柔軟茵褥，
計所校飾，
無量兆載。
象身高大，
以為大乘。
各以賜與，
一切等給。
各各處處，
大仙如是，
一切眾庶，
所見纏縛。
勤苦患惱，
普然無餘，
佛為三界，
若坐林樹，
彼見燒炙，
令得自歸。
一切黎元，
而自繫繼。
分別三乘，
無量瑕穢，
其諸菩薩，
成大聖慧。

迷冥不寤，
當賜諸子，
願垂給與。
紫磨天金，
世所希有。
最尊難及，
珠璣瓔珞，
金銀交露，
珍寶諸華，
車上重疊，
而不可計。
無量婉綖，
車價億千，
其象多力，
儀體擾馴，
於時長者，
諸正士疇，
是時諸子，
欣慶相娛。
為諸群生，
皆是我子，
計惟三處，
具足百千，
生老病死，
救度無餘，
則常應時，
皆斯吾子，
由此意故，
愚不受教，
善權方便，
以示眾生。
則以隨時，
來依倚佛，
或有得成，

大人勅教，
三品之乘，
於時長者，
明月珠寶，
極好奇特，
莊校嚴飾，
幢幡繒綵，
覆蓋其上，
四面周匝，
敷諸坐具，
又復加施，
參席于車，
奇異珍寶，
鮮白如華，
調駕寶車，
嚴車以辦，
皆是我子，
歡喜踊躍，
告舍利弗，
救護父母。
為三界欲，
如彼火宅，
此則所謂，
憂哭之痛。
遊在閑居，
將護三處。
寤諸黎庶，
示現于彼。
坐著愛欲，
為大良藥，
適聞三界，
驅勸令出。
六通三達，
為緣覺乘，

遠不退轉，
因佛自由，
緣是得近，
得為最勝。
降伏棄離，
殊異道德。
根力脫門，
億數千垓，
斯則名曰，
志存降魔，
於一年數，
無數千垓。
以是遊至，
以為娛樂，
告舍利弗，
則無有二。
知人中上，
從微至大。
適德三界，
菩薩大道。
隨其所種，
非地增減，
常示大道，
諸人者父。
無數億劫，
恐畏之難，
諸賢無為，
脫勤苦患。
至誠之決，
佛之明日，
所當勸助，
亦可惡厭，
是故導師，
當分別此。

致佛尊道。
以是譬喻，
於佛道乘，
於是恢闡，
一切世色，
稽首歸命，
一心如是，
諸佛之子，
尊妙大乘。
夜每專精，
若歷劫數，
所喻寶乘，
於佛道場。
其有聽者，
卿當知是，
住至十方，
普行善權，
先現聲聞，
欲捨之去，
佛恩普潤，
各得其類。
佛亦如是，
取者增減，
我常觀者，
而見燒煮。
佛為唱導，
今日乃知，
其有菩薩，
取譬若斯。
諸大導師，
如諸菩薩，
心闍塞者，
為說勤苦，
假使眾人，

現在諸子，
無有瞋恨。
受斯一切，
平等之信，
諸正覺慧，
於聖中尊，
三昧之定，
常所宗重，
晝則誓願，
欽慕不勸，
度脫眾生，
則謂于斯，
無數佛子，
安住弟子。
計有一乘，
一切求索，
稍稍誘進，
緣覺之證，
然後便示，
譬如良田，
種者所殖，
一切普等。
佛則於彼，
眾庶苦惱，
三界之中，
使得滅度。
棄捐生死，
住於是者，
一切普聞，
行權方便，
瑕穢愛欲，
而見污染。
現四聖諦，
不解眾惱，

根著冥塵，
而示其路。
愛欲已斷，
於斯三品，
若修八路，
何所為度？
彼亦不為，
便見導師。
無所逮者，
為聖法王，
告舍利弗，
微妙善說，
在所遊處，
講說是典，
聞其妙法，
過去諸佛，
假使有人，
過去導師，
加得逮聞，
吾之儀容。
常觀勤視，
德亦如是。
其信此經，
不肯篤信，
諸聲聞黨，
亦不能了。
舍利弗身，
信大法典，
假使不應，
佛天中天。
未曾解了，
善權方便，
其聞佛說，
顏色為變。

不肯捨離，
因從所習，
常無所著。
了無有異，
便得超度。
受無所有，
一切解脫。
佛何以故，
乃成佛道。
以安隱誼，
是吾法印，
愍傷諸天，
常能獨行。
若有勸助，
當奉持之，
奉持此法，
信樂斯經，
亦悉奉順，
如是典摸，
又亦觀察，
今現菩薩，
一切皆瞻，
則亦如是。
若說此經，
非其所逮，
今我所有，
堅固信之。
現在盡悉，
斯經卷者，
闍冥輩類，
無所生法。
世間所有，
講此罪福，
我今現在，

故為是等，
而致諸苦，
已得滅度，
則得解脫，
告舍利弗，
則為解脫。
無所滅度，
而說解脫？
當得如我，
現出于世。
是佛最後，
及於世間，
假使有人，
代歡喜者，
為悉供養，
至不退轉。
往古已見，
諸聖至尊，
皆得曾見，
我比丘眾，
信斯典者，
是諸菩薩，
頑駘闍夫，
諸得神通，
緣覺之乘，
諸聲聞等，
仁輩如是，
不著因緣。
則為謗訕，
常懷愛欲，
又其毀謗，
佛常明日。
志不歡樂，
及滅度後，

若有誹謗，	如是典比。	不使比丘，
書寫斯經，	佛說罪緣，	皆誼普聽。
沒失人身，	墮無擇獄，	處於其中，
具足一劫。	又無央數，	過是之限，
若罪竟已，	常在癡冥。	假令得出，
於地獄中，	便當墮于，	禽獸畜生，
為狗蟲狐，	其形憔悴。	當入人宅，
或復見害。	設有憎惡，	佛經典者，
其色變異，	黯[黑*冗]如墨。	罪之所為，
顏常若漆，	身體羸瘦，	而無潤澤。
為諸品類，	所見賤穢，	瓦石打擲，
啼哭淚出。	其人常被，	撻捶榜笞，
饑渴虛乏，	軀形瘦燥。	當墜畜生，
駱駝驢騾，	常負重擔，	而得捶杖，
心中燠爇，	厄求芻草。	謗佛斯經，
獲罪若此。	雖得為人，	身疽癩瘡，
狀貌瘞陋，	肌色傷爛。	假使行人，
縣邑聚落，	童子輕易，	戲弄扱踏。
其愚騃子，	若後壽終，	即當墮生，
邊夷狄處，	當為含血，	蠕動之類，
或為聾瘂，	不得自在。	假使誹謗，
此經獲罪，	常多疾病，	體生疽蟲，
無數之命，	啜食其軀，	心常憂瘵，
疾不離己。	告舍利弗，	不信此經，
彼男子者，	無黠無明，	所在慳貪，
性常嚙[口*斥]，	生盲無目，	人所棄捐，
人坐不信。	於佛大道，	口中常臭，
惡氣外薰，	鬼神厭魅，	詳觸燒之，
普世俗人，	無用言者。	假使不樂，
斯道地者，	所在窮乏，	常當貧匱。
身未常得，	著好被服，	財業雖豐，
不敢飲食。	有所造作，	當所為者，
假使欲求，	安隱之具，	設有所得，
尋復亡失。	興發惡行，	果報如此。

假使呼醫，而療治之，恒被疾病，興立餘事，又見毀辱，常遇此惡。未曾得見，佛之法教，恒當罹殃，不得聞經。然於後世，斯經罪果，若干亥劫，口不能言。毀者地獄，用作居宅，人多疾患，當獲此咎。命欲盡時，若干苦痛。顏貌常黑，常有臭氣，瞋恚懷毒，無有節限，告舍利弗，說其人罪。欲計殃限，當觀察之，不為愚駘，如斯像法。秉志堅強，遵尚佛道，則以睹見，如意功德。

合諸方藥，有不除差，不得所便。則遭擾擾，而被楚撻，若有誹謗，世雄導師。卒暴隧鬼，耳聾閉塞，設有誹謗，永無所見。殃無數億，如江河沙，佛所立道，以為遊觀，己所犯罪，自速瘡痍，坐在眾會，舉賈生息，無央數億，人所不喜。自見吾我，怒害滋甚。有所好忤，今日世尊，若有誹謗，不可究竟。今我故為，不解道者，其有聰明，常修憶辨，爾乃聽受，億百千佛，其人志性，

善知方便，及轉增劇，設復發意，鬪諍之業，彼犯律者，斯經之罪，人中帝王，阿須倫神，愚癡駘曠，斯經典者，假使毀些，百千之計，常當瘡痍，常師子吼，勤苦惡趣，致殃如斯。若在世間，兩舌欺言，其身恒遭，百千眾患，殃暴疽癩，顏色黧黧，情欲熾盛，若如畜生。具足一切，斯佛經者，見是誼已，舍利弗說。分別論講，廣博多聞，若有勸發，未曾有法。殖無央數，猛如月光，

爾乃聽受，
志常懷慈，
朽棄軀體，
於斯經卷。
其心專一，
若隱巖居，
結親善友，
諸惡知識，
乃能值遇，
如寶明珠，
當見如茲，
一品經卷。
恒以愍哀，
承安住教，
其在眾會，
得無合會，
故為是倫，
講解道品，
假使比丘，
當欣頂受。
心常專精，
志不改易，
假使有人，
如如來身。
設令得者，
念索餘經，
而行佛道，
講專斯經。
舉喻億千，
上尊佛道，
如是典籍。
常於夙夜，
不惜壽命，
常行恭敬，
不立愚願，
彼等人仁，
常相恃怙，
當得逮見，
若斯言教。
志習奉受，
佛聖子孫，
設有罵詈，
向于眾生，
今故為之，
誦斯經者，
引無央數，
而見斯典。
所至到處，
欲求善說，
其有奉持，
不樂餘業，
乃得聽受，
慕求斯經，
若人思僥，
當稽首受。
亦未曾想，
志在根力，
告舍利弗，
分別解脫。
當以斯經，
若有精進，
炤耀悲哀，
爾乃聽受，
無他想習，
恒處曠野，
爾乃聽受。
棄捐遠離，
如是佛子，
不犯禁戒，
方等諸經，
常專精此，
毀辱經者，
常志恭敬，
說是經法。
心常如應，
億載譬喻，
又佛今日，
踊躍而步。
若見此經，
方等經者，
執持一頌，
如是弘模。
當崇敬之，
欲學此法，
其人不當，
世之群籍。
悉捨離之，
佛滿一劫，
設有願發，
宣暢布散。」

正法華經卷第二

正法華經卷第三

西晉月氏國三藏竺法護譯

信樂品第四

於是賢者須菩提、迦旃延、大迦葉、大目犍連等，聽演大法，得未曾有，本所未聞；而見世尊授舍利弗決，當得無上正真之道，驚喜踊躍咸從坐起，進詣佛前偏袒右肩，禮畢叉手瞻順尊顏，內自思省心體熙怡，支節和懌悲喜竝集，白世尊曰：「唯大聖通，我等朽邁年在老耄，於眾耆長僉老羸劣，歸命眾祐冀得滅度，志存無上正真之道，進力尠少無所堪任，如來所講我等靖聽，次第坐定諸來大眾，不敢危疲無所患厭。前者如來為鄙說法，已得於空·無相·無願，至于佛典國土所有，於一切法無所造作，其諸菩薩所可娛樂，如來勸發多所率化。鄙於三界而見催逐，常自惟忖謂獲滅度，今至疲憊，爾乃誨我以奇特誼，樂於等一，則發大意於無上正真道。而今大聖授聲聞決當成正覺，心用愕然怪未曾有，余得大利各當奉事，乃獲逮聞如是品經。從過去佛常聞斯法，故初值遇，則我祿厚喻獲妙寶，無央數妙意所至願，現在於色而無所畏，珍琦鼓樂自然為鳴，而燃大燈炤耀彌廣，栴檀叢林芬蘊而香。唯然世尊，我豈堪任而說之乎？」

告曰：「可也。」

時諸聲聞共白佛言：「昔有一士離父流宕，僑亭他土二三十年，馳騁四至求救衣食，恒守貧窮困無產業。父詣異城，獲無央數金銀珍寶、水精琉璃、車璩馬瑙、珊瑚虎魄，帑藏盈滿，侍使僮僕、象馬車乘不可稱計，眷屬無數七寶豐溢，出內錢財耕種賈作。子厄求食，周行國邑城營村落。造富長者適值秋節，入處城內循行帑藏，與子別久忽然思見，不知所在。自念：『一夫，財富無量橫濟遠近，竊惟我老朽耄垂至，假使終沒室藏騷散，願得見子恣所服食，則獲無為不復憂感。』其子僥會至長者家，遙見門前，梵志君子大眾聚會眷屬圍遶，金銀雜廁為師子座，交露珠瓔為大寶帳，父坐其中分部言教，諸解脫華遍布其地，億百千金以為飲食。子覲長者色像威嚴，怖不自寧，謂是帝王若大君主，進退猶豫不敢自前，孚便馳走。父遙見子心用歡喜，遣傍侍者追呼令還。遑憶蹙地，謂追者曰：『我不相犯，何為見捉？』侍者執之俱詣長者。長者告曰：『勿恐勿懼，吾為子勤廣修產業帑藏充實，與子別久數思相見，年高力弊父子情重。』將入家內，在於眾輩不與共語。所以者何？父知窮子志存下劣不識福父，久久意悟色和知名，又見琦珍。長者言曰：『是吾子也。以權告子。今且恣汝隨意所奉。』窮子怪之得未曾有，則從坐起行詣貧里求衣索食，父知子緣，方便與語：『汝便自去與小眾俱。』子來至此而再致印，曰：『至此宅有所調飾。』父付象馬即令粗習，假有問者答亦如之，當調車馬嚴治寶物恣意賜與，父求窮子所可賑給，具足如斯。時子於廐調習車馬繕治珍寶，轉復教化家內小大。父於窓牖遙見其子

所為超絕，脫故所著沐浴其身，右手洗之，以寶瓔珞香華被服，光曜其體皆令清淨，而告之曰：『爾從本來何所興立？何所繫屬？捨吾他行，勤苦饑寒。吾以耄矣，以情相告，便時納娶，嬉遊飲食以康祚胤。吾所造業不可訾計，眾寶具足子知之乎！求汝積年而戀惡友，今乃來歸宜除瑕垢，吾有妙寶夜光明珠琦珍瓊異，皆為汝施，僮僕侍使男女大小，恣意所欲，一以相付。吾愛念汝，猶如國王幸其太子。』」

諸尊聲聞共白佛言：「彼時窮子，播盪流離二三十年，至長者家乃得申敘，追惟前後遊觀所更心悉念之。時大長者寢疾于床知壽欲終，自命其子而告之曰：『吾今困劣宜承洪軌，居業寶藏若悉受之，周濟窮乏從意所施，輒備奉教喜不自勝，所行至誠不失本誓。』父知子志身行謹勅，先貧後富益加欣慶，宗敬親屬禮拜耆長，父於國王君主大臣眾會前曰：『各且明聽，斯是吾子則吾所生，名字為某，捨我流迸二三十年，今乃相得。斯則吾子吾則是父，所有財寶皆屬我子。』子聞宣令大眾之音，心益欣然而自念言：『余何宿福得領室藏？』」

諸聲聞等又白佛言：「大富長者則譬如來，諸學士者則謂佛子，勉濟吾等三界勤苦，如富長者還執其子度脫生死。於是世尊，有無央數聖眾之寶，以五神通除五陰蓋，常修精進在彼道教，志于滅度謂為妙印。慇懃慕求初不休懈，欲得無為意中默然，熟自思惟所獲無量，於如來所承順法行，遵修禪定而常信樂。謂觀我等懈廢下劣，而不分別不能志願，此如來法珍寶之藏，於今世尊以權方便，觀于本際慧寶帑藏，蠲除饑[飢-几+內]授大妙印。唯然大聖於今耆年，斯大迦葉從如來所朝旦印印，當至無為。又世尊為我等示現菩薩大士慧誼，余黨奉行為眾說法，當顯如來聖明大德，咸使暢入隨時之誼。所以者何？世雄大通善權方便，知我志操不解深法，為現聲聞，畏三界法及生老死，色聲香味細滑之事，趣欲自濟不救一切，離大慈悲智慧善權，禪定三昧乃知人心，不覩一切眾生根原。譬如窮士求衣索食，而父須待欲使安樂，子不覺察。佛以方便隨時示現，我等不悟。今乃自知成佛真子，無上孫息為佛所矜，施以大慧。所以者何？雖為佛子下賤怯弱，假使如來，覩心信樂喜菩薩乘，然後乃說方等大法。

「又世尊興為二事，為諸菩薩現甘露法，為諸下劣志願小者，轉復勸進入微妙誼。譬如彼子與父別久，行道遙見，不識何人呼而怖懼；後稍稍示威儀法則乃知是父。佛亦如是，吾等不解菩薩大士，雖從法生為如來子，但求滅度，不志道場坐於樹下降魔官屬度脫一切。我輩自謂已得解脫，以是之故，今日覩聞未為成就，不為出家不成沙門。今如來尊現諸通慧，我等以獲大聖珍寶，佛則為父我則為子，父子同體焉得差別。猶如長者臨壽終時於大眾前，宣令帝王梵志長者君子，今諸所有庫藏珍寶用賜其子，子聞歡喜得未曾有。佛亦如是，先現小乘一時悅我，然今最後，普令四輩比丘、比丘尼、清信士、清信女，天上世間一切人民，顯示本宜。佛權方便說三乘耳，尚無有二豈當有三？是諸聲聞皆當成佛，我等悅豫不能自勝。」

時大迦葉則說頌曰：

「我等今日， 逮聞斯音， 怪之愕然，
得未曾有， 由是之故， 心用悲喜。
又省導師， 柔軟音聲， 尊妙珍寶，
為大積聚， 一處合集， 以賜我等。
未曾思念， 亦不有求， 還聞弘教，
心懷踊躍。 譬如長者， 而有一子，
興起如愚， 亦不闇冥， 自捨其父，
行詣他國， 志于殊域， 仁賢百千。
於時長者， 愁憂念之， 然後而聞，
即自迸走， 遊于十方， 意常悒感。
父子隔別， 二三十年， 與人戀訟，
欲得其子， 便詣異土， 入于大城。
則於彼止， 立於屋宅， 具足嚴辦，
五樂之欲， 無數紫金， 及諸珍寶，
奇異財業， 明珠碧玉， 象馬車乘，
甚為眾多。 牛畜[月*者]歲， 鷄鶩羶羊，
出內產息， 賈作耕種， 奴僕僮使，
不可計數。 嚴辦眾事， 億千百類，
又得王意， 威若國主， 一城民庶，
委敬自歸， 諸郡種人， 遠皆戴仰。
若干種業， 因從求索， 興造既多，
不可計限， 勢富如是。 啼哭淚出，
吾既朽老， 志力衰變， 心悔思想，
欲得見子。 夙夜追念， 情不去懷，
聞子之問， 意增煩惋。 捨我別來，
二三十年， 吾之所有， 財業廣大，
假當壽終， 無所委付。 計彼長者，
其子愚濁， 貧窮困厄， 常求衣食，
遊諸郡縣， 恒多思想， 周旋汲汲，
慕係畜口， 征營馳邁， 栽自供活，
或時有獲， 或無所得。 纏滯他鄉，
亦懷悒戚， 志性褊促， 荊棘[(牙*勿)/里]身，
展轉周旋， 行不休息， 漸漸自致，

到父所居。稍稍得進，極大長者，無數侍衛，及所施與。或有計校，部別分蒞，于時窮子，觀所云為，斯將帝王，所牽逼迫，思慮是已，喜窮士者。遙見其子，追而止之，侍者受教，即怖僻地，曷為見執，見之起強，亦不覩信，不審財寶。有紫磨金，為飲食具，吾有眾寶，不見飾用。蓄財殷廣，如是教勅，受長者教，止頓正領。詳觀察之，下劣底極，即從樓觀，垢污之服，勅之促起，槃桓入出，至于家君。在於門前，眷屬圍繞，若干人眾，金銀珍寶，紀別入出，見之如此，自惟我身，若王太子，不如捨去，尋欲迸逝，是時長者，心密踊躍，呼彼窮子，追及宣告，心竊自惟，何所求索。憐傷斯子，彼是我父，其人慰喻，積聚於此，典攝眾計，蘊積腐敗，子便多取，無散用者。則尋往詣，不敢違命，爾時長者，知何所為。唯曉計算，來下到地，則便往詣，修所當為，復求衣食，遙見勢富，坐師子床，出入財產，營從立侍，或合簿書，料量多少。倚住路側，何為至此，得無為之，修己所務。世無敬貧，處師子座，尋遣侍者，使還相見。錄召令還。得無被害，大富長者，為下劣極，又復懷疑，具解語之，當以供仁，役業侍使，委在糞壤，以為質本，其人聞告，奉宣施行，即入家中，遙從天窓，雖是吾子，調御車耳。便還去衣，到其子所。則當與卿，

劇難得者，
醜醜滋美，
騎乘所乏。
敖黠長者，
分部之業，
漸漸稍令，
所入難計，
步步所行，
明珠流離，
一切所有，
財產利誼。
與父不同，
心自念言，
時父即知，
得無極勢，
欲得許付，
今我一切，
聚會大眾，
君子等類，
今是我子，
梁昌求食，
與之別離，
乃得相見，
於此求索，
無所乏少，
一切皆以，
父之基業。
我本貧窮，
為下劣極，
大雄導師，
樂喜小乘，
便復授決，
多所遣行。
分別示現，
以德施人，
以食相給，
於時復為，
以此漸教，
吾愛子故，
入在家中，
所空缺處，
鞭杖加人，
都皆收檢，
能悉計校，
為愚騃子，
在於外處。
人無有此，
志性所念，
即便召之，
所有財賄，
無數財寶，
在國王前，
使人告令，
捨我迸走，
窮厄困極，
二三十年。
在於某城。
自然來至，
今悉現在，
持用相與，
其人尋歡，
所在不詣，
得諸帑藏，
教化我等，
度脫我輩，
當成佛道。
無數菩薩，
無上大道，
案摩手腳，
及床臥具，
娉索妻婦，
子汝當應，
心無所疑。
賈作治生，
皆使盈溢，
珍琦異寶，
內于帑藏，
普悉思惟，
別作小庫，
于時窮士，
如我庫者。
其人自謂，
而親視之。
而告之曰，
生活資貨，
長者梵志，
遠近大小。
在於他國，
今乃來歸，
今至此國，
而亡失之，
我之財物，
於斯完具，
卿當執御，
得未曾有。
父時知余，
今日乃安。
覩見下劣，
使得安隱，
於今安住，
慧力無量，
攀緣稱讚，

億姪譬喻，
則便奉行，
視眾眼目，
而為聖尊，
於此佛法，
則為感動，
貧心思念。
不肯發起，
宣暢道誼，
不願志求，
諸佛國土，
寂然在法，
滅度之事。
常當修行，
最無有上，
今乃究竟，
當捨陰蓋，
解脫三界，
則以具嚴，
最勝所演，
願等佛道，
由緣致斯，
周旋世間，
諸恐懼者，
令我信樂。
譬如長者，
窮劣下極，
大聖導師，
善權方便。
修行調定，
致得百千，
於佛教化，
無復諸漏。
執誼將護，

余等得聞。
尊上大道，
當於世間，
造業如斯。
講說分別，
一切眾生，
假使得聞，
如來之慧。
意中自想，
如此比慧。
未曾有意，
一切無漏，
由此思想，
晝夜除慢。
未曾勸助，
具足最勝，
長夜精進，
勤苦之惱。
如是計之，
經身之慧，
為是等故，
余徒欽樂。
普悉觀察，
令得利誼，
善權方便，
遭時大富。
則以財寶，
所興希有，
諸子之黨，
而以法施。
未曾有法，
獲道得寶，
長夜所習，
世雄唱導。

最勝諸子，
所當起立，
得成佛道，
將養擁護，
最勝慧誼。
我等志願，
于斯佛誨，
覩見最勝，
盡得滅度，
又聞大聖，
發歡喜者，
棄捐所興，
不成佛道，
諸佛道誼，
志存于彼。
得無為限，
修理空誼，
佛興教戒，
無所乏少。
假使有人，
加賜法事，
有大導師，
如此輩相。
求索勸助，
猶若如父，
其子而復，
而施與之。
分別宣暢，
志樂下劣，
我等今日，
如貧得財。
第一清淨，
戒禁定意，
今日有獲，

佛之大道，
其有長夜，
深遠之慧，
日成微妙，
乃為聲聞，
當復見揚，
超度恐懼。
以無著誼，
及與梵天，
何所名色，
無億數劫，
計於世間，
燒罪度岸，
吾等歸聖，
如江河沙。
諸床臥具，
以為屋室，
若疾病者，
安住廣度，
所造立者，
無量無限，
佛為大王，
常修牢固，
未曾修設，
諸法中尊，
然大燈明，
筋力所在，
因緣百千，
眾人性行，
以若干法，
此尊佛道。」

眷屬圍繞，
清淨梵行，
而為具足，
無有諸漏。
還得聽省，
聖覺音聲，
今日乃為，
為諸天說，
為親一切，
造立寂然，
於是所造，
希有及者。
修行為業，
以頂受之，
飲食衣服，
離垢無穢，
柔軟坐具，
無所藥療，
所施劫數，
無能奪還。
其大神足，
無漏最勝，
安慰勸進，
望想福行。
皆為大神，
示無央眾，
若干種種，
而順開化。
他人心念，
而致墮落。

修行無闕。
依倚法王，
此尊德果，
我等今日，
上尊佛道，
以故獲聽，
致無所著，
世人魔王，
眾生之類。
蠲除眾生，
甚難得值，
今日無著，
踊躍歡喜。
所願具足，
若干巨億，
用栴檀香，
以敷其上。
今日供養，
如江河沙，
高遠之法，
建立法力。
堪任堅強，
恒以時節，
於一切世，
最勝如來。
知諸黎庶，
所熹樂願，
如來皆覩，
一切群萌，
以法示現，

正法華經藥草品第五

爾時世尊告大迦葉及諸耆年聲聞：「善哉！所歎如實。審如所言，如來之德如向所喻，復倍無數不可思議，無能計量劫之核底，一一計數大聖所應，如來之慧無能限者，不有法想道地處所，莫能盡原。世尊普入一切諸誼，察于世間見眾庶心，所度無極一切分別，皆使決了權慧之事，勸立一切度於彼岸，皆現普智入諸通慧。譬如三千大千世界，其中所有諸藥草木，竹蘆叢林諸樹小大，根本莖節枝葉華實，其色若干種類各異，悉生于地。若在高山巖石之間，丘陵堆阜嶼谷坑坎。時大澍雨潤澤普洽，隨其種類各各茂盛，叵我低仰莫不得所，雨水一品周遍佛土，各各生長地等無二。如來正覺講說深法，猶如大雨。大聖出現興在世者，則為一切諸天、人民、阿須倫、鬼神、龍，顯示威曜咸尋來至，皆現在前，為暢大音分別慧誼，大師子吼班宣景模：『吾為如來使，天上天下諸天世人，未度者度，未脫者脫，未安者安，未滅度者令得滅度。於是世及後世所知而審，為諸通慧皆能普見，度諸度，脫諸脫，安諸安，未滅度者皆令滅度，悉來詣我。』於時諸天、人民、阿須倫、捷沓和、迦留羅、真陀羅、摩睺勒一切雲集，吾於講法現其道誼，佛為道父分別道慧。」

佛語迦葉：「于時黎庶無數億核，皆來聽經，如來通見一切根本，大精進力如應說法，分別散告無量言教，不失本心咸令歡喜，安隱無患或得度世，終生善處恣其所好，各自然生。或習愛欲便為說經，或聽受法離諸貪惑，轉稍以漸遵諸通慧，因從本力如其能量，堅固成就平等法身，猶如大雨，普佛世界滋育養生，等無差特。如來演法一品如是，至解脫味離欲寂滅，入諸通慧，若聽受持諷誦奉者，不自識省無所觀念。所以者何？群生根本形所像類，如所想念，已念當念所可施行，以行當行所當行者，諸所因緣，所當獲致所當說者，唯如來目悉知見之。在所現處住于其地，如雨等潤藥草叢林、白黑青赤上中下樹，世尊如之見一味已，入解脫味志于滅度，度諸未度究竟滅度，令至一土一同法味，到無恐懼使得解脫。化於眾生使得信樂，苞育將護悉令普至於諸通慧，讚詠分別逮賢聖法，亦如向者迦葉所說。」

世尊欲重解誼所趣，以偈頌曰：

「吾興於世間， 仁和為法王，
為眾生說法， 隨其所信樂。
意勇建大業， 久立分別說，
群萌多受持， 蒸庶無所言。
法王慧難解， 闇冥設聞者，
眾入懷狐疑， 則棄所住處。
隨其境界說， 如本力所任，
又示餘利誼， 則為現正法。
譬如純黑雲， 踊出升虛空，
普雨佛世界， 遍覆於土地，

又放大電[火*僉]， 周匝有水氣，
 而復震雷聲， 人民皆歡喜。
 陰蔽於日月， 除熱令陰涼，
 欲放雨水故， 時布現在上。
 彼時普等雨， 水下無偏黨，
 滂流於佛土， 澤洽眾壖域。
 應時而降雨， 激灌一切地，
 旱涸枯谿澗， 一切得浸漬。
 惠澤無不到， 眾源皆涌溢，
 深谷諸廣野， 林麓樞幽藪，
 萌葉用青倉， 藥草無數生，
 樛木諸叢林， 滋長大小樹，
 眾藥咸茂殖， 莖幹華實繁，
 隨其本境界， 皆令得蒙恩。
 諸天樹木， 結根坑坎， 陝隘迮處，
 而生其中。 如諸邪道， 一切愚癡，
 長益繫縛， 如象著絆， 草刺棘樹，
 蘆葦[禾*曷][禾*曷]， 莖節枝葉， 及諸華實。
 華實茂盛， 多所饒益， 蒙之恩雨，
 藥草滋長， 從其種類， 因本境界，
 各各得服， 饑渴飽滿。 如其所種，
 各得其類， 然其天雨， 皆為一味。
 告迦葉曰， 佛亦如是， 出興於世，
 譬如天雨。 這現天下， 為眾說法，
 以是誠行， 示於眾生。 大仙以斯，
 使人聞經， 皆於諸天， 人民前現。
 佛為如來， 聖中之尊， 善權方便，
 猶如天雨， 吾當飽滿， 一切群萌，
 愚駭之黨， 身形枯燥， 除諸苦患，
 得立大安， 燒盡愛欲， 獲至滅度。
 諸天人民， 皆聽我言， 普悉當來，
 詣佛大聖。 吾為如來， 世尊無倫，
 有所導御， 故出於世， 為一切人，
 分別說經， 化無數千， 眾生之類。

又復示現，
常行平等，
或在門前，
道德之藏，
無有所憎，
無益之語，
以一切法，
多不可計，
行步所由，
而續三昧。
普浸潤斯，
而降法雨，
常為眾生，
如天陰涼。
欲使近法，
捨諸邪見，
捨置下劣，
而令入法。
令皆棄捐，
經法之雨，
任其力耐，
而化立之。
天帝釋梵，
諸小世間，
碎小段段，
吾悉當說，
便得無為，
亦復如是。
或有遊詣，
緣一覺乘，
是則名曰，
上士美德，
常精進行，
為上尊藥。

若干種誼，
得至解脫，
而說經典，
諸等不等，
愛欲永除。
未常增惟，
為眾生說，
為講大典，
若復住立，
譬如大龍，
一切世間。
暢發微妙，
說賢聖誼，
眾人失言，
轉漸調柔。
勸化導利，
遠眾懈廢，
應時為說，
順師子行。
悉使得至，
而令聽受，
從諸天人，
轉輪聖王，
諸藥品類，
諸所良藥。
以能識慧，
所在遊行，
斯雨定意，
在於山巖，
於彼修禪，
為中品藥。
我當於世，
志依一心，
設使欲為，

於彼若此，
滅度無為。
則為造立，
皆令平等，
未曾講說，
諸放逸緣。
假使眾庶，
不詭因緣，
在於座上，
雨多所潤，
尋興慧雲，
應病與藥。
皆令奉戒，
及違諸行，
使住疑者，
令淨所覩。
隨其所趣，
如其心本，
世尊等演，
大尊佛道，
若干道慧，
志性所樂，
猶如於此，
各各異種，
迦葉且聽，
無漏之法，
神通三達，
三昧諸藥，
其人便得，
清淨之行，
假使志願，
速成導師，
是則名曰，
安住之子，

恃怙慈心，
為人中尊，
是等能轉，
根力之行，
英雄度脫，
於斯佛道，
吾之所順，
亦復如是。
猶如慶雲，
如此比像，
以見如是，
善權方便。
亦如天雨，
多所安隱，
觀察其人，
景則一等。
及至中間，
若大叢林，
設使世間，
飽滿天下。
天雨藥草，
稍漸長大，
諸緣覺品，
無有塵垢。
周旋三界，
演此大道，
修進神足，
心則解達。
是為大樹，
不至滅度，
若此分別，
而澍甘雨，
人民之華，
說因緣法，
而行寂然，
所謂樹者，
不退轉輪，
緣是長養，
無數億人，
是則名曰，
善權方便，
最勝講法，
普一放雨。
若如眾藥，
微妙之誼，
假使分別，
至若干形。
普潤天下，
堪任所趣，
譬如放雨，
無有不遍，
密雲四集，
行慈愍法，
以現世間，
華實茂盛，
是為羅漢，
處于林藪，
無數菩薩，
一切普行，
猶如樹木，
專達四禪，
放出光明，
而復滋茂。
斯為世尊，
乃為講法，
漸漸長育，
不可稱量。
而為眾人，
疾得成道，
則喻於斯。
建立神足，
醫藥除病，
隨時示現，
為大林樹。
一切大聖，
則為平等，
神通無礙，
在於地上。
如來所建，
一善法事，
佛以法雨，
有所成就。
佛之法誨，
墮草山巖，
灌諸樹木，
天下豐羨。
常以經典，
令普安隱，
其藥樹木，
諸漏盡者。
我所說法，
志開總智，
於眾會中，
日日滋長。
若聞空慧，
無數億千，
若諸聲聞，
第一最說。
猶如興雲，
眾藥草木，
一時之間，
現於佛道。

善權方便，佛謂言教，一切導師，
亦復如是。斯諸說法，為最究暢，
諸聲聞等，皆當承是。緣斯之行，
當得佛行，此諸羅漢，如是無異。
世尊演誼，盡極於斯，化諸小乘，
皆得佛道。」

佛復告大迦葉：「如來所教等化無偏，譬如日明廣照天下，光無所擇照與不照，高下深淺好惡香臭，等無差特。佛亦如是，以智慧光普照一切，五道生死、菩薩、緣覺、聲聞，慧無增減，隨心所解各得其所，本無三乘緣行致之。」

迦葉白佛：「設無三乘，何故得有菩薩、緣覺、聲聞？」

佛言：「譬如陶家埏埴作器，或盛甘露蜜，或盛酪蘇麻油，或盛醲飲食，泥本一等，作器別異所受不同。本際亦爾，一等無異，各隨所行成上中下。」

迦葉又問：「縱使別異，究竟合不？」

告曰：「當合明者解之，譬若有人從生而盲，不見日月、五色、十方，則謂天下無日月、五色、八方上下。有對說者，其人不信。若有良醫觀人本病，何故無目？本罪所種，離明眼冥體癩重病。何謂重病？風寒熱癩是則四病。便心念言：『斯人之疾，凡藥療之終不能愈。雪山有藥能療四病：一曰顯，二曰良，三曰明，四曰安，是藥四名。』於時良醫愍傷病人，為設方便即入雪山，採四品藥[口*父]咀搗合，以療其盲，目便見明。又加針灸消息補寫，斯人目睛內外通徹，覩日月光、五色、十方，爾乃取信。尋自剋責：『我之盲冥，無所見聞，自以為達。今眼得視，乃自知本愚蔽之甚也。今覩遠近高下，無喻我者。』時有五通閑居仙人，洞視徹聽身能飛行，心能知人所念，自知所從來生死本末，而具語曰：『卿莫矜高自以為達，仁在屋裏自閉不出，不知外事。人念卿善惡尚不能見；十里五里語言之音、或二十里擊鼓之音聲，猶不能聞；近一二里，自不躡步亦不能至；自觀未生胚胎所憶，亦不能識。有何通達稱無不見乎？今吾察卿身，冥中為明，明中為冥。』其人問曰：『作何方術得斯聖通？願垂慧誨。』仙人答曰：『當入深山閑居獨處，除諸情欲爾乃有獲。』即遵所訓捨家巖燕，一心專精無所慕樂，則得神通。爾乃自覺，察本所見不足言名，今得五通無所罣礙，甫自知本所見蔽闇。」

佛言：「如是當解此喻，人在生死五道陰蓋，不了本無則名曰癩。從癩致行，從行致識，從識致名色，從名色致六入，從六入致更，從更致痛，從痛致愛，從愛致受，從受致有，從有致生，從生致老病死憂惱苦患，罪應集會故謂盲冥。是以世尊愍傷其人，升降三界輪轉無際，不能自拔。觀於眾生心之根原，病有輕重，垢有厚薄，解有難易，覩見遠近，便見三乘，發菩薩心，至不退轉，無所從生徑得至佛，猶如有目得為神仙。其良醫者，謂如來也。不發大意，謂生盲也。貪、婬、瞋、恚、愚癡六十二

見，謂四病也。空、無想、無願、向泥洹門，謂四藥也。藥行病愈則無有癡，名色六入所更痛愛，受有生老病死憂惱苦患，皆悉除矣。志不作善亦不在惡，如生盲者還得兩目，謂聲聞、緣覺生死已斷，度於三界省練五道，自以通暢莫能喻者。臨欲滅度佛在前住，誨以要法發菩薩意，不在生死不住滅度，解三界空，十方一切如化如幻，如夢、野馬、深山之響，悉無所有無所希望，無取無捨無冥無明，爾乃深觀，無所不達見無所見，見知一切黎庶萌兆。」

於是頌曰：

「譬如日光曜， 遍照於天下，
其明無增減， 亦不擇好醜。
如來猶若茲， 慧等殊日月，
普化於十方， 亦不有增減。
若如彼陶家， 埏埴作瓦器，
或盛甘露蜜， 或受蘇油食，
計泥本一等， 為器各別異，
所受又不同， 因盛而立名。
人本亦如是， 無三界五道，
隨行而隨生， 展轉不自覺。
解空號菩薩， 中住則緣覺，
倚空不解慧， 則名為聲聞。
譬如人生盲， 不見日月光，
五色及十方， 謂天下無此。
良醫探本端， 見四病陰蓋，
慈悲憐愍之， 入山為求藥。
所採藥奇妙， 名顯良明安，
[口*父]咀而搗合， 以療生盲者，
消息加針灸， 病愈目靚明，
見日月五色， 乃知本淳愚。
人不了無本， 坐墮生死徑，
十二緣所縛， 不解終始病，
世尊現於世， 觀察三界原，
因疾而隨本， 各各開化之。
了空則菩薩， 意劣為緣覺，
畏厭生死苦， 故墜于聲聞。
自謂道德高， 無能有踰者，

所覩極究練，無所憂弊礙。
猶如五通者，號名曰仙人，
愍而告之曰，卿故有蔽礙，
不能弘深奧，於愚則為明，
在內不見外，雖明故為愚。
數十里有聲，耳則不得聞，
若人欲危害，不知彼所念。
欲至外數里，不躡步不到，
若生長大時，不識胎中事。
五事表裏徹，爾乃為悉達，
何以忍貢高，自謂無等倫？
欲得五通者，當處於閑居，
精思專念道，爾能曉了此。
即尋奉所誨，捨家入深山，
一心無穢慮，便得成神仙。
若得至聲聞，及獲緣覺乘，
自謂慧具足，與佛等泥洹，
臨欲滅度時，佛即住其前，
為現菩薩法，三達無罣礙，
智慧度無極，進善權方便，
度空無想願，菩薩由是生。
四等心四恩，用開化黎庶，
解一切如化，幻夢野馬影，
深山響芭蕉，三界無所有，
不執亦不捨，無愚亦無明，
不生死泥洹，悉等如虛空，
無見無不見，乃覩一切本。
當爾時所見，不造三界觀，
一切普平等，所濟無有量。」

正法華經授聲聞決品第六

於是世尊說斯頌時，一切普告諸比丘眾：「吾盡宣告，此聲聞比丘大迦葉者，曾已供養三千億佛，方當供養如此前數，奉敬承順諸佛世尊，稟受正法奉持宣行，竟斯數已當得作佛，世界曰還明，劫名弘大，佛號時大光明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

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為佛、眾祐，壽十二中劫。佛滅度後，正法住二十劫，其像法者亦二十劫。其佛國土甚為清淨，無有礫石荊棘穢濁之瑕、山陵谿澗，普大快樂，紺琉璃地眾寶為樹，黃金為繩連綿諸樹，有八交道，諸寶樹木常有華實，悉皆茂盛。其土菩薩無央數億百千垓，諸聲聞等亦不可量億百千垓。其土無有魔事及諸官屬，諸魔營從皆護佛法，常行精進無所違失。」爾時世尊，欲重解誼，即說頌曰：

「我觀比丘，	以佛明目，	迦葉住此，
當成為佛。	於將來世，	無央數劫，
供養諸佛，	聖中之尊，	具足悉滿，
三千億佛。	斯大迦葉，	諸漏得盡，
便當越度，	三品之行，	當得佛道，
親近法施，	供養諸佛，	天人之尊，
合集得至，	無上大道。	最於來世，
尊無上倫，	為大聖道，	無極神仙。
其佛國土，	最勝第一，	清淨離垢，
若干顯明，	隨意所欲，	常可至心。
紫磨金色，	珍寶莊嚴，	復以珍寶，
成為樹木，	有諸道徑，	嚴八交路，
天人放香，	自然流馨，	彼時國土，
所有如是。	若干種華，	而為校飾，
一切諸華，	紫磨金色，	出光音聲，
以為法則，	普常微妙，	莫不見者。
諸菩薩眾，	億千之數，	志性調定，
逮大神通。	諸聖哲等，	奉方等經，
不可計數，	億百千垓，	無有諸漏，
奉持志強。	所有聲聞，	彼佛法勝，
假使天眼，	欲計劫限，	弟子之數，
不可稱算。	其佛當壽，	十二中劫，
正法當住，	二十中劫，	像法亦立，
二十中劫。	大光明佛，	德當如是。」

於是賢者大目犍連、賢者須菩提、賢者摩訶迦旃延，等同心側立頂戴，瞻順光顏目未曾眴，稽首足下戰戰兢兢，應時各各說斯之頌，而諮嗟曰：

「大雄無所著，釋王無極人，
乃愍傷我等，讚揚宣佛音。」

今以知余等，	愍授我疇蒞，
以甘露見灌，	沐浴眾祐決。
譬如饑饉時，	丈夫得美饌，
虛乏叫喚求，	有人手授食。
吾等咸歡喜，	本為下劣乘，
違時捨眾人，	虛乏不得決，
設至平等覺，	大聖不拜授，
於今處世倫，	則不復飲食。
世尊見勸勵，	聞尊上音聲，
唯垂見授決，	爾能獲大安。
大哀願散疑，	愍傷多所矜，
撫恤貧匱意，	甘露誘示子。」

於是世尊，見諸耆舊心志所念，即復重告諸比丘眾：「比丘當知，此大聲聞耆年須菩提，當復奉侍供養八千三十億百千姪佛，在諸佛所常修梵行，積累功德具足究竟，竟後世時當得作佛，號稱歎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為佛·眾祐，世界名寶成，劫曰寶音。普佛之土周匝悉遍，有諸寶樹自然莊嚴，無沙礫石山陵谿澗，其樹音聲哀和柔雅，眾庶產業不可稱數，人所居時館宇若干，重閣交露。有無央數聲聞之眾，欲計算者無能限量，悉識宿命。彼土菩薩亦不可計億那術百千。其佛當壽十二中劫，滅度之後，正法當住二十中劫，像法亦立二十中劫，則坐虛空，為一切人講說經法，開化無數百千菩薩。」爾時世尊而說頌曰：

「今吾普告，	諸比丘眾，	悉且明聽，
佛所班宣。	尊須菩提，	是吾弟子，
當來之世，	得成為佛。	大聖所見，
至誠無虛，	具足三十，	那術姪千，
當於世間，	遵修道行，	常志求斯，
佛之要道。	於彼來世，	究竟行已，
顏色殊妙，	相三十二，	威曜巍巍，
紫磨金容，	處世清淨，	多所愍哀。
國土快樂，	所在顯現，	無數人見，
踊躍可意，	悉當遊行，	詣諸世尊，
度脫群生，	億百千姪。	諸菩薩眾，
不可計量，	而常廣說，	不退轉輪，
在最勝教，	諸根通利，	皆當恭順。

彼佛國土，	諸聲聞事，	不可計量，
欲有限算，	無能盡極。	六通三達，
獲大神足，	脫門無礙，	而處安隱，
計神足力，	不可思議。	我假使說，
諸佛尊道，	諸天人民，	如江河沙，
常當叉手，	自歸聖尊。	其佛當壽，
十二中劫，	正法當住，	二十中劫，
像法亦立，	二十中劫，	世雄導師，
劫數如是。」		

爾時世尊重復宣告諸比丘眾：「比丘欲知堅固取要分別平等，是我聲聞大迦旃延。後當供養奉侍八千億佛，佛滅度後各起塔廟，高四萬里，廣長各二萬里，皆七寶成，金銀、琉璃水精、車璩馬瑙、珊瑚碧玉，香華、雜香搗香、繒綵幢幡供廟。如是過斯數已，當復供養二十億佛，然後來世當得作佛，號曰還已紫磨金色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為佛。眾祐。國土嚴淨平等無邪，名聞顯現，琉璃為地，若干種樹眾寶校飾，紫磨黃金為繩連綿，諸樹華實茂盛華遍。佛土無有地獄餓鬼畜生，但有諸天人民眾多具足充滿。又諸聲聞無數百千那術之眾，諸菩薩等無數百千，莊嚴國土。其佛當壽十小劫，滅度之後，正法當住二十中劫，像法亦住二十中劫。」於時世尊，即說頌曰：

「諸比丘眾，	皆聽吾教。	其佛音聲，
當美柔軟，	尊迦旃延，	為佛弟子。
當供養佛，	若干導師，	奉敬承順，
恭恪無量，	無數世人，	不能稱計。
若滅度後，	當起廟寺，	當以華香，
而供養之。	然於後世，	便得作佛，
國土清淨，	無有瑕穢。	講說發起，
億千眾生，	具足開導，	一切人民。
世界莊嚴，	光照十方，	當得作佛，
多所超喻。	號紫金色，	其德巍巍，
究竟群黎，	億百千姪。	無數菩薩，
及諸聲聞，	滿其佛國，	無量難計。
常行精進，	於佛法教，	除斷諸難，
滅終始患。」		

於是世尊，復告四部眾會曰：「今佛大聖宣告爾等，是我聲聞尊大目犍連，當悉供養奉侍於八千佛，承順世尊一切無量。諸佛滅度當起塔廟，七寶校成，金銀、琉璃

水精、車璩馬瑙、珊瑚真珠，高四萬里廣長二萬里，若干殊好眾寶之物，供養塔廟，及與香華、雜香搗香、繒綵華蓋、幢幡伎樂之娛。過是數已，當復奉敬二百萬億佛，供養承順。最後世時當得作佛，號還已金華栴檀香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為佛。眾祐，國土名意樂，劫曰樂滿。其佛世界，快樂安隱清淨鮮潔，紺色琉璃以為其地，諸樹華實七寶合成，普以真珠眾華莊校，平等端嚴眾寶具足。諸大仙聖有億百千，寂然而坐所謂無量。皆諸菩薩廣說經法。其佛當壽二十中劫，滅度之後，正法當住四十中劫，并計像法。」爾時世尊則說頌曰：

「大目犍連，	是吾弟子，	棄捐仁行，
猶得自在。	二百萬億，	諸劫之數，
悉當供養，	此諸佛教。	普於諸佛，
常修梵行，	而當志願，	斯諸佛道。
悉當奉侍，	諸佛世尊，	具以承事。
導師之眾，	皆當廣普，	執持聖教，
若干億劫，	百千之數，	慇懃承順，
不違大命，	諸安住等。	滅度之後，
以眾七寶，	興立塔廟，	為諸最勝，
建修上業。	用栴檀香，	以為柱梁，
眾香伎樂，	而供養之。	然於後世，
事究竟已，	言談斐粲，	人所宗仰，
多所愍哀，	所為如此，	當得作佛，
號金栴檀。	其佛當壽，	二十中劫，
安住所更，	行德如是。	當為菩薩，
講說經法，	於是劫數，	分別雅誼。
最勝聲聞，	有無數千，	億百千數，
如江河沙。	六通三達，	得大神足，
於安住世，	獲致妙通。	無數菩薩，
悉不退轉，	精進勇猛，	有志智慧。
修行如應，	順斯佛教，	不可計量，
若干千數。	佛滅度後，	弟子多學，
正法當住，	流布十方。	正法像法，
四十中劫，	正法沒盡，	像法乃出。
是佛聲聞，	得大神足，	佛皆勸立，
在大尊道。	依倚大聖，	不違真法，

於當來世， 成佛自在。」
正法華經卷第三

正法華經卷第四

西晉月氏國三藏竺法護譯

往古品第七

佛告諸比丘：「乃去往古久遠世時，不可計會無央數劫，有佛號大通眾慧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為佛，眾祐，世界曰大殖稼，劫名所在形色。其佛說經不可稱限，譬如於是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土地，有一士夫皆悉破碎此一佛國悉令如塵，則取一塵，過東方如千佛界中塵之數國，乃著一塵。如是比類，復取一塵，越東如前佛界塵數，乃著一塵，悉使塵盡三千大千世界中塵，令無有餘遍於東方，如是比類無量佛國。於意云何？寧可稱限得諸佛界邊際不乎？」

比丘答曰：「不也。世尊！不也。安住！」

佛言比丘：「如是等倫佛土諸數悠邈，猶如有人一一取塵著諸佛土，若干之限，諸佛國塵不可稱量，億百千垓兆載諸劫，欲知其佛滅度以來劫數長久，不可思議無量難測，大通眾慧道力示現，滅度以後法住劫數，亦復如是。」

世尊頌曰：

「我念過去，	無數億劫，	時有如來，
兩足之尊，	名大通慧，	無極慈仁。
於時世尊，	黎庶之上，	比如皆取，
此佛世界，	悉破碎之，	盡令如塵。
假使有人，	一一取塵，	過千佛界，
乃著一塵，	如是次第，	聖尊國土。
其人著塵，	皆令悉遍，	若干之數，
悉令周普，	世界眾限，	有不可數。
一切所有，	大聖國土，	諸所有塵，
不可限量，	皆悉破碎，	令無有餘。
大聖至尊，	逝來如斯，	其佛安住，
滅度已竟。	劫數如是，	無量億千，
若欲料限，	無能思議。	滅度已來，
若干劫數，	彼時導師，	過久乃爾。
諸弟子眾，	及菩薩行，	如來之慧，
巍巍如斯。	今佛悉念，	聖滅度來，
比丘欲知，	佛之智慧，	聖明普達，
等無有異。	佛皆覺了，	過無數劫，

不計微妙，無漏之誼。」

佛告諸比丘：「其大通眾慧如來，正覺，壽四十四億百千劫，以無上正真道，初昇道場坐于樹下一劫默然，至于二劫不得正覺，乃至十劫，而不興起身不動搖，體不傾倚亦不自念，都無思想而向諸法，遂坐佛樹降魔官屬，當成正覺。忉利諸天子，化作大師子座，面四十里，佛坐其上。世尊坐定，諸梵天子普雨天華周四千里，自然風起吹放眾華，散于佛上。佛在樹下滿十中劫，天華紛紛盡劫不絕。又四天王及諸天子，作眾伎樂音如雷震，常以華香伎樂供養大聖，未曾休懈。」

佛告比丘：「時世尊大通眾慧乃至十劫，逮成無上正真之道，為最正覺至于滅度，供養不懈。其佛在家未捨國去，為太子時有十六子，端正殊好智慧難及，色像第一儒雅仁和。時十六國王子者，各各自有若干種樂，所居遊觀快不可言，種種顯現，琴瑟伎樂亦不可量。見佛世尊成最正覺，時有自然大法音聲，尋則棄國，捨轉輪王位、萬民、伎樂、諸欲之娛，眷屬圍繞，及諸聖賢大響帝王百千之數，并不可計億百千姪群萌之類營從集會，往詣世尊所處道場，欲得稽首奉受佛教。群從僉然雍雍肅肅，稽首佛足繞佛三匝却住一面，以偈頌曰：

「『大通眾慧，極尊無上，積累平等，

無量億數，	以上妙誼，	愍傷一切，
所願具足，	於是賢聖。	修勤苦行，
竟十中劫，	專精一心，	處在一座，
其身清淨，	而不動搖，	燒諸苦患，
如拔樹根。	分別于心，	而志湛泊，
未曾進退，	亦不傾倚，	無有增減，
默然而應，	究竟寂定，	無有諸漏。
現在吉祥，	常獲大安，	無想著故，
得尊佛道。	我等見之，	增智無畏，
如是比類，	長益德義。	不計身命，
皆斷苦患，	積累忍辱，	不貪安樂。
分別道慧，	不處惱痛，	號在閑居，
興發精進。	其不篤信，	諸佛音聲，
長夜增益，	惡道之罪，	則失人身，
墮落惡趣，	為一切世，	所見謗毀。
今以逮見，	世之聖父，	其道最上，
無有眾漏。	於此世間，	而見救護，
及諸過去，	大聖導師。』」	

佛告比丘：「斯諸帝王及諸太子，太子兄弟年既幼少，嗟歎稱譽大通眾慧如來
．至尊．等正覺，以此雅頌宣揚已竟，啟勸世尊，願說經法安住分別，多所安隱多所
愍傷，饒益眾生安諸天人。復以此偈，而讚頌曰：

「『惟願大聖， 讚說經典， 開化眾生，
發起黎庶。 三界群萌， 悉共渴仰，
使建道意， 皆令蒙度。
諸佛普大聖， 百福法莊嚴，
無極仙逮獲， 慧則最尊妙。
為諸天講法， 及世間人民，
度脫我等類， 普及諸群萌。
應時彰現露， 如來之慧誼，
猶如今於此， 顯導上尊道。
令諸群品類， 予等獲此法，
悉解於一切， 諸行慧本末。
皆為分別說， 前世所行德，
普見知黎庶， 心本所好樂。
則為轉法輪， 最勝無等倫，
勉脫眾生厄， 悉令至大道。』」

佛告諸比丘：「於時世尊大通眾慧如來變化十方世界，各各五百億百千佛土六反
震動，光明普照無所不周，皆於一切諸佛境界，虛空大神若干種明，日月光耀遠照無
極，尊無等倫，諸天宮殿館宇之明，梵天往返自然威曜，其佛變現瑞應光明，皆覆蔽
之悉令不現。天上世間晃昱暉曜，眾生品類若生彼界，皆相見知各自說言：『此間今
日卒有人生，時於天上震動所現，靡不周遍。』」

「爾時東方佛土邊無限億百千梵天宮殿，自然為明威曜巍巍。諸梵自念：『無數
梵宮宮殿館宇[火*霍]明，無所不接，有何瑞應而現斯變？』於時五百世界諸億百千大
梵天眾，各從宮殿雲集而會。時於眾中有大梵天號護群生，為諸梵天，而歎頌曰：

「『今日我等， 宮殿室宅， 諸賢當知，
此大光明， 諸天最勝， 志所樂喜。
以何因緣， 現此瑞應？ 善哉當往，
趣求斯誼。』 時諸天子， 今日自興：
『承何聖旨， 現神如是， 今所覩見，
本未曾有， 親近諸天， 為人中王，
將無大聖， 興出于世， 最妙光明，
照于十方， 所變感動， 乃如是乎？』」

佛告諸比丘：「時五百世界億百千炫梵天，悉共相和從東方來，遙見西方大通眾慧如來。正覺，處於道場在菩提樹下坐師子床。諸天、龍、神、阿須倫、迦留羅、真陀羅、摩休勒，人與非人，及十六子，眷屬圍繞，適覩是已，悉共啟勸欲令說經。即詣如來稽首于地，繞佛無數匝，執其蓮華如大須彌，及散佛樹，樹高四十里，普已本土梵天宮殿，奉進世尊，惟願哀愍納受宮殿華土之供。以偈頌讚曰：

「『見佛無量，得未曾有，多所愍傷，
興出于世。世尊所演，如師子吼，
則已將護，十方黎庶。我等經歷，
所從來處，去此五百，億百千界。
計諸世界，若干之類，皆棄宮殿，
咸詣聖尊，一切皆是，宿命淨德，
若干麗妙，諸寶宮殿。惟加臨眄，
而居其中，願發大哀，愍傷受之。』」

佛告諸比丘：「時大梵天眾面讚歎佛，五百人俱白世尊曰：『願轉法輪演大聖典，勉濟群黎使獲滅度。』時五百梵天億百千眾，合一音聲，而歎頌曰：

「『世尊願說經，兩足上分別，
當現慈心力，度眾勤苦患。』」

佛告諸比丘：「于時世尊，見諸梵天所上宮殿，默然受之。爾時東南方去是五百億百千世界諸梵天眾，各各自從宮殿皆見光明，晃晃鑠鑠無不周接，怪未曾有。悉俱集會，於眾會中有大梵天，號最慈哀，為諸梵天而歎頌曰：

「『諸大天當知，此則本瑞應，
宮殿悉感動，最有大名聞。
有德諸天子，人人雲集此，
則是其威神，令宮殿巍巍。
今佛興于世，兩足之中尊，
所以令館宇，現光明如是。
吾等當往質，斯事不可妄，
從昔至于今，覩瑞無若茲。
四方有光明，至于億國土，
今有定至誠，佛當成於世。』」

佛告諸比丘，時五百億百千梵天，各從宮殿駱驛四出，以諸天華如須彌山，詣西北角，遙見如來大通聖慧處于道場，於佛樹下坐師子座。諸天、龍、神、阿須倫、迦留羅、真陀羅、摩休勒眷屬圍繞，而為說經法。適見佛已尋時即往，稽首于地繞無數匝，手執大華而散佛上。時大梵天及諸眷屬，以頌讚曰：

「『禮無等倫，則為大仙，天中之天。
聲如哀鸞，唱導普護，諸天人民，
願稽首禮。愍傷世俗，得未曾有，
在在難值，久思光顏，今日乃見。
本於百劫，積德解空，八十億佛，
壽如塵劫。又人中尊，分別空慧，
而常講說，善權方便。諸天群臣，
人民得覲，具足億姪，八十之數。
其眼徹見，在所救濟，多所擁護，
於佛道法。故出于世，愍傷眾庶，
我等福會，甚難值遇。』」

佛告諸比丘：「無數億千梵天之眾，勸發世尊願轉法輪，演出典誼散告群生，救脫三界令獲安隱。

「爾時諸梵天悉俱等心，同聲讚曰：

「『最上大人，願轉法輪，惟講經典，
為十方人。度脫羣萌，苦惱之患，
令一切人，喜踊巨然。其有聞者，
得成佛道，諸天人民，咸蒙安隱。
阿須倫身，當復減損，施于忍辱，
安隱之事。』」

佛告諸比丘：「大通眾慧如來默然可之。南方、西方億百千姪諸佛世界，諸大梵天宮殿館宇悉為普明，弈弈煌煌靡不周達。時諸梵天，自見宮殿威變煜爚，怪未曾有。悉俱集會，各自念言：『我等宮殿何乃如之？』於其眾中有大梵天，名曰善法，獨歎頌曰：

「『大聖而興，所舉不妄，一切宮殿，
威光重照。有此瑞應，現于世間，
善哉行求，如斯奧誼。過去無數，
億千諸劫，未曾覲見，如是感動。
將以如來，出現于世，令諸天子，
自然來會。』」

佛告諸比丘：「時五百百千億諸梵天人，從其所處，遙見大華如須彌山，各手執持眾供養具行詣北方，瞻覲如來大通眾慧佛處于道場，坐樹下師子座上，與無央數諸天、龍、神、阿須倫、迦留羅、真陀羅、摩休勒眷屬圍繞，講說經法。即詣佛所，稽首于地繞無數匝，手執大華如須彌山，供養散佛。尋以宮殿奉上世尊，惟願愍傷受而

處之。時諸梵天等心同聲，而歎頌曰：

「『諸佛現世，甚難得值，久不瞻覩，
今日乃覩。僥倖來至，蠲除愛欲，
具足充滿，於三千剎。諸大導師，
飽滿饑虛，
古來至今，未曾見聞。如靈瑞華，
渺可遭值，道慧難遇，時時乃有。
我等宮殿，雅麗無量，承佛威神，
而得獲此。唯垂大哀，納受所進，
願處其中，顯現道因。』

「時諸梵天勸請世尊，惟轉法輪分別經典，令諸天神沙門梵志，多所愍傷普安一切，天上世間悉當蒙恩。於是梵天與群侍俱，等心同聲，而歎頌曰：

「『倖願世尊，廣演經典，加哀當轉，
大聖法輪。講若干法，聲若雷震，
惟願愍傷，吹大法螺。以大經典，
雨於世界，分別善教，微妙之誨。
我等勸助，願講道慧，開度眾生，
億百千垓。』

「西南方、西北方、東北方，各各如是，無數梵天不可計限。上方下方各各如是，自在宮殿，覩見光明靡不周接，怪之未有。各從斯去五百億百千世界諸梵天眾，各捨宮殿來詣佛所。有大梵天名曰妙識，即歎偈曰：

「『善哉願諸佛，世吼獲聖明，
為三界眾生，開示正覺乘。
普為世間眼，達見於十方，
開通甘露門，度脫無數人。
乃昔往古世，人中尊變現，
空無思想念，使現於十方。
長益樂地獄，好熹畜生處，
後生墮餓鬼，億數難思議。
亡失於天身，壽終墮惡趣，
若得聽佛法，進獲平等道。
志行趣佛慧，將護眾黎庶，
皆得歸安隱，不失快樂想。
常不行佛道，不處於正法，

違無量聖教，即墮於惡趣。
覩見世光明，以善故來至，
發一切眾生，而行於慈哀。
逮見於世尊，解空慧無漏，
諸天及世間，于斯悉勸助。
宮殿妙無量，猶如威神德，
普施明月珠，大導師願受。
人尊願受供，愍傷幸宮殿，
令此群品類，逮得無上道。』」

佛告諸比丘：「於時五百百千億大梵天眾，讚歎佛已，啟勸令佛轉大法輪，開度十方安隱世人。復歎頌曰：

「『思願講說，無上法輪，惟雷法鼓，
尊妙法音。度脫眾生，勤苦之患，
加哀示現，無為大道。我等勸助，
唯聖說法，救護餘類，及世間人。
音聲柔軟，敷揚美響，億百千劫，
積累德行。』」

佛告諸比丘：「大通眾慧如來，爾時見十方無央數百千億眾生勸請說法，及十六子國王太子，轉大法輪三轉十二事，開化發起沙門梵志、諸天龍神、眾魔梵天及世人民，為說苦本是為苦諦，至習盡道由是盡苦，苦盡至道，十二緣起具足分別，從癡致行，從行致識，從識致名色，從名色致六入，從六入致習，從習致痛，從痛致愛，從愛致受，從受致有，從有致生，從生致老病死憂苦大患。」

又告比丘：「大通眾慧如來三說經法，須臾之頃分別此誼，令十六億百千姪眾漏盡意解，逮得六通三達之智，無央數人皆得度脫。如是至三，第四說經，江河沙等億百千姪群生聽經，一一皆獲漏盡意解，諸聲聞眾不可稱計。

「爾時十六國王太子，以家之信出家為道，皆為沙彌，聰明智慧多有方便，以曾供養億百千佛，造立眾行，求無上正真道，俱白佛言：『今大會聲聞眾，無央數億百千人，有大神足已具成就。惟為我等，講演無上正真道誼，願弘慧見指示其處，當從如來學大聖教，以共勸進觀察其本。』於時世尊，悉見幼童國王太子心之所念，則為國王及諸眷屬講說經法，八十億百千姪人皆作沙門，於時彼佛觀諸沙門心之本原，為二萬劫說《正法華》方等經典，菩薩所行一切佛護，皆已周遍。四部眾會普等無異，十六幼童沙彌兄弟，聞佛所說悉共受持，諷誦講讚。其佛授決，當得無上正真之道。說是經已聲聞歡喜，十六沙彌、無數億百千姪諸菩薩眾皆得本志。彼佛說是，於八萬劫未曾休懈。說斯經已，即入靜室精思閑定，四十萬劫三昧正受。

「爾時十六王子為沙彌者，行菩薩道本是佛子，覩見世尊獨處閑居，各各豫嚴法座，欲用敷演廣彼法誼。於時都會八萬四千劫分別說經，一一菩薩化度六十萬江河沙億百千姪，處於無上正真道，皆立大乘。其大通眾慧如來八十四萬劫，乃從三昧興，就法座，普告一切諸比丘眾：『十六王子所建功德難及無量，至未曾有智慧巍巍，則以供養無數億百千諸佛，眾行具足普受聖慧，入于道明合集佛智，諸比丘眾皆當稽首，恭敬自歸十六仁賢，數數莫懈，其志聲聞、緣覺乘，已得聲聞、緣覺之路，若行菩薩及成就者，其新發意皆當付此。諸族姓子，聽所說經不拒逆者，皆當逮得無上正真之道，成佛聖慧。諸族姓子順世尊教，以是正法數數分別為一切說，其十六子具菩薩乘，一一開化六十江河沙等人，所生之處常共俱會，亦復普說聽正法誼，各各值見四十億百千諸佛世尊，或當復更見諸佛者，今我班宣四輩。』」

佛言：「欲知爾時十六國王子乎？」

答曰：「不及也。」

佛言：「今皆成無上正真之道，今悉現在，處于十方說法救護，無數億百千姪兆載聲聞眾，不可稱計菩薩東方現在甚樂世界，有二佛號無怒、山崗如來。至真。等正覺；東南方現在二佛，號師子響、師子幢如來；南方現在二佛，號一住、常滅度如來；西南方現在二佛，號帝幢、梵幢如來；西方現在二佛，號無量壽、超度因緣如來；西北方現在二佛，號栴檀神通山、藏念如來；北方現在二佛，號樂雨、雨音王如來；東北方現在二佛，號除世懼。今吾能仁，於忍世界，得成如來至真等正覺，合十六尊。」

又告比丘：「吾等十六為沙彌時，在彼佛世講說經法，眾生聽受，一一菩薩開化無量諸江河沙億百千姪，發無上正真道者，今得成就為菩薩道。住聲聞地者，漸當誘進無上大道，稍稍當成最正覺。所以者何？如來之慧難限難計，不可逮及為若此也。」

又告比丘：「何所是乎？吾為菩薩時，開化無量億百千姪江河沙等，聽聞諮受諸通慧者，當來末世，或有發意，學弟子乘，成為聲聞，後不肯聽受菩薩之教，不解佛慧不行菩薩，一切志在無為之想，謂當滅度。甫當往至他佛世界，順殊異行生異佛國，當求道慧志聽啟受，爾乃解知如來之法，有一滅度無有二乘也。皆是如來善權方便說三乘耳。如來正覺滅度之時，若有供養以清淨行，信樂妙言趣于經典，一心定意為大禪思，當知爾時觀於如來，皆普合會諸菩薩眾，會諸聲聞聽受此法，爾乃覩見世間佛道，無二滅度也。如來正覺善權說耳，其樂下劣小乘行者，則自亡失遠乎人種，不解人本為欲所縛，如來滅度時，若有聞說歡喜信者，佛恩所護。」

「假喻曠野五百里路，迥絕無人亦無國君，有一導師聰慧明達，方策密謀隱知遠近，將眾賈人欲度懸迥，皆俱疲怠不能自前，各思戀曰：『予等安處聖興之土，本國平雅有君長師父，今來遠涉極不任進，寧可共還免離苦難。』導師愍之，發來求寶中

路而悔，設權方便於大曠野，度四千里若八千里，以神足力化作大城，告眾商人無懷廢退，大國已至可住休息，隨意所欲飯食自恣，欲得大寶於此索之。」

又告比丘：「商人見城人民興盛，快樂無極怪未曾有，離苦獲安喜用自慰，無復憂恐饑乏之患，自謂無為如得滅度。停止有日隱知欲厭，即沒化城令無處所，告眾賈曰：『速當轉進到大寶地，吾見汝等行疲心懼，故現此城。』」

又告比丘：「如來如是，為人等倫唱道經誼，覩見生死長久艱難虛乏之患，現于三乘，禪定一心使得滅度。又佛從本說有一乘，聞佛講法不受道慧，若患厭者謂當積行甚為勤苦。如來悉見其心所念、志疲懈想，為現聲聞、緣覺易得，猶如無導化作大城，人民饒裕商者晏息。視如厭翫沒之不現，為眾商人說幻化城，其導師者謂如來也。大曠野者謂五道生死；眾商賈人謂諸學者；將行求寶謂說道慧菩薩行法；中路厭翫不肯進者，謂佛難得累劫積功不可卒成，誘以聲聞、緣覺易辦；化作城者謂羅漢泥洹；沒城不現謂臨滅度，佛在前立勸發無上正真道意。其羅漢事，限礙非真不至大道，若至他方與佛相見，得不退轉無所從生，乃為大寶究竟之事。」

佛語諸比丘：「如來說法爾等聞之，謂悉備足，不知所作尚未成辦。又如來慧，普見世間一切人心，示現泥洹，如來．至真．等正覺，善權方便說有三乘。」

爾時世尊欲重解誼說斯頌曰：

「昔有大通，	眾慧導師，	適坐道場，
於佛樹下。	其佛定處，	具十中劫，
尚未得成，	究竟道誼。	諸天龍神，
阿須倫等，	普發精進，	供養最勝。
雨諸天華，	紛紛如降，	用散等覺，
人中之導。	於虛空中，	暢發雷震，
而以進貢，	上尊大聖。	最勝在彼，
行甚勤苦，	所行久長，	成無上道。
專精思惟，	於十中劫，	乃成正覺，
大通眾慧。	諸天人民，	億百千姪，
一切眾生，	歡喜踊躍。	彼佛本有，
諸子十六，	皆順稟受，	人中道化。
眾庶之類，	億百千姪，	眷屬圍繞，
造兩足尊。	前稽首禮，	師長聖尊，
慇懃啟諫，	願說經典。	勇猛師子，
講未聞者，	飽滿我等，	及世人民。
十六荒域，	及此世界，	久遠空墟，
大聖乃興。	梵天宮殿，	亘然大明，

現眾瑞應，	悉分別說。	東方世界，
億百千姪，	五百國土，	自然震動。
彼有大梵，	自處其宮，	威神功德，
巍巍最上。	於時覩見，	此本瑞應，
尋即造詣，	愍傷俗者。	則以天華，
供散大仁，	皆用宮殿，	奉上世尊。
鼓樂絃歌，	讚佛功德，	勸諫正導，
令轉法輪。	時人中尊，	默然受之，
尋為如應，	解說經法。	南方西方，
北方世界，	上方下方，	四隅境域，
億千姪眾，	梵天悉來，	各獻所珍，
以為供養。	又復下方，	諸界梵天，
普亦如是，	等無有異。	皆以宮殿，
奉上大聖，	嗟歎如來，	悉共勸助。
願轉法輪，	光闡心目，	無數億劫，
難得值遇，	惟垂示現，	往古根力，
加哀開[門@為]，	甘露法門，	普等法眼，
分別慧誼，	宣揚群典，	若干品類。
時佛為說，	遍示四諦，	一切具解，
十二因緣。	為顯無黠，	令得眼目，
講說生死，	憂苦空患。	一切世間，
悉從生有，	當知因是，	致于終沒。
如來適說，	是法欲竟，	若干種類，
無央數人，	八十億姪，	眾生之儔，
於時聽者，	住聲聞乘，	何況餘方，
立第一地。	彼時最勝，	所說經法，
如江河沙，	黎庶清淨，	都盧志于，
聲聞之行。	導師聖眾，	計數若茲，
一切共算，	不能稱限。	眾等品類，
一一如是，	皆悉若斯，	立大上慧。
於時至尊，	十六聖子，	等俱學者，
齊共同心，	一切出家，	咸為沙彌，
而悉分別，	佛方等經。	吾等當成，
世之明父，	汝黨如是，	皆得上慧。

斯諸眾生， 悉令如此。
又如世尊， 為法之眼， 最勝至誠，
見人心本， 幼少為童， 常行平等，
而為眾生， 說上尊道。 億百千孩，
無底譬喻， 示現因緣， 尋獲報應。
分別所興， 諸通敏慧， 如諸菩薩，
所當造行。 於時大聖， 為現真諦，
顯揚宣布， 斯《正法華》。 普雨講說，
大方等經， 若干千頌， 不可思念。
無能限量， 如江河沙， 於時適說，
斯之經典。 則入靜室， 三昧等觀，
八十四萬， 劫中澹然。 世雄尊師，
定意如斯， 時諸沙彌， 觀瞻大聖，
在於靜室， 而不出遊， 開化人民，
無數億千。 覺了禪定， 清淨無漏，
第一始設， 於大法座， 宣揚說此，
仁賢經典， 於安住教， 流布佛化。
如是比像， 所造弘廣， 於江河沙，
不可稱限， 億百千數， 皆聽啟受，
安住之子， 一一開導， 算諸黎庶，
無能限量。 於時最勝， 滅度之後，
悉得觀于， 四十億佛。 彼諸學士，
適聞斯名， 便即供養， 兩足之尊。
有四事行， 離垢為貴， 悉得佛道，
現在十方。 斯十六童， 皆是佛子，
普在八方， 敷弘道誼。 於彼所說，
及聽受者， 是諸聲聞， 悉佛弟子。
步步各各， 若干色像， 今當親近，
發大道意。 吾身爾時， 寤不覺者，
皆令一切， 咸得聽受。 爾諸賢者，
號聲聞子， 善權方便， 示諸人道。
吾前世時， 報應如斯， 應所說法，
是其因緣。 假使不忍， 修尊佛道，
比丘當知， 魔所燒因。 隨其本性，

兇弊縱恣，	志不奉行，	不樂空慧。	
無數百世，	渴不值水，	又當愚駮，	
常處恐懼。	無數丈夫，	百千之眾，	
發跡而行，	欲度曠野。	又覩曠野，	
殊迥艱難，	其里計數，	五百踰旬。	
有一大人，	賢聖明哲，	導師開化，	
心無所畏。	為彼賈人，	導示徑路，	
曠野懸邈，	多有艱恐。	無數億人，	
創礙羸憊，	各對導師，	而自訴訟。	
吾等疲弊，	不能進前，	徒類今日，	
欲退還歸。	導師聰明，	為方便父，	
諄諄宣喻，	誘誨委曲，	矜憐閻塞，	
欲棄寶退，	壞敗本計，	中路規還。	
吾今寧可，	設神足力，	化造立作，	
廣大城郭，	嚴莊若干，	億千人民，	
而立房室，	令微妙好。	又當復化，	
大江流河，	苑園浴池，	華實滋茂，	
臺館殿宇，	牆垣綺[女*(替-日+貝)]，	男女若干，	
巨億百千。	誘恤勉勵，	使不恐懼，	
各自僥慶，	歡喜悅豫。	今日得至，	
於此大城，	入市所娛，	所欲之具。	
心懷忻然，	如得滅度，	爾等及吾，	
諸難以除。	以親親故，	歡悅所安，	
今日一切，	恣所施為，	從己所樂，	
周遍觀採。	與卿同心，	故鄭重說，	
悉來聚集，	聽聞所說。	吾以神足，	
化作大城。	吾時觀察，	枯燥荊棘，	
每懼仁等，	創楚悔還。	即設善權，	
化現眾諸，	且宜精志，	順路進前。	
佛告比丘，	吾亦如是，	見無央數，	
億千眾生，	患厭勤苦，	周旋迷惑，	
以方便教，	而開導之。	故佛念斯，	
如是利誼，	厭於佛道，	不得滅度。	
一切道父，	而覺了之，	賢等事辦，	

今得羅漢。 故勸助立， 住斯德報，
偶察諸賢， 得至羅漢。 汝等一切，
皆棄眾苦， 一切眾會， 乃演斯法。
諸佛大聖， 善權方便， 講說佛教，
大仙救護。 其乘有一， 未曾有二。
休息爾等， 故分別說。 由是教化，
此諸比丘， 當興精進， 第一英妙。
諸仁當志， 一切敏慧， 菩薩典法，
無有滅度。 我常發求， 成諸通慧，
得達十方， 最勝之法。 顏貌殊妙，
相三十二， 當得佛道， 乃應滅度。
諸大導師， 說法如是， 且令休息，
自謂滅度。 適得休息， 言獲無為，
緣是之故， 暢諸通慧。」

正法華經卷第四

授五百弟子決品第八

於是賢者邠耨文陀尼子，聞佛世尊敷闡善權示現方便，授聲聞決當成佛道，追省往古所興立行，又瞻如來諸佛境界，得未曾有歡喜踊躍，無衣食想支體解憚，不能自勝，於大正法或悲或喜，即從坐起稽首佛足，尋發心言：「甚難及也。世尊！未曾有也。安住！如來。至真。等正覺所設方謀甚深甚深，非口所宣，此諸世界有若干品，以無數權隨現慧誼，順化群生分別了法，為此眾人說其本原，方便度脫。世尊聖慧，悉知我等行跡志性之所歸趣，乃復舉喻說古世事及始發意。」時滿願子稽首佛足却住一面，歸命世尊，瞻戴光顏目未曾眴。

佛言：「善哉！誠如所云。如來通見一切本際，推其深淺因行授與，如示聲聞卑下小乘，淫怒垢除令得休息，乃導菩薩無極之慧。猶如昔者有一導師，行慈多哀憐愍貧厄，衣食不充求乞無獲窮無資賄，乃為擊鼓普令國境，誰欲入海採珍寶者。人民皆會，復循令言：『誰不愛身、不嫖父母、不顧妻子者，當共入海採求珍寶。』人民聞令退還者多。又諸貧乞欲規採寶，無衣覆體無資自濟，前却猶豫不能自決。導師知之悉召告曰：『設欲入海，相給衣糧不使空乏。』諸貧歡喜，即奉教命一時上船。望風舉帆遊入大海，不逢大魚不觸山崖，弊鬼羅刹亦不敢燒，得至龍宮，便從龍王求如意寶。俗人貧厄不自諧活，願見惠施以救遠近。龍王即與隨所僥願，若欲得者悉令來取。導師還令，行取者少不取者多。所以者何？心懷恐怯，到龍王所懼沒不還。於時導師告諸賈人，各恣所欲。賈人悉採金銀琉璃、水精虎珀、車璩馬瑙，各取滿船，導師嚴勅，還闔浮利。眾人從命歸到本土，家室親里，飲食伎樂車馬乘從，悉來迎逆，共相娛樂七日七夜，乃歸家居，各各相問，得何等寶？少智貧乞但得七寶，導師慧侶獲如意珠。師昇高樓手執寶珠，周向四方四隅上下，斯珠之德令雨七寶，尋如所言則雨七寶，普遍其國無所不滿。其餘慧侶分布諸國，四出周行亦雨七寶。少智貧士乃更呼嗟：『我俱入海恨不值此。』導師告曰：『吾勅令卿，卿不往取。今何所望？』眾人棄寶更相合會，共還採寶。詣海龍王求如意珠，即悉得之，還闔浮利亦雨七寶。」

佛言：「發無上正真道意欲度一切，譬如導師行入大海；愍諸貧匱令入海者，謂為一切講說經道；望風舉帆入大海者，謂學權智；海三難者，謂空、無想、無願，海謂生死；得如意珠，謂獲如來無極法身；眾又隨從取如意珠，謂聞菩薩道而發大意得無從生；貧劣下人採取七寶各自滿船，謂得七覺意；還歸鄉里家室迎者，謂十方人來受道教；昇樓執珠向八方上下，謂得佛道；度脫十方，謂諸慧士等分至諸國；雨七寶者，謂各詣他方成最正覺；眾貧悔還相命入海，謂諸聲聞聞有一乘無二道也，爾乃更發無上正真道意，後當成佛各有名號。」

於是頌曰：
「比丘當聽， 解喻說之， 如有導師，
愍傷國人， 多貧匱乏， 常苦汲汲，
擊鼓巡令， 誰欲入海？ 眾人集會，
更告之曰， 不惜身命， 不嫖父母，
不顧妻子， 當共入海。 海中有難，
無得變悔。 時諸貧乞， 亦欲有意，
恐不自致， 沈吟不決。 導師寬恕，
給其衣食， 時入大海， 各求七寶。
於是導師， 詣龍王宮， 并告所領，
求如意珠， 等侶受教， 獲如意珠，
還歸鄉里， 大小悉迎。 於時導師，
昇高樓上， 向於八方， 遍雨珍寶。
朋黨分行， 在於異國， 亦雨七寶，
莫不蒙恩。 採七寶者， 乃自悔恨，
俱行入海， 怨不值是。 導師告曰，
前相勅令， 自不肯取， 是若等過，
何所怨責。 即還入海， 求如意珠，
尋則得之， 發意菩薩， 得正真道。
畏厭生死， 便隨聲聞， 奉行空事，
無想無願， 得度三界， 至泥洹門。
見佛世尊， 降魔官屬， 至於無上，
正真之道。 開化一切， 出萬億音，
十方群生， 莫不受教。 天龍鬼神，
皆來稽首， 發菩薩意， 至無從生。
或為聲聞， 斷三垢毒， 覩見十方，
無所罣礙。 諸羅漢等， 乃自咎悔，
俱行學道， 何為得斯？ 坐起行步，
懊惱自責， 如來然後， 現于三乘，
善權方便， 隨順誘導， 道無有二，
況乃三乎！ 諸聲聞等， 爾乃踊躍，
其心[火*霍]如， 雲除日出。 佛皆授決，
當至大道， 國土處所， 各有名號。」

佛告諸比丘：「寧見聲聞滿願子乎！於比丘眾為法都講，光揚諮嗟諸佛之德，敷陳正典精進勸助，聞佛說法諷受奉宣，散示未聞而無懈廢，闡弘誼趣解暢槃結，應答四部不以厭倦，顯諸梵行悉令歡喜。捨除如來，菩薩大士辯才質疑，未曾有如滿願子者。於比丘眾，所取云何？其滿願子，豈獨為吾作聲聞乘而受法典也。勿造斯觀，曾已歷侍九十億佛，從諸世尊啟受正要，所在眾會常為法講，宣散經誼分別空慧，志無所著。若說經時無有猶豫，靡不通達未常弊礙，普恒盡心諸佛世尊菩薩神通，畢其形壽令修梵行，於聲聞眾信意想之，以斯善權利益救濟，於無央數億百千姪群生之類，開化無量阿僧祇人，令發無上正真道意，其所遊至皆為黎庶，顯暢大道令得佛住。一切所修，常為己身淨諸佛土，所行如應開化眾生，於諸正覺普現供侍。今於吾世為尊法講，每受正典論議難及。賢劫之中興顯千佛，又當供養將來世尊，亦皆為尊法之都講，常為無量無極品類，光益訓誼，勸化一切無限蒸民，令發無上正真道意，具足滿進菩薩道行，却無數劫當成為佛，號法照曜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當於此土而為大聖。爾時江河沙等三千大千世界為一佛土，七寶為地，地平如掌，無有山陵、丘墟谿谷、荊棘礫石，重閣精舍周匝普滿，而用七寶，猶如諸天宮殿麗妙遙相瞻見，天上視世間，世間得見天上，天人世人往來交接。其土無有九十六種、六十二見憍慢羅網。一切化生不由女人，淨修梵行各有威德，以大神足飛行虛空，常志精進所作備具智慧普達，紫磨金容三十二表，大人之相。是時人民常有二食，一曰法食，二曰樂禪悅豫，是為二食。有無央數億百千姪諸菩薩眾，悉得神通周旋分別墳籍誼理。其聲聞等皆逮聖行，行八脫門威曜方便，名德奇雅得度無極。劫名寶明，世界曰善淨，佛壽無量劫。滅度之後法住甚久，起七寶塔遍是世界，十方諸佛皆共歌歎斯土功德。」佛說如是，欲重解義，即而頌曰：

「諸比丘聽，	於此誼旨。	如吾所語，
諸天世人，	行權方便，	究竟善學，
若當遵崇，	修佛道行。	此諸眾生，
脆劣懈廢，	故當演說，	微妙寂靜，
示現聲聞，	緣覺之乘，	而常住立，
菩薩大道。	善權方便，	若干億千，
以用開化，	無數菩薩，	斯聲聞眾。
故復說言，	上尊佛道，	甚為難獲。
億數群生，	被蒙淳化，	已得修學，
如是之行。	下劣懈廢，	忍尚慢墮，
而當漸漬，	皆成佛道。	身口及心，
常遵所行，	如是聲聞，	力勢薄少，
畏厭一切，	終始之患，	而復嚴治，

淨己佛土。或復示現，己在愛欲，
怒害瞋恚，及闇癡冥。覩諸眾生，
迷惑邪見，壞裂蠲除，疑網弊結。
吾聲聞眾，行亦如是，應時隨宜，
化此萌類，以權方便，發起一切，
悉為眾人，順而廣說。告諸比丘，
我聲聞備，所行具足，於億千佛，
以欲救護。斯佛正法，覺了禪思，
而求於度，所在自處。為尊弟子，
博聞多智，講法勇猛，當悅眾生，
心不厭倦，而興佛事，建立于道，
獲大神通，安住普達，具足導利，
則是燈明。察知眾生，常見根原，
為說經典，使至清淨。誘導群萌，
億百千姪，分別宣示，尊上正法。
處此大乘，無上正真，自見國土，
英妙清淨。將來之世，億百千佛，
應時供侍，奉敬如是。恒當將護，
於尊正法，又復嚴淨，己之佛土。
講說經典，億百千姪，善權方便，
常遵勇猛。當復開化，無數眾生，
悉在道慧。無有諸漏。彼每事敬，
諸大聖雄。常當執持，此佛尊法。
當得佛道。自在導師。名法光曜，
照聞十方。其佛國土，最尊快樂，
七寶之地。普悉清淨。時劫當名，
為寶之明。世界號曰，善淨嚴飾。
無數億千。諸菩薩眾。如是等類，
得大神通。時佛世界，眾所嗟歎，
神通恢大。善妙清淨。又諸聲聞，
億千之數。皆為大聖。賢猛之眾。
神足極上。行八脫門。分別解散，
靡不開達。其佛國土。一切眾生，
皆行清淨。常修梵行。具足辯慧，

眾德無乏， 庶人賢興， 盛殷甚多。
諸賢人等， 人民繁熾， 但樂經典，
餘無所慕。 其土亦無， 女人之眾，
無有惡趣， 勤苦之患。 紫磨金色，
自然在身， 三十二相， 而自莊嚴。
而佛國土， 無衣食想， 在所欲得，
當說於斯。」

爾時千二百由己行者，各心念言：「怪未曾有莫不喜踊。世尊加哀餘皆得決，必愍余等使蒙其例。」

於是世尊，知諸聲聞心之所念，告賢者大迦葉：「今應真眾千二百人，現在目下除阿難、羅云，又是聲聞知本際等，當供養六十二億佛，過斯數已，五百弟子皆當作佛，號普光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為佛。眾祐。優為迦葉、像迦葉、江迦葉、海迦葉、黑曜、優陀、阿難律、離越、劫寶[少/免]、薄拘盧、淳[少/免]善等，五百羅漢，皆當逮成無上正真道，為最正覺，悉同一號。」於是世尊而歎頌曰：

「佛尊弟子， 姓曰本際， 當成如來，
世之導師。 將來之世， 無央數劫，
當化眾庶， 無數億千， 得為最勝，
號曰普光。 彼佛國土， 名曰清淨。
當來之世， 無央數劫， 常見諸佛，
不可計量。 光音神足， 大力明父，
音聲暢聞， 十方世界。 億千眾生，
周匝圍繞， 唯但講說， 尊上佛道。
諸菩薩等， 常修正行， 所乘端嚴，
尊妙宮殿。 所遊行處， 無所想念，
得聽受法， 於兩足尊。 常往周旋，
他方佛國， 諸佛大聖， 如是比像。
已復供養， 廣普至尊， 心中欣然，
多所悅可。 其諸國土， 皆一等類，
眾大聖雄， 無有異名。 人中之上，
悉號普光， 如是儔類， 精進力行。
安住之壽， 極長難限， 劫數具足，
六萬二千。 滅度之後， 正法當住，
聖所遺典， 存劫三倍。 又以像法，

當復住立，	過於正法，	轉復三倍。
假使正法，	滅盡之後，	男女眾多，
遭大苦患。	是諸最勝，	大聖倫等，
名號普光，	大士之上。	具足當為，
五百導師，	各各悉等，	皆成佛道。
其名普聞，	十方佛土，	神足大力，
及其境界，	正法功德，	正類如是。
悉當遵修，	宣此雅典，	一切所得，
皆當若茲，	現於天上，	及在世間。
如我往古，	施于清淨，	廣普光明，
人中之上。	所建立行，	悉耐從已，
各已受決，	多所愍哀。	無央數事，
成一平等，	如佛今者，	於世正真。
尊故興發，	為迦葉說，	卿當念持，
五百佛名。	諸聲聞眾，	及餘一切，
是故弟子，	猶得自在。」	

爾時五百無著，目見耳聞如來授決，歡喜踊躍往詣佛所，自投于地稽首作禮，悔過自責：「鄙之徒等每憶前者，自謂已得泥洹滅度，無有巧便，不能識練了別正歸，棄背明哲志疲厭想，今乃得逮如來之慧，當成正覺。唯然世尊，譬如士夫入慈室藏，以明月珠置于結中，醉酒臥寐不自唯省，寤忘明珠不知所在，起之他國無有資用，饑乏求食計窮無獲，思設方計周旋往反，乃得供饜心懷悅豫。於時乃念前寢室藏，明珠繫結將無墮彼？馳還求索，尋即往見慈室長者。慈室長者而謂之曰：『卿何以故而自勞煩？行求飯食思想不息。子欲知乎？爾時吾身嚴整衣服，遊行採穀敬利所誼，行至於此見明月珠，繫于子結，今珠在體，豈不省耶？以何因緣來至吾計，設何方便而盡力行。子今求財寶所以難致者，以不自察可否之事，且便疾去以明珠寶，持詣大龍而貿易之，由得諸寶所有之藏恣意所施。』昔者世尊本始造行，為菩薩時發諸通惠，我等不解亦不覺了，於今悉住羅漢之地，而謂滅度。處嶮難業常如虛乏，今日如此乃能志願於諸通慧，當以斯法開化餘人，以如來慧分別道意。比丘爾等，勿以此誼謂泥洹也。卿諸賢者，又當親殖眾德之本。昔者如來以權方便開導若等，今亦如是重說經法，若之徒類自取滅度。今者世尊，授以無上正真道決。」於是五百聲聞知本際等，而歎頌曰：

「我等聞斯，	乃知前失，	已得受決，
是上佛道。	稽首世尊，	無量明日，
唯愍講斯，	所演光耀。	猶如愚冥，

不能分別，	所以一一，	而獲滅度。
今日歡然，	安住所化，	志願廣普，
諸通慧事。	如有一子，	行來求索，
即時遊入，	于慈室堂。	於彼覩見，
多財富者，	於時富士，	廣設飲食。
其人一寐，	而不飲食，	明月珠寶，
而繫在結。	因此臥寐，	從寐而起，
坐慈藏室，	而歡喜悅。	彼愚騃子，
而越利誼，	尋時起去，	遠行入城，
求服飲食，	甚不能獲，	行索供饈，
財自繫活，	從人得食，	謂獲無為。
明珠約結，	而自念言，	今此珍寶，
為在不乎？	續在佩身，	求不知處。
故復覩見，	慈室長者，	所可施與，
丈夫之事。	即為示說，	善哉快言，
暢現妙寶，	教化令度。	其人適見，
第一安隱，	蒙寶之恩，	獲致於斯。
有無極財，	藏滿豐盈，	又以五欲，
而自娛樂。	如是世尊，	說譬若茲，
吾等前世，	俱發志願。	非是如來，
之所興為，	於往古時，	長夜精進。
世尊我等，	下劣心弊，	不能覺了，
如來教化。	心無志願，	不肯進前，
而以泥洹，	歡喜自慶。	如佛聖教，
所覺開度，	如是計之，	無得滅度。
人中之上，	愍發慧誼，	乃為滅度，
第一無為。	此結明珠，	離垢上珍，
今日我等，	所聞無限。	因從化導，
普顯怡懌，	各各逮得，	別授殊決。」

正法華經授阿難羅云決品第九

於是賢者阿難自念言：「我寧可蒙受決例乎？」心念此已發願乙密，即從坐起稽首佛足。賢者羅云，復前自投世尊足下，俱共白言：「唯為我等演甘露味，大聖是父靡不明徹，無歸得歸、無救得救、無護得護，於諸天、人阿須倫，興立莊嚴若干種變

。阿難、羅云，則是佛子亦是侍者，持聖法藏，惟願世尊，孚令我等所願具足，授無上正真。」又餘聲聞合二千人，與塵勞俱，皆從坐起，偏袒右肩一心叉手，瞻戴尊顏我等逮見。

佛告阿難：「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海持覺娛樂神通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為佛。眾祐，先當供養六十二億佛，恭順奉侍，執持正法將護經典，然後究竟成最正覺。於是開化二十百千江河沙等天人，使發無上正真道意。其佛國土清淨無瑕，地紺琉璃，豎諸幢幡，自然莊嚴世界平正，無沙礫石、山陵谿谷，地皆柔軟如天綰縵，劫名柔和，無有雷震。時佛壽命不可計數億百千垓，無可為喻難得崖底，諸弟子眾受道教者，不可計會億百千垓無能限量。阿難成佛為大聖時，所以名曰海持覺娛樂神通，其土人民多神變周旋。如來滅度後法住過倍，像法存立復倍正法。十方無量江河沙等億百千佛，悉當歎頌彼佛功德。」於時世尊，而讚歎頌曰：

「今佛頒宣，	諸比丘眾，	仁者阿難，
總持吾法，	於當來世，	成為最勝，
供養諸佛，	六十二億，	名曰海持，
覺乘神通。	於此博聞，	彼成大道，
其土清淨，	顯現微妙，	自然跏立，
無數幢幡。	諸菩薩眾，	如江河沙，
皆是如來，	之所建發。	悉如最勝，
無極神足，	其德名聞，	流遍十方。
欲計壽命，	無量難限，	教化世間，
多所愍傷。	假使其佛，	滅度之後，
正法當住，	過倍其數。	像法存立，
轉復過倍，	最勝宣發，	教化若茲。
又此眾生，	如江河沙，	興報應心，
立以佛道。」		

爾時新發意八萬菩薩，各自念言：「怪未曾聞古來未有，吾等焉用菩薩誼為？諸聲聞類頑聾之儔，乃復授決當獲大道。何因若茲？」

世尊即知其心所念，便告之曰：「諸族姓子及比丘聽，佛法平等。族姓子，這發無上正真道意，前於超空如來。至真。等正覺所，而現在博聽眾經，常修精進，來至吾所欲建愍。由是緣故，速得無上正真道成最正覺。仁賢阿難，為佛世尊奉持法藏，修菩薩行，出家之緣意履雅願，以諸族姓子用相託付。」

爾時阿難自親從佛，聞已無量空無之誼，當得成佛授國土決，聞本行願歡喜悅豫，尋即憶念無央數億百千之垓諸正覺典。又觀本行所履之跡前後劫數。即歎頌曰：

「我本聞有， 無量諸佛， 悉念為余，
說經典時。 諸有滅度， 最勝大聖，
余皆憶識， 如所聞說。 得立佛道，
心不懷疑， 如是比者， 善權方便。
而為安住， 立侍者地， 以大道故，
奉持正法。」

於是世尊告賢者羅云：「羅云思之，汝當來世當得作佛，號度七寶蓮華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為佛。眾祐，則當供奉如十世界塵數如來，當為諸佛現作尊子，亦復如今為吾息也。其度七寶蓮華如來，國土、壽命、教化眾生、所有莊嚴，亦如海持覺娛樂神通世界清淨，羅云當為其佛尊子，過是已後當得無上正真道成最正覺。」時佛頌曰：

「羅云是我， 尊上長子， 幼少精童，
柔和殊妙。 斯佛之子， 當得大道，
常以法施， 多所悅喜。 無數億佛，
所見哀念， 欲得算計， 無能限量。
普為最勝， 諸佛之子， 當成大道，
眾比丘像。 又此羅云， 所行溫雅，
興立殊願， 奉吾正戒。 諮嗟宣揚，
世雄導師， 言我今是， 如來之子。
諸德無量， 億垓之數， 設有思念，
莫能限量。 其羅云者， 佛之長子，
今所通履， 住佛道故。」

爾時阿難、羅云，俱白佛言：「今我等見二千聲聞，學弟子戒心懷忻然，瞻戴尊顏，道法正典不可思議，願及是時。」

佛告阿難、羅云：「寧見二千聲聞學弟子法戒者乎？」

阿難白佛言：「唯然見之。」

佛告阿難：「斯黨同行等學大乘，當供養五百世界塵數如來執持正典，然於後世一時同集，布於十方各各異土，逮成無上正真道為最正覺，號寶英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為佛。眾祐。其壽一劫，覺慧平等，諸聲聞同多少無差，諸菩薩眾亦復如是。滅度之後正法住立，數亦無異。」

時佛頌曰：

「此諸聲聞， 二千朋黨， 今悉住立，
於世尊前。 斯等聖智， 佛皆授決，

將來之世， 便當成佛。 而顯示現，
無量譬喻， 覩見諸佛， 悉當供養。
便當逮獲， 無上尊道， 住於道行，
猶得自在。 其名行異， 遊處十方，
悉當忍辱， 須臾不變。 當復獨處，
坐叢樹下， 當得佛道， 成就慧誼。
皆當成覺， 號同一等， 名曰寶英，
流聞世界。 其佛國土， 平等殊特，
諸聲聞眾， 等亦如是。 神足光明，
皆遍世間， 周流一切， 十方國土。
分別經法， 有所依猗， 正法存立，
等無有異。」

於是諸學聞佛授決，歡喜踊躍，不能自勝，以頌讚佛：

「聞佛授我決， 世光見飽滿，
如甘露見灌， 已獲無極安。」

正法華經卷第五

正法花經卷第六

西晉月氏國三藏竺法護譯

正法花經藥王如來品第十

佛告諸比丘：「道法一等，無有二乘，謂無上正真道。往古來今無有兩正，猶如眾流四瀆歸海合為一味，如日所照靡不周遍未曾增減。若族姓子欲至正覺，解無三塗去來今者，當學受持正法花經分別空慧無六度想，不以花香伎樂供養為供養也；當了三脫至三達智無極之慧，乃為供養。所以者何？乃昔久遠劫難稱限，爾時有佛，號藥王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為佛。眾祐，世界名大淨，劫曰淨除。藥王如來壽二十中劫，諸聲聞眾三十六億，菩薩大士有十二億。時轉輪王名曰寶蓋，典主四域，王有千子，端政勇猛，有七寶聖臣，降伏怨敵。其王供養藥王如來，具足五中劫，與眷屬俱一切施安奉敬藥王。過五劫已告其千子：『吾已供侍如來，若等亦當順遵前緒。』於時千子聞父王教，復以五劫供養藥王如來，進以上妙不違所安。

「彼一太子名曰善蓋，閑居獨處靜然思念：『我等今者供養如來，寧有殊特超彼者乎？』承佛威神虛空有天，而語之曰：『今族姓子豈欲知耶？有法供養最尊無極。』又問曰：『何謂法之供養？』天曰：『爾當往問藥王如來，普當為若分別說之。』

「善蓋即起詣藥王如來所，稽首于地白藥王如來曰：『法之供養奉順典者，為何謂乎？』世尊告曰：『法之供養者，順若如來所說經典深妙優奧，開化一切世間人民，難受難見出家捨利，志求菩薩諸篋之藏，曠邈處中，以總持印而印之，精進力行不退轉輪，現於六度無極之慧，慇懃攬攝佛之道品，不起法忍開入正典，於諸群生設大慈哀，降伏魔兵離諸法見，覺了演暢十二因緣，無我無人、非壽非命，志空、無願、無想之法，不由眾行，處于道場而轉法輪，勸諸天、龍、捷沓和等，莫不樂仰，開闡法藏護諸賢聖，宣揚顯布諸菩薩行，究竟眾苦無我非身，群生違禁立以所便，眾魔異道墮顛倒見貪猗有為，常懷怖懼而為諮嗟。諸佛之德，使滅生死慰除所患，而見安隱無為之事，去來今佛所歎如是。而割判了微妙色像，總持崖底諸法法忍，開道宣布闡發諸器，權便所義將養正法，是為法之供養。設於諸經志在法忍，敷陳典籍而順反復，演訓其要無諸邪見，無所從生不起法忍，無我無人入諸因緣，無瞋不諍無所訟訴，無我無壽循執句義，而無識著慧無放逸，將御心識住無所住，識理指趣因導非義，洮汰通流諸所猗法，不造見人恃怙真諦，如法所歸無著無入，斷諸猗著滅諸無點，生老病死悉為除屏，觀十二緣而不可盡，觀諸住見不隨顛倒，是為族姓子法之供養。』

「王子善蓋，從藥王佛聞法供養，應時逮得柔順法忍，即脫身衣以覆佛上，白世尊曰：『唯加聖恩建立我志，如來滅後，願護正法興法供養，降魔怨敵將迎後法。』

時佛知心，然其末世當護法城。」

佛告比丘：「王子善蓋，因佛現在，以家之信出家為道，常精進學興諸德本，不久成就立五神通，總持辯才無能斷截。佛滅度後，神通、總持、力、無所畏，即皆具足。於十中劫，藥王如來所說經法，為轉法輪。善蓋比丘護正法故，於一世中化千億人，悉發無上正真道意而不退轉，十四載人立聲聞、緣覺地，不可計人得生天上。比丘！欲知時王寶蓋，豈將異乎？今現在佛寶[火*僉]如來，至真，等正覺是。其王千子，此賢劫中千佛興者是，拘樓秦如來為始，最後成者名曰欣樂。太子善蓋，今我身是。是故當知，一切所供無過法養，去來今佛皆從是出。若族姓子、族姓女，欲得供養十方諸佛，即當受持《正法花經》，持諷誦讀宣示一切，分別一乘無有三乘道。」

時佛頌曰：

「假使有一，	欲解大法，	開化一切，
皆至正覺。	當孚受持，	斯《法華經》，
宣示遠近，	諸未聞者。	譬如泉流，
皆歸于海，	合為一味，	無有若干。
聲聞緣覺，	及菩薩道，	一切皆歸，
無上正真。	譬如日月，	照於天下，
百穀藥木，	及諸荊棘。	斯典如是，
以無極慧，	照耀三界，	皆入一義。
曩昔如來，	名曰藥王，	時有聖王，
名曰寶蓋。	五劫供養，	彼藥王佛，
一切施安，	無所乏少。	告諸千子，
使供養佛。	千子受教，	踊躍等心。
供養如來，	亦俱五劫，	飲食床臥，
幡蓋伎樂。	善蓋太子，	閑居自惟，
寧有供養，	踰於此乎？	空中天言，
法供養勝。	即自問言，	何謂法養？
天便告曰，	當行問佛。	太子即問，
佛為具說，	難解之句，	深妙法藏，
空無想願，	乃入正慧。	大慈大悲，
降伏眾魔，	六十二見，	自然為除。
無常苦空，	非身之事，	無我無人，
無壽無命。	順至將持，	不起法忍，
轉不退輪，	法法相照。	十二因緣，
展轉相生，	已解本無，	無有終始。

於是善蓋，得柔順忍，佛滅度後，
守護法城。精進不懈，得五神通，
總持辯才，開化一切。時千億人，
皆立大道，十四載人，聲聞緣覺，
無央數人，得生天上，以故歎稱，
法供為最。假使有人，欲供養者，
當受持此，《正法華經》。分別如來，
善權方便，無有二乘，皆歸一道。」

爾時世尊告八萬菩薩：「因藥王開士緣諸菩薩等，寧察斯四部眾，無央數億天、龍、鬼神、阿須倫、迦留羅、真陀羅、撻沓怛、摩休勒、人與非人，比丘、比丘尼、清信士、清信女，聲聞，緣覺，菩薩，現在目覩欲聞如來說斯經典，一切眾會聞一頌一偈，一發意頃歡喜勸助，佛皆授斯四部之決，當得無上正真道意。」

佛告藥王：「假使如來滅度之後，聞斯經典一頌四句，發意之頃代勸助者，佛皆授決，當得無上正真之道。前已奉侍億百千佛，從億百千佛發意立願，是等儔類，愍傷眾人故來生耳。從是經典受持一頌，諷誦書寫載於竹帛，銘著心懷念而不忘，若聽頌音恭敬察之，方如如來聖尊上句，若以華香繒綵幢幡，發意供養是經卷者，叉手向之稽首作禮，則當謂之世間自歸。」

又告藥王：「若族姓子、族姓女，假使能持一頌，勸助歡喜聞經卷名，若得聞名則當覺是，將來世尊展轉相謂，族姓子、族姓女，來世便為如來·至真·等正覺。所以者何？其受是經持讀誦寫，觀聽供養幡華繒綵雜香芬薰，則當謂斯族姓子女成無上正真道，得滅度已若覩如來，則普愍傷諸天世人，從其所願而得自恣，常生人間欲演斯經，其人本已造微妙行，因所作行則當生於嚴淨佛土，常自觀緣欲講法故，當知斯黨愍傷群生，佛滅度故故來生此，則有反復如來所使。其族姓子則謂彼人行如來事，世尊所遣，其有講說如來所宣，斯法訓者若復不暢，其身續蒙。假使有人志姓凶嶮常懷毒害，發意之頃，為其人說不可之事，其殃難測，若一劫中誹謗如來毀斯人者，罪等無異，是皆悉為如世尊種。若族姓子講斯典時，有小童子受是經卷。白衣沙門若以言語惡事向之，所不可意加於其人，使聞惡言，至誠虛妄宣揚怨聲，則在殃罪，猶如害意向於如來。族姓子女，受斯經典持諷誦讀，而不遊行不為人說，當獲豐咎。若受持經，當以衣被、甘饌飯食、香華燈火、琦珍殊妙供養奉散，斯族姓子斯族姓女，則為大寶當為作禮。所以者何？乃能一反聞斯經典，若有聽者以所供養，志願無上正真道故。」

時佛頌曰：

「若欲住佛道，志慕己功德，
當供養彼人，持斯經典者。」

若樂諸通慧， 恣意有所說，
則當受斯典， 并供養侍者。
說此經法者， 愍傷於眾生，
世吼之所遣， 來化群生類。
假使持是典， 所生常精進，
強勇而自來， 矜哀於眾庶。
自在所欲生， 最後於末世，
從彼得覩遇， 斯經為尊上。
所當供奉養， 諸天人香華，
衣服諸覆蓋， 常供給法師。

恭敬彼人， 常當如佛， 尋叉手禮，
自然聖道。 若最後時， 逢值斯經，
佛滅度已， 受持經卷。 常當供養，
如奉最勝， 飯食之屬， 諸味具饈，
房室床臥， 衣被億數， 一反聞之，
崇進如是， 如來則授， 其人之決。
佛遣彼士， 來在人間， 若有最勝，
值遇斯典。 設使聞者， 書寫執持，
於今佛在， 見於目前。 誹謗如來，
具足一劫， 心中懷恨， 面色改常，
其人即獲， 無數殃釁。 設有受持，
是經卷者， 而分別說， 為他人解。
若有誹謗， 此等倫者， 其罪過彼，
不可計數。 假使有人， 面現讚佛，
而又十指， 具足一劫。 清淨志求，
斯尊佛道， 億百千姪， 諮嗟讚頌。
稱詠法師， 發心悅豫， 其人獲福，
不可限量。 用宣譽是， 明智者德，
彼士獲福， 復超於斯。 而有人來，
供養學者， 若於十八， 億千諸劫，
其人供進， 珍饌眾味， 諸天香華，
細柔精妙， 計劫之數， 十八千億，
和聲悅顏， 崎嶇以獻。 若有一反，
聞是經者， 得諸利慶， 無極難比。」

佛告藥王菩薩：「吾每散告，前後所宣經品無量，甫當說者經號甚多，比擬世間一切諸法，今此典頌，名祚顯綽最尊第一，普天率土所不信樂，如來正覺無所毀敗，於內燕居，密從法師受斯典者，則為如來威力所護，無能破壞，乃前世時曾得聞之。如來現在有聞斯典，多有誹謗，何況如來滅度之後，難得值遇，所欲志願而見覆蓋，觀族姓子女為如此也。他方世界現在如來，悉覩見之，在所存立己身還聞，諸信力也，善本力，志願力，在如來室等頓一處，斯之倫黨德如是也。求如來水志存佛掌，是乃前世願行所致。佛滅度後，若有信此正法典者，受持書寫、供養奉順、為他人說，德乃若斯。」

佛告藥王菩薩：「若有能說斯經訓者，書寫見者，則於其人起佛神寺，以大寶立高廣長大，不當復著佛舍利也。所以者何？則為全著如來舍利，其有說此經法之處，諷誦歌詠書寫，書寫已竟，竹帛經卷當供養事，如佛塔寺歸命作禮，一切香華雜香芬薰，琴瑟箏篴幢蓋繒幡。若有眾生欲得佛寺稽首作禮者，當親近斯經無上道教。」

又告藥王：「多有菩薩出家為道，及凡白衣行菩薩法，不能得致如是像經，及見讀誦書寫供養。其有菩薩，行菩薩行曉了權宜，假使得聞是佛景摸，菩薩所行共行法者，聽者信樂來入其中，解達分明即受供養，於一座上應近無上正真之道，若有見者，如是士夫入於斯誼，德不可計。」

佛告藥王：「譬如男子渴極求水，捨於平地穿鑿高原，日日興功但見燥土，積有時節，其泉玄邃而不得水。復於異時，掘土甚多乃見泥水，濁不可飲當奈之何？其人不懈稍進得水，於時男子覩本瑞應，釋除狐疑無復猶豫，吾興功夫積有日月，今者乃能值得水耳。如是藥王！設有菩薩聞是經典，而不受持諷誦學者，去於無上正真之道，為甚遠矣。是景摸者，諸菩薩業，假使聞此《正法華經》，諷誦精修懷抱在心而奉行之，爾乃疾成最正覺矣。」

佛語藥王：「一切菩薩，其有不肯受諷行者，不能得至無上正真道最正覺也。所以者何？吾前已說班宣此言，假使有人不樂斯經，則為違遠於諸如來。此經典者，道法之首眾慧之元，成就菩薩。若有菩薩聞此經典恐怖畏懼而不愛樂，則當知之新學乘者。若不恐怖，則是久修菩薩之行。若聲聞遇是經法，或恐或怖心懷畏懼，為憍慢恣。」

佛語藥王：「如來滅度之後，若有菩薩及大士等，欲以是經為四部說，著如來衣、坐於世尊師子之座，然後爾乃為四部眾宣傳此經。何謂著衣於如來被服？謂人忍辱柔和安雅，是則名為如來被服。其族姓子，當修此衣。何謂世尊師子之座？解一切法皆悉空寂，處無想願，是為世尊師子之座。又族姓子，當作是住所坐若茲，以此經法為比丘、比丘尼、清信士女、天、龍、鬼神廣分別說，其心踊躍不懷怯弱，志於大道開道四輩。其族姓子，若復處於他方世界，化作化人及與眷屬比丘、比丘尼、清信士、清信女頒宣此法，設使有聞而不樂者，吾起令樂必使愛喜。若在閑居曠野之中，有

天、龍、神、捷沓愁、阿須倫、迦留羅、真陀羅、摩休勒，吾遣化人為說經法，雖復迥在異方剎土，普當自現令眾人見。若受此典，不識句義失其次緒，使諷學者，蒙其威神令達義次。」

爾時世尊，即說偈曰：

「皆相棄怯亂， 而當聽此經，
是法難得遇， 信者亦難值。
如人欲求水， 穿掘於高原，
數數積功夫， 但覩燥乾土。
彼觀自思惟， 其水為甚遠，
所掘深乃爾， 續見乾燥土。
然後轉漸覩， 濕土稍稍現，
爾乃心決疑， 今已得近水。
其不聞是經， 不數修行者，
其人離道遠， 去佛慧若此。
斯經深巍巍， 決諸聲聞事，
還聞此經王， 聽之思惟義，
則得近大道， 智者成聖慧，
猶如見濕土， 爾乃知得水。
當入於佛室， 被服如來衣，
則處吾聖座， 明者乃說此。
慈心入吾室， 忍柔和被服，
解空師子座， 而說無所畏。
設刀瓦石打， 為人見罵詈，
故為說此法， 吾悉忍斯音。
遊在億千土， 吾身當堅固，
無思議垓劫， 為眾生分別。
佛滅度之後， 為眾去怨結，
多遣諸化人， 而說此經典。
比丘比丘尼， 清信士女等，
當供養此輩， 及諸來會者。
石打杖撻罵， 懷結而惡口，
若有設此兇， 化人悉呵教。
假使獨自行， 而諷誦翫習，
不被無惡聲， 質直遊閑居。」

其人在彼行， 晝夜一己身，
吾遣與共俱， 為伴說此典。
其人辯才， 無所罣礙， 多能明了，
隨順之法。 可悅人民， 億百千姪，
猶如佛聖， 之所建立。 假使有人，
不依此法， 則為名曰， 諸菩薩逆。
學者遊行， 及有所坐， 得見諸佛，
如江河沙。」

正法華經七寶塔品第十一

爾時佛前，七寶之塔從地踊出，二萬里適現繞佛，超在虛空自然而立。其塔殊好色若干變，五種之華而雨其上，紛紛如雪。莊嚴校飾塔寺講堂，以無數寶因共合成，百千欄楯窓牖軒戶，不可稱計。懸眾幡蓋垂寶瓔珞，諸明月珠羅列虛空，猶如眾星。香鑪寶瓶滿中名香，栴檀芬馨一切普勳，三千大千佛之國土。金銀琉璃水精、珊瑚虎魄、車璩馬瑙，以為寶蓋，其蓋高顯至第一天。忉利諸天及四天王，皆散意華供養七寶塔。其塔寺中自然發聲，歎言：「善哉！善哉！世尊安住！審如所言，道德玄妙超絕無侶，慧平等一猶如虛空，實無有異。」

時四部眾見七寶塔，在於虛空高大微妙，巍巍無量光耀燁燁，靡所不照，頌宣善哉，歡喜踊躍叉手而立，瞻戴無厭。時有菩薩，名曰大辯，見諸天人心懷猶豫，乍悲乍喜欲得知此，何所瑞應？故前問佛：「唯然世尊，今者何故，七寶塔寺現大聖前，高廣無極莫不見者，而寶塔寺自然出聲，讚曰善哉！何所感動而有此瑞？」

世尊則告大辯菩薩：「此寶塔寺有如來身，完具一定而無缺減。東方去此不可計會諸佛世界，有佛號名多寶如來，國曰寶淨。本行道時而自發願：『吾會當以此《正法華經》當自修成，使諸菩薩皆得聽聞，然後乃坐於佛樹下，還成無上正真之道。』其佛所念，果如所言，為諸十方講說經法，開化一切皆令得道。於時其佛臨欲滅度，普告諸天世間人民及諸比丘：『吾滅度後，奉如來身全取其體，一等完具興大塔寺。若見塔者悉得其所，功德難限。』于時其佛，建立如是無極聖化：『十方世界其有講說此《法華經》，吾七寶塔，踊現諸佛所說經處，其舍利身在七寶塔，讚言善哉！』」

佛告大辯：「是七寶塔在於東方而處於下，去是無量江河沙佛土，在於虛空未曾出現，今見能仁如來正覺，本行學道為菩薩時，用眾生故不憚身命，精進不懈行權方便，布施·持戒·忍辱·精進·一心·智慧，求頭與頭求眼與眼，求鼻與鼻求耳與耳，手足支體妻子侍從，七寶車乘象馬衣裘，國邑墟聚忍人所求，無所愛惜自致得佛。今故來現致敬能仁，欲令能仁佛坐我所有師子金床，講《正法華》開化一切，使蒙其

恩。」

能仁如來尋如所勸，則升講堂師子之座，分別敷演《正法華經》，而說頌曰：

「設聞多寶佛，知其名號者，
未曾畏終始，不復遭苦患。
若聞藥王師，假記名號者，
眾病自然愈，尋則識宿命。
一切所供養，奉法為最上，
分別空無慧，自致得佛道。
宣暢《法華經》，以示諸不及，
解本無三乘，順一無上真。」

佛告大辯：「今者多寶如來．至真，在斯塔寺，遙聞說此《正法華》典，是以踊出，讚言善哉！」

大辯菩薩復白佛言：「唯然世尊，今我等類諸來會者，欲得覩見多寶佛形，願垂恩慈加以威神，使諸來者各得其所開發大道。」

佛告大辯菩薩：「多寶如來本亦自誓：『我之塔寺所至方面，聽此經典，設諸如來及四部眾，欲覩吾身，隨其十方之所欲願，皆當得見，咸共供養於此化像。』大辯！欲知我身，亦當感是十方諸佛，一切世界所化如來，講說法者皆令詣此。」

爾時大辯菩薩復白佛言：「唯然世尊，垂加大恩，普現一切十方國土諸佛聖德。」

佛默然可，即時演放眉間眾毛微妙光明，普照十方各各五百江河沙等億百千數諸佛國土，一切世尊各各普現，止其國土坐於樹下奇妙莊嚴師子之座，與無央數百千菩薩，在寶交露布好座具，珍琦殊異懸繪幡蓋，垂於四面諸佛座上，為諸眾生講說經法，音聲柔和靡不解達，百千菩薩欣受所聞。東西南北四隅上下，無數百千億姦難量江河沙等諸佛世界，皆亦如是靡不見者。

時十方佛各各自告諸菩薩等：「諸族姓子，汝輩當往詣忍世界見能仁佛如來．至真，并當瞻戴多寶世尊形像塔寺。」

彼時於此忍界所有功勳善德，殊雅威神自然而現，七寶諸樹周匝而生，其地悉變為紺琉璃，以紫磨金而為長繩，連綿莊飾八交路道，其地平正，除諸郡國縣邑村落、大海江河川流泉源，皆不復現，但見自然諸天香鑪燒眾名香，普雨天華。於此佛土，應時移徙諸天人民在他佛國。時諸眾會現在七寶諸交露帳，諸交露帳莊嚴殊妙，不可稱量遍此佛土。時彼十方一切諸佛，各有侍者，亦復皆來詣此忍界，各各至於眾寶樹下。此諸寶樹高二萬二千里，枝葉華實各各茂盛，斯寶樹下有師子床，高二萬里，皆以奇寶眾珍為座。如來座上，如是比像，於此三千大千世界，但見諸佛靡不周遍，非是釋迦文如來．至真．等正覺之所變現也，各從十方諸佛剎土而來到此，顯示大

道無極之德。

爾時世尊釋迦文尼，變諸如來所化形像，在於八方各二萬億所有國土，皆無地獄、餓鬼、畜生，移徙諸天及阿須倫，在於他方諸佛世界。令二萬億諸佛國土地紺琉璃，皆以七寶變成樹木，其諸寶樹高二萬二千里，枝葉華實各各茂盛，諸師子座高二萬里，此諸佛土而皆平正，無有河海眾流泉源，亦無諸山，目隣、大目隣、須彌山王、鐵圍、大鐵圍，一一佛土其地平等，七寶合成各各莊嚴，諸寶交露快樂難量，遍布諸華燒眾名香。諸寶樹下各有如來坐師子床。如是比類，復更別有二萬世界能仁如來，各為諸方而特莊嚴，顯現清淨，皆為諸佛作其處所，此諸佛土，亦無地獄、餓鬼、畜生，諸龍、鬼神及阿須倫，亦復移徙諸天人民在他佛土。此諸佛土地紺琉璃，以紫磨金而為寶繩，連綿諸樹八重交道。又彼諸樹高大妙好亦復如前，師子之床莊嚴交飾。其地平正，無有山河江海之事，香華眾寶珍琦交露，垂明月珠亦復如前，行來進止道徑由路等無差特。

爾時釋迦文佛所化如來，在於東方恒沙等剎班宣道教，皆復來至，十方世界各三千億諸佛正覺，皆來詣此，如來悉坐於師子寶床，各取寶華授諸侍者：「諸族姓子，汝等往詣耆闍崛山能仁佛所，致吾名字敬問無量，聖體康強力勢如常，所遊安耶？以此眾華，供散彼佛及諸菩薩眾弟子上，宣我所言，多所開化。」

於是釋迦文如來．至真，見諸所化各各坐於師子之座，及諸侍者皆來集會，齎華供養，即從坐起住於虛空，四部之眾悉亦各起叉手而立。佛以手指開七寶寺講堂之戶，亘然通徹晃若日出，譬如開於大國城門，而以管籥去其關軸內外無礙。釋迦文佛以手兩指，開七寶寺講堂之戶，現其威德不可稱限亦復若茲。如來這開七寶寺戶，多寶如來．至真．等正覺身即現矣，坐師子床，肌色如故亦不枯燥，威光端正相好如畫，口重宣言：「善哉！善哉！釋迦文佛！說此經典，何其快乎！吾以欲聞此經法故，故自出現。」

時四部眾見多寶如來．至真．等正覺，聞其滅度去世以來不可稱計億百千劫，聽言善哉！甚大驚怪，初未曾有。即以天華，供養散於釋迦文佛、多寶如來。時多寶佛則以半座與釋迦文，七寶寺中有聲出曰：「釋迦文佛！願坐此床。」釋迦文佛輒如其言，時二如來共同一處，在於虛空，七寶交露坐師子床。

時四部眾各心念言：「諸佛．至真道德高遠而不可逮，巍巍難量不可稱限，惟願如來，垂意見念加威神恩，令我等輩俱處虛空。」佛知所念，現神足力，使四部眾自然超上處於虛空。

時釋迦文佛告四部眾諸比丘等：「於此忍界，誰能堪任說是經典？今是其時亦是大節，如來現在、若滅度後，當受此法持諷讀誦。今如來身幸欲滅度，比丘當捨如來所供養供事之誼，奉順恭敬於此經典。」

於時說頌曰：

「無極大聖，來至於斯，導師因現，
琦妙塔寺。比丘欲知，聽法故舉，
何人省是，不興精進。滅度以來，
無央數劫，今日乃能，欲聽經典。
以故發來，因緣宣教，得度無極，
法之善利。於往故世，自興此誓，
導師所願，正由此道。滅度以來，
久遠乃爾，於今復見，十方世界。
自在去此，悠悠極迥，億百千數，
如江河沙。因經典故，而發詣此，
滅度聖將，而自現矣。各各由在，
於諸國土，一切志樂，聲聞之行。
皆欲將護，於正法故，何緣當令，
經典久存？因由依附，諸佛之道，
在無央數，諸佛世界，取合眾生，
來至於斯，修治嚴淨，神足之力。
各各自說，如是廣誼，何因得說，
於茲法眼？諸佛住此，不可稱計，
在於樹下，而處道場。其身真諦，
巍巍億垓，諸導師眾，坐師子床。
清淨常正，明顯如日，若如火光，
除於陰冥。柔軟美香，薰於十方，
供養達至，愍傷世者。其有度脫，
一切眾生，恩德流布，常通於此。
吾滅度之後，其持此經典，
速速得受決，目見世導師。
佛滅度之後，其多寶仁賢，
聞見師子座，塔寺所在處。
我身次在是，億千來至此，
最勝子所由，堪說斯經典。
若聞此法，能受究竟，則為奉事，
歸命我身，并及多寶，如來之尊，
奉順現在，十方諸佛。復及今來，

諸導師眾， 莊校聖體， 殊妙難量，
悉為供養， 具足無限， 用尊修受，
此經典故。 以曾見吾， 聞所講說，
亦復更覩， 寺中世尊， 并餘無數，
諸導師眾， 從百千億， 國土至此。
慧命族姓子， 愍傷於眾生，
此處難可值， 諸導師所樂。
諸無數經卷， 猶如江河沙，
佛雖說彼經， 不足為奇特。
其度須彌山， 則以手舉持，
跳著億千國， 不足以為難。
設有分別說， 奇句述百千，
聞億千佛國， 不足以為難。
若住極上界， 為天人講法，
宣暢無量經， 不足以為奇。
佛滅度之後， 末世能堪受，
班宣此經典， 爾乃為殊特。
若以一手捲， 捉盡於虛空，
至於無所至， 不足以為難。
我滅度之後， 若歸如是像，
來世書此經， 爾乃為奇特。
設取十方地， 舉著於爪上，
擊行恣所遊， 升置于梵天。
此者不為遠， 精進無奇異，
不如於來世， 須臾讀此經。
假使劫燒時， 人踐火中行，
及擔草不燒， 不足以為奇。
我滅度之後， 若持此經典，
為一人說者， 爾乃為殊特。
假使有受持， 八萬諸法藏，
頒宣如所說， 以示億千人。
比丘於彼世， 開化諸聲聞，
住於神通者， 不足為奇異。
若持此經典， 信喜而愛樂，

數數諮稱者，爾乃為殊異。
 若無數億千，興立無著塔，
 六通極大聖，猶如恒邊沙。
 佛滅度之後，設持此經典，
 其人得功報，過是難限量。
 百千諸世界，說法不可計，
 今我亦宣暢，佛慧所分別。
 計是經典者，一切經中尊，
 其奉持此典，則侍諸佛身。
 族姓子講說，現在如來前，
 後世持是經，賢聖乃堪任。
 須臾持此經，則為奉敬佛，
 一切諸導師，是經難值遇。
 一切十方佛，為現所諮嗟，
 勇猛有威神，神通為以達。
 名德遠流布，諸佛所愛樂，
 用持此經故，逮得寂定地。
 導師滅度後，則為天世人，
 顯示作眼目，宣布此經故。
 於當來之世，須臾說此典，
 其一切眾生，稽首禮明者。」

(諸本此中加梵志品，各分為二十八品云)

時能仁佛告諸眾會：「吾往無數難稱限劫，求《法華經》未曾懈倦。時作國王，遵修大法六度無極，布施金銀水精、琉璃琥珀、珊瑚珠玉、車璩馬礪，頭目肌肉、手足支體、妻子男女、象馬車乘，不惜軀命，時人壽長不可計會。吾用法故，捐棄國位委正太子，行求大典，擊鼓振鐸宣令華裔：『有能為吾演大典者，吾當為僕供給走使。』時有梵志而報之曰：『我有大典《正法華經》，若能為僕吾當慧報。』」

佛告比丘：「吾聞其言，歡喜從命奉侍梵志，給所當得水漿飲食，掃灑應對趨走採果，儲畜資糧未曾懈廢，奉侍千歲使無僥渴。」

佛時頌曰：

「擊鼓振鐸，宣令遠近，欲求大典，
 《正法華經》。若見賜者，吾當為僕，
 趨走役使，給所當得。甘心樂聞，
 不敢疲倦，所當供養，不惜身力。」

趣欲聞受， 《正法華經》， 願及十方，
不適為己。 其王精進， 未曾休懈，
衣食供命， 不求甘奇。 愍念眾生，
諸未度者， 尋時即獲， 《正法華經》。」

佛告諸比丘：「時國王，則吾身也。梵志者，調達是。今吾具足六度無極大慈大悲，成四等心、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紫磨金色，十種力、四無所畏、四事不護、十八不共，威神尊重度脫十方，皆由調達恩德之力。調達却後無央數劫，當得作佛，號曰天王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為佛。眾祐，世界名天衢。時天王佛廣說經法，如江河沙眾生得無著證，無數不可計人志在緣覺，如江河沙無量蒸民，皆發無上正真道意至不退轉。其佛當壽二十中劫，滅度之後，正法當住二十中劫，不散身骨合全舍利起七寶塔，高六十里，周八十里，普天下人悉往供養，香華伎樂歌頌功德，繞塔作禮，不可計人得無著證，無央數人志緣覺乘，不可思議無量天人，發無上正真道意，志不退轉。若族姓子、族姓女，逮得聞是《正法華經》，心中[火*霍]然而無狐疑，杜塞三趣，不墮地獄、餓鬼、畜生，便當得生十方佛前諮受正法，若在地上世間豪貴，若在佛前自然化生七寶蓮華。」

於時下方多寶世尊所從菩薩，號曰智積，自啟其佛，當還本土。時能仁佛告智積曰：「吾有菩薩，名溥首童真，且待斯須可與相見，宜敘闊別諮講經典乃還本土。」

於是溥首坐七寶蓮華，有千葉大如車輪，與諸菩薩俱坐蓮華，從龍王宮踊出大海。溥首童真，皆退下華禮二佛已，與智積菩薩對相問訊。智積菩薩問溥首曰：「所詣海淵，化度幾何？」

答曰：「其數無量不可稱限，非口所宣非心所計，如今不久自當有應。」所說未竟，尋有蓮華從海踊出在虛空中，無數菩薩皆坐其上，此皆溥首在海之所化，悉發大意。其志無上正真道者，普在空中講大乘事；本發聲聞意者，在於虛空說弟子行，解知大乘。溥首前謂智積曰：「在海所化，其現若茲。」

智積菩薩以頌問曰：

「至仁慧無量， 化海眾寶數，
唯為露聖旨， 分別說其意。」

溥首答曰：「在於海中，惟但敷演《正法華經》。」

智積又問：「其法甚深尊妙難及，能有尋時得佛者乎？」

溥首答曰：「龍王有女厥年八歲，聰明智慧與眾超異，發大道意志願弘廣，性行和雅而不倉卒，便可成佛。」

智積又問：「我覩能仁，是仁大師，本求佛道為菩薩時，積功累德精進不懈，歷劫難計乃得佛道，不信此女便成正覺。」

言語未竟女忽然現，稽首作禮繞佛三匝，却住讚曰：

「功祚殊妙達，現相三十二，
諸天所敬侍，神龍皆戴仰。
一切眾生類，莫不宗奉者，
今我欲成佛，說法救群生。」

時舍利弗即謂女言：「汝雖發意有無極慧，佛不可得。又如女身，累劫精進功積顯著，尚不得佛。所以者何？以女人身未階五位：一曰天帝，二曰梵天，三曰天魔，四曰轉輪聖王，五曰大士。」

其女即以一如意珠價當是世，時孚供上佛，佛輒受之。女謂舍利弗及智積曰：「吾以此珠供上世尊，佛授疾不？」

答曰：「俱疾。」

女曰：「今我取無上正真道成最正覺，速疾於斯。」於斯變成男子菩薩，尋即成佛，相三十二、眾好具足，國土名號眾會皆見，怪未曾有，無央數人、天、龍、鬼神，皆發無上正真道意，三千世界六反震動，三萬道迹得不退轉，皆當速成無上正真道。舍利弗、智積菩薩，默然無言。

正法華經勸說品第十二

爾時有菩薩，名曰藥王，復有菩薩，名曰大辯，與二萬菩薩俱，於世尊前面自啟白：「惟願大聖，自安宣教，勿以為慮。如來至真滅度之後，我等當共分布此經講說示人。假使有人僥戾自用，性不修調，薄德無福心懷自大，著供養利不備善本，離於解脫難可成就。我等世尊，興忍辱力在於彼世，受此經典書持誦說，供養奉事懷佩在身，除於吾我班宣斯經，報安住恩。」

爾時會中五百比丘學不學者，前白佛言：「唯然世尊！吾等堪任宣布此經。又復大聖，他方世界如來聲聞諸學不學，佛悉授決，當成無上正真之道，一切叉手而禮世尊。」

八千比丘復白佛言：「大聖自安，勿以為慮。滅度之後，當廣解說傳此經道，亦當宣布他方世界。所以者何？此忍世界，人多憍慢本德薄少，心常懷亂如火毒然，迷惑三界不能自安。」

爾時大敬遠比丘尼，與六千比丘尼俱，瞻戴尊顏不以為厭，啟白佛言：「道德至尊巍巍無量，超絕虛空無能及者。」

佛即告曰：「汝輩瞿曇彌，勿懷悒悒而為愁感悲顏觀佛，恨言如來而不班宣，獨不見蒙授無上至真正覺之決。一切眾會等共和同，爾乃演布授眾人決，當至無上正真之道，皆一等味味無有異。從是已往，汝當遭值三萬八千億諸佛之眾供養奉事，當為菩薩常為法師，此學不學六千比丘尼，為諸眾生。菩薩法師次第具足菩薩行已，當成

為佛，號曰一切眾生咸敬如來．至真．等正覺。成佛以後開化人民，各各展轉共相授決，當成為佛，度脫無數不可計人。」

於是羅云母比丘尼及持名聞，各心念言：「今佛世尊而不愍念，獨見遺棄。」

於是大聖告名聞比丘尼：「今我班宣告語遠近，當於十萬億佛修道，常為法師奉菩薩行，所遵具足當得作佛，號具足百千光幢幡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為佛．眾祐，其世界名仁賢。爾時其佛，光明威神無數百千，壽不可限。」

時大敬達及羅云母比丘尼等，得未曾有驚喜悅豫，即說是偈，而嗟歎佛：

「世尊所開示， 為眾之導師，
開化於世界， 并及於天人。
天人所奉事， 今者見慰撫，
以為人導師， 充滿悅我意。」

比丘尼說此頌已，白世尊曰：「唯然大聖！我等信樂是佛法訓，堪任誦讀，又及餘人他方世界。」

於時世尊，顧眄八十億垓百千逮諸總持開士講不退轉法輪。時諸菩薩見佛照臨，尋叉手啟白：「唯願大聖，以斯經典付授我等講說宣布。得此經卷，專惟佛德。」

諸族姓子欣仰世尊，俯察己身前世所行平等之願，則於佛前而師子吼：「如來滅度後，若此經法在於十方，我等書寫受持諷誦，思惟其誼分別布路，顯化餘人亦令如斯，承佛聖旨，我之朋黨處殊異土，大聖加恩，將接我等使得成立。」

爾時諸菩薩大士同心等意，佛前而說頌曰：

「唯然世尊， 默然安聖， 佛滅度後，
光闡影訓。 然後末世， 恐有患難，
當普班宣， 分別說之。
若搥捶罵詈， 以石打擲者，
大聖往來世， 鄙當忍此愚。
語言難可了， 諛諂癡憍慢，
然後處山巖， 無獲謂有得。
無便於智慧， 當何以報答，
獨行順心志， 懷惡為無忍。
在居貪惡聲， 當為說經法，
所講言決除， 猶若此六通。
凶暴乘毒心， 處寂行斯想，
入燕而獨住， 不慕罵詈對。
是我等無忍， 猗著於利養，

則是外道人，
於經自精進，
於眾會中說，
若至國王宮，
并梵志長者，
謗毀說我惡，
吾當悉忍此，
爾時離憂感，
以斯佛所說，
劫亂比丘諍，
悉罵詈我等，
在世行恭敬，
以順柔軟性，
吾等不貪身，
當堪奉持此，
世尊具知之，
然後來末世，
顏色常不悅，
遊行不以時，
假使今世雄，
在眾會勇猛，
若行求入城，
所在當施與，
用愛樂世原，
少欲行節限，
一切世光曜，
我當言至誠，
所說為已施。
猶以供養利，
宣吾等名譽。
大臣及寮屬，
若餘比丘所，
所行如邪道，
當奉侍大聖。
若使能忍辱，
悉當呵教之。
凶暴大恐懼，
諸比丘如鬼。
皆令忍苦患，
故當說此經。
亦不惜壽命，
志願於佛道。
如凶惡比丘，
當分別開解。
數數犯不當，
衣服多不政。
滅度後末世，
分別說是經。
儻有所慕索，
佛知不令墮。
興修仁善心，
逮善寂滅度。
十方悉來會，
悉見心不虛。」

正法華經卷第六

正法華經卷第七

西晉月氏國三藏竺法護譯

安行品第十三

於是溥首大士白佛：「唯大聖，此諸菩薩恭敬世尊，所當勸悅難及難及。何時應當為一切眾說斯經典？」

佛語溥首曰：「菩薩先處二法乃應講經，一曰威儀，二曰禮節。何謂菩薩解知威儀？假使持心忍辱調柔，將護其意畏不自立，其志如地不見有人，不見有人而行法者，觀自然相諸法本無，此諸法者眾行之式，亦無想念，是謂威儀。何謂禮節？設令菩薩不與王者太子、大臣吏民從事，不與外道異學交啟，不尚世典讚敘音韶合偶習俗，不貪不學不與屠殺魚獵、弋射鷄鶩、羅網賊害從事，不與歌樂遊戲眾會同處，不與聲聞比丘、比丘尼、清信士、清信女從事，亦不親近行禮問訊，不共止頓，不與同志經行燒香散華然燈，除其往至講經會時，唯與講會而共從事，縱有所說亦無所著，是為禮節。」

又語溥首：「菩薩大士不嫪家居宗室親屬，不慙懃思見內人女弱獨說經法，亦不頻數詣群從幼童男女，及餘異人而說軟語，所不當講不為定意自賴說經，不與住立亦不同願，亦不與一比丘尼獨入房室，除念如來精進為行。縱為女人有說經緣，不於是中污染法味，不令受取而廣誼理。不與沙彌、比丘尼、童子童女共在一處，常好燕坐綢繆好習辟屏閑居，是為禮節。」

又語溥首：「菩薩大士，觀一切法皆為空無，如所住立已墮顛倒，所立正諦常住如法，專秉身心不動不搖，不退不轉蠲捨滅盡，不生不有無有自然，無為無數無所可有，逮無所有除諸言辭，不住無為無想不想，得伏諸想。假使菩薩，乙密觀察斯一切法，欸欸修此所當行者，常住威儀禮節二事。」

世尊重解現此誼，而歎頌曰：

「若菩薩好樂， 說此經典者，
於後當來世， 勇猛無怯劣，
順威儀禮節， 善明清白行。
國王及太子， 大臣寮屬吏，
外道若異學， 屠獵惡害品，
抑制交啟習， 不與通往返。
比丘放羅漢， 除立於法律，
不與自大俱， 復遠犯禁者，
比丘比丘尼， 調礙譎話談，
捨離清信女， 不與無益言。」

現在欲獲法，	常當止息非，	
好住滅度地，	是謂為威儀。	
假使不肯往，	諮問於道法，	
為斯持法說，	不怯無所著。	
眾生有癩病，	若親屬宗室，	
母人諸細色，	悉當捨離去，	
不與是等俱，	而積殖德本。	
當棄販賣業，	諸慢不恭敬，	
棄捐諸住立，	不為己身害，	
若干種蟲蚤，	不習食噉肉，	
蠲捨諸非法，	憊瞋恚恨者，	
所行乃如是。	亦不與談語，	
不與強顏俱，	及餘自用性，	
作行如是者，	皆當屏除之。	
明者設有緣，	為女人說經，	
而不獨遊行，	不住於調戲。	
設入出聚落，	數數行求食，	
將一比丘伴，	常志念於佛。	
佛故先示現，	此威儀禮節，	
其奉持斯典，	則當勤行之。	
上中下劣人，	若不行法者，	
無無常供養，	一切皆至誠。	
丈夫無想念，	堅固行勇猛，	
不知一切法，	亦不見滅盡。	
一切諸菩薩，	是謂為威儀，	
如常行禮節，	且當聽察之。	
斯當講說，	無為之法，	一切不興，
亦無所生。	建志常立，	觀採空誼，
此為明者，	所行禮節。	有所念者，
悉顛倒想，	以無為有，	用虛作實。
雖有所起，	諸法無生，	因想蹉踏，
而生諸有。	心常專一，	善修三昧，
建立於行，	若須彌頂。	所住如此，
普觀諸法，	是一切法，	猶如虛空。

譬若虛無，	等無堅固，	不念取勝，
無所棄捐。	諸法所處，	無有常名，
是為明者，	所行禮節。	我滅度後，
若有比丘，	敢能守護，	如是法則。
無所怯軟，	心不起想，	為無數人，
說此經典。	其明哲者，	所念以時，
若入屋室，	所行若茲，	觀察諸法，
一切普淨，	宴然說誼，	而不動搖。
國主帝王，	及與太子，	欲聽聞法，
皆供養之。	并餘長者，	及諸梵志，
立諸眷屬，	皆無所欲。」	

又語溥首：「如來滅度之後欲說此經，住于安隱已立安隱，不懷諛諂無眩惑心，乃說經法藏厭身懷，或載竹帛為他人說，亦不多辭亦無所生，亦不輕慢諸餘比丘，為法師者亦不歌歎亦不毀訾。異心比丘為聲聞者，未曾舉名說其瑕穢，亦不誹謗，亦不仇怨意相待之。未曾毀訾居家行者，無所志願，不建彼行亦無所想，行來安住而立誼要。往來周旋，若詣法會，自護己身行無有失，而說經法。若有請問，心無所猗，離聲聞乘，有所發遣覺了佛慧。」佛時頌曰：

「智者常安，	住於佛道，	先隱定坐，
爾乃說經。	若當敷座，	務令柔軟，
若干種具，	所置綺燦。	體常靚著，
淨潔被服，	於七七日，	而習經行。
猶如黑雲，	在於虛空，	合集積累，
弘雅功德。	所處之座，	具足篋藏，
床足堅固，	平坦顯赫。	無數坐具，
[疊*毛]蓐統綆，	儼然正首，	尊其視瞻。
安詳升據，	高廣法座，	而普等心，
為一切人。	國主帝王，	太子大臣，
及諸比丘，	比丘尼眾，	清信高士，
及清信女，	應所樂聞，	為講無量。
明智無限，	次第剖判，	為演種種，
微妙之誼。	追逐侍後，	請求問誼，
斯叡哲者，	復為解說。	而入神足，
柔順之忍，	其有聽聞，	悉得佛道。
斯智慧士，	皆為一切，	進却棄除，

懈怠疲厭。	常以慈心，	為眾說法，
未曾起于，	勞廢之想。	晝夜歌誦，
詠尊法訓，	分別演說，	億千姦喻。
普能勸悅，	諸會者心，	無敢生念，
欲危害者。	若得供養，	飲食之具，
床臥所安，	衣服被枕，	病瘦醫藥，
而無僥冀，	不從眾人，	有所請求。
除其瞻勞，	住廟精舍，	欲令眾庶，
悉解佛道。	若一切人，	來聽經法，
我乃嘉豫，	如獲大安。	佛滅度後，
若有比丘，	宣揚經法，	無所悵望，
無所妨廢，	不遭苦患，	常察精進，
離於疾病。	無能為彼，	造恐怖事，
不被杖痛，	無誹謗想，	身無疲厭，
不有所患，	其人住忍，	得力如是。
其明智者，	所處安隱，	有所存立，
如佛言詔。	若已諮嗟，	億百功德，
一切稱譽，	不能究竟。」	

又語溥首：「如來滅度後，若有菩薩於是經卷懷疑不了，若說教化聞不堅固、性不調和，見餘菩薩求大乘者，為造虛妄而誹謗之，見聲聞、緣覺，比丘、比丘尼、清信士、清信女、若值菩薩，心為躊躇不即往見，其族姓子則遠無上正真之道，而不得近佛天中天所在行處。假使究竟不蒙福力不成最正覺。菩薩行三乘，猶如師子在於林樹，若有猶豫自然遠離，不樂所樂亦不不樂。若於眾生修行慈力，至於如來興大父想，見諸菩薩念如世尊，及諸處家未離塵穢，寬弘等敬禮節恭肅，淨諸法誼無疑無結，嚴一切法謹慎安諦，欽順平等不著經法，極有所樂亦無所至，所在晝夜敬護斯典。溥首！是為三法之行。菩薩觀時然後乃說，造安隱行，不被煩惱亦不燒害。說是經法者，與同學者等心道友，若講若聞信樂斯典，誦持書寫載之竹帛，供養奉事德不可量，說以安住。」

則乃頌曰：

「若有嫉妬，	懷難億數，	其法師慈，
當遠憎惡。	有明智者，	不造貪著，
若欲讀斯，	正典摸者，	未曾誹謗，
說人之惡，	亦不墮非，	諸疑邪見。
心常[火*霍]然，	無有沈吟，	以愍傷故，

得了此定。	安住之子，	亦能忍辱，
其人常屏，	貢高自大。	數數講誦，
佛之典誥，	未曾以此，	持作懈倦。
其有菩薩，	在十方者，	愍傷眾生，
於世興行。	順造恭敬，	學聖慧者，
皆當念之，	是我世尊。	思念諸佛，
兩足之上，	視諸菩薩，	如想父母。
設有求道，	無有情欲，	棄捐吾我，
自大之想。	假使聽省，	如是像法，
其明士等，	當自慎護。	所行安隱，
常得調定，	將御佛道，	救億眾生。」

又語溥首：「如來滅度後，若菩薩大士，奉行斯典常以時節，其是比丘當行慈愍，向諸白衣、出家寂志、一切群生行菩薩道者，常念過去世行大乘者，善權方便演真諦誼，若聽聞者，不知不了、不悅不信、不省不綜，反自歎說：『我當逮得無上正真道成最正覺，威神足力而欲得飛。』溥首當知，吾見斯等，佛滅度後，菩薩有四事說法而不諍怒。何等為四？為諸比丘、比丘尼、清信士、清信女所見奉敬，帝王太子、大臣群寮、郡國人民所見供養，長者梵志皆共承順，虛空神明無數天子聽所說經，天龍鬼神侍衛其後皆營護之；是為四。若入縣邑還歸室宇，晝夜悉來諮問經法，若為解說分別所歸莫不歡喜。所以者何？溥首欲知，皆佛所建立加此經恩，去來今佛盡從斯生，亦護是典。若於忍界聞正法華品，服名聽聲者甚難值遇。

「溥首！譬有大力轉輪聖王，威德弘茂順化所領，諸餘敵國未率伏者，不敢闕[門@俞]。若轉輪王興舉軍兵，當有所討，不賈之臣欲距大邦，雄猛將士奮武剋捷，莫不稽顙。王用歡悅斷功定賞，封城食邑，賜之土田、七寶珍奇、象馬車乘、男女奴婢。元首効績勳殊特者，王解髻中明珠賜之。所以者何？臣當國強華裔乃康。如來正覺亦復如是，為大法王無極道諦，自伏其心，以法教化，以德消害，以慧戰鬥，降諸法王無數之眾，無量經典百千要誼，咸施群生無所祕蔽，詔平等城其見身魔，能與魔戰以賢聖法，攻姪怒癡降魔官屬，盡三界患至於滅度，所作剋捷則大勇猛，於後無壞亦無有實，因由諸虛致斯世間，如處色像一切因緣。普諸世界古今以來，無有信此《正法華經》，未曾暢說。所以說者，由諸通慧大慈所致，如大聖帝髻中明珠，以為世尊第一法要，緣是趣行，如來使聞深妙之典，往古來今諸行班宣，斯經為最。消除一切緣起之患，猶如聖帝珍重愛護髻中明珠，久乃解出以賜元功。如來如是，夙夜寶護最妙無瑕，從是來久立諸法頂，今日加哀乃演散耳。」

世尊欲重顯現要誼，而歎頌曰：

「今如來現，	慈心之力，	常愍眾生，
群萌之界。	安住諮嗟，	最尊經卷，
故分別說，	如斯典誥。	最後世時，
志菩薩法，	若使出學，	及居家者，
若聞此經，	慈心戰慄，	一切普現，
不得誹謗。	吾本初始，	得佛道時，
如今如來，	現在之時。	設能逮聞，
於是尊經，	則便建立，	億權方便。
猶如勢強，	轉輪聖帝，	戰鬪降伏，
外異國王。	得賜象馬，	車乘篋藏，
又加封邑，	城郭郡土。	或有得賜，
手足寶釧，	微妙之色，	紫磨金珍，
真珠夜光，	車璩碧玉，	種種殊別，
奇財妙異，	若干諸物，	各用賜之，
使一切眾，	踊躍驚喜。	覩所立功，
怪未曾有，	最後解髻，	明月寶施。
佛亦如是，	今為法王，	忍辱之力，
無極慧音。	常行慈愍，	興發哀護，
以法等化，	一切世間。	覩諸眾庶，
憂惱之患，	講說經法，	億千之數。
曉知眾生，	所應方便，	今日眾生，
以為盡原。	於時法王，	無極大聖，
分別經卷，	億百千姪，	以知黎庶，
志力猛慧，	便說此經，	如髻明珠。
最後世時，	正典所處，	一切諸法，
皆無及者。	欽仰是經，	未曾輕講，
識練幽微，	慧明者聞。	吾以演現，
如是像法，	佛滅度後，	當特怙之。
其有志求，	斯尊道者，	普當受決，
如佛所言。	彼人未曾，	有疵瑕欲，
無有疾病，	眾患之難，	則於末後，
將來之世，	便即逮成，	無上真慧。
殊勝差特，	普當具足，	諸四部眾，
亦復順遇。	若有聞者，	除身諸漏，

怪其無為，	悉叉手歸，	己身景曜，
所照光光，	其奉行是，	所獲若此。
得成正覺，	而轉法輪，	則覩弘摸，
及見最勝。	夢中聞見，	百福德相，
紫磨金色。	佛所說經，	設得聞已，
為眾會說，	及諸親族，	皆悉具足。
又復所護，	一切除棄，	若使臥寤，
所見如是。	悉捨遠離，	而行出家，
皆得往至，	於佛道場。	便即處於，
師子之座，	是為求道，	所獲利誼。
所謂七寶，	悉歸於斯，	修此則奉，
最勝如來。	已得佛道，	存立惠施，
即轉法輪，	無有諸漏。	為諸四輩，
而說經法，	不可思議，	億千劫數。
分別講說，	無漏之法，	教化無數，
億姪眾生。	夢中所見，	如斯色像，
滅度因緣，	悉無生死。	溥首當知，
常志道者，	多所教化，	不可限量。
最後末世，	求斯尊法，	分別廣說，
安住所演。」		

正法華經菩薩從地踊出品第十四

於是他方世界八江河沙等菩薩大士，各異形服來詣佛所，稽首于地長跪叉手，白世尊曰：「鄙之徒類來造忍界，欲聞斯典受持諷寫，精進供養奉行如法，惟願大聖垂心於我，如來滅度後，以《正法華經》加哀見付。」

世尊告曰：「止。族姓子！仁等無乃建發是計。今此忍界自有八江河沙等大士，一一大士各有眷屬，如六十億江河沙等菩薩大士，後末世時，皆當受持分布班宣。」時此佛界，周普無數億百千姪諸菩薩眾自然雲集，顏貌殊妙紫磨金色，三十二相嚴莊其身，在於地下攝護土界，人民道行倚斯忍界，聞佛顯揚《法華》音聲從地踊出，一一菩薩，與六十億江河沙等諸菩薩俱，營從相隨一心一行，無有差別。或半江河沙百千菩薩來者，或四十分江河沙，或五十分江河沙，或百分江河沙，或五百分江河沙，或千分江河沙，或百千分，或億百千分江河沙等菩薩，各各朋黨相隨來。或復無央數億百千菩薩眷屬而來至者，或有二百人同行修菩薩道，或有百千。各有眷屬，或有千眷屬，或五百眷屬，或四百眷屬，或三百眷屬，或二百眷屬，或百眷屬，或五十

眷屬，或四十眷屬，或三十眷屬，或二十眷屬，或十眷屬，或五眷屬，或四眷屬，或三眷屬，或二眷屬，或一眷屬，或獨而至，不可稱限，其數難喻，從地踊出。或從上下，或四方來，至忍世界悉住空中，見于滅度多寶世尊、能仁大聖，各處七寶樹下坐師子床，尋稽首禮二如來。至真。等正覺，右繞三匝却住一面。或有菩薩，以若干品奇妙之誼，諮嗟二尊讚詠諸佛，從始已來假使具足，五十中劫不能究暢，能仁世尊為勤苦行，與佛別來亦復如是，四部眾會，等無差特，亦復默然。

爾時世尊，即如色像現其神足，令四部眾悉得普見。又使念知此忍世界，諸菩薩眾於虛空中，各各攝護百千佛土，諸菩薩眾，皆滿具足百千佛土。又此大眾，有四菩薩以為元首，其名曰：種種行菩薩，無量行菩薩，清淨行菩薩，建立行菩薩；是為四。於無限無量塵數雲集，大會菩薩之上最也。

於是四菩薩大士，各與大眾不可思議，部部住立，於世尊前叉手白曰：「大聖體尊起居康強，蠲除眾疾所行安耶？群生各各善順律行，處于清涼無眾患乎？此類將無興墜嶮谷？」

時四菩薩大士，以偈讚曰：

「世雄闡光曜， 所行康強耶，
救脫現在者， 眾行無患難。
眾生善因室， 決受諦清淨，
得無起疲厭， 寧受世吼命。」

爾時世尊告眾大會諸菩薩曰：「諸族姓子，佛所行安無疾無患，眾庶各各悉受律行，善學道教不敢興厭，欲至嚴淨。所以者何？斯之品類，乃於往古諸平等覺，各各作行，是諸聲聞，信樂吾教入于佛慧，又各各異三乘學者，住聲聞乘，我悉立志入佛大慧。」

時諸菩薩而歎頌曰：

「善哉快世尊， 我等悉勸助，
乃令眾生一， 善化微妙律。
欲得聞大聖， 教命詢深要，
聽之歡喜信， 乃入法供養。」

於是世尊，讚大會菩薩曰：「善哉！善哉！諸族姓子，誠如所云。如來所詔，各隨權宜不違本旨。」

時彌勒大士，及餘八億恒沙菩薩俱舉聲，而歎頌曰：

「從古以來， 未曾見聞， 乃有爾所，
菩薩之眾， 從地踊出， 住世尊前，
供奉歸命。 是等儔類， 從何來乎？」

彌勒即知八億恒沙菩薩心之所念，尋時叉手以頌問曰：

「無央數百千，於算巨億載，
不可稱限量，未曾見菩薩，
來詣兩足尊，曷因是何等？
大通所從來，其像巨億長，
一切志強勇，猛雄為大聖，
端正可欽敬，今為所從來？
世尊一一見，慧雅諸菩薩，
眷屬無央數，猶如江河沙，
其數超江河，具足度佛法，
諸菩薩眷屬，皆建正覺道。
如是群英倫，集會禮大聖，
具足滿六十，百千江河沙，
其數過於彼，眷屬無思想。
五百江河沙，或四或三百，
或二百江河，諸營從如是。
其限復殊此，或五或復十，
一一諸眷屬，世尊大聖子，
斯眾緣何來，至于導師所？
或四三或二，或一江河沙，
恒沙數各來，伴侶悉善學，
甚多不可限，除住空中者，
於億百千劫，不可卒合聚。
半江或三分，或十或二十，
具足眾立行，明哲眾菩薩，
俱住於空中，其限不可量，
現別無彼此，億劫行清淨。
又無量異部，眷屬不可議，
億億復超億，或有半億者，
或十或二十，五四三或二，
諸雄從眷屬，無能籌量者。
身各自修行，寂寞樂等遵，
恬怕如虛空，別來者無限。
猶如江河劫，莫能有計者，

在精舍寂室，各從其方來。
 一切天神聖，皆用尊故至，
 諸菩薩雄猛，何從忽見此？
 誰為彼說經？誰立於佛道？
 為顯何佛教？建立何佛行？
 細微各可敬，普從四方來，
 因明目神足，大慧忽然現。
 於羸曠世界，能仁令充備，
 仁賢諸菩薩，倫黨自然至。
 從生出已來，未見如斯變，
 願說其國土，大聖哀盡名。
 十方所從來，各懷十八法，
 吾未曾得見，如斯等菩薩。
 我為最勝子，未曾見聞此，
 今斯若干眾，能仁願說行。
 菩薩無數千，百骸難可限，
 諸億千無量，本為何所處？
 諸菩薩勇猛，志性不可量，
 如是之等類，大雄願說之。」

爾時他方世界無央數億百千骸諸如來，至真，等正覺，普從十方詣能仁如來勸說法者，各各坐于七寶樹下師子之床。是諸如來侍者，各各見諸菩薩無量大會部部變化，從地踊出，各各住立自問其佛：「此諸菩薩大士之等，從何所來，不可計量無有邊際？」時彼諸佛，各各告其侍者曰：「諸族姓子，且待須臾，有菩薩名彌勒，為能仁如來所授決，當逮無上正真道成最正覺，自問能仁，如爾所怪，佛為一一分別誼歸，悉靜一心而俱聽之。」

爾時佛告彌勒大士：「善哉！阿逸！仁者所問極大微妙優奧難量。且聽，且聽！今吾說之。一切菩薩及諸會者，普當堅固，強猛力勢於無上意，當知如來，慧見無底，諸大聖立境界無量，禪定智慧所樂自恣，莫能宣暢而剖判說，方便興化不可限量。」

時佛頌曰：

「諸族姓子，皆聽佛道，今吾所說，
 慧柔和悅。若明達者，以為美香，
 如來之慧，不可思議。皆當強意，
 普存堅固，各建立志，一心平等。」

大聖難值， 愍哀世間， 今當聽受，
未曾有法。 佛當建立， 仁者諸黨，
一切無得， 生狐疑心。 導師所詔，
令無有異， 其慧平等， 安隱無特。
安住所療， 法甚深奧， 非心所思，
不可限量。 今當講說， 無極因緣，
普共聽之， 義何所趣。」

世尊歎已，告彌勒曰：「班宣一切，阿逸！欲知此諸菩薩大士眾會無量不可思議各各從地而踊出者，昔所不見皆集忍界。吾始逮無上正真道成最正覺時，勸悅斯等立不退轉，使成大道教授化立，族姓開士大士之眾，處于下方而於其中，有所救護讚經諷誦，思惟禪定專察其歸，欣然悅豫樂無為行。諸族姓子，志于恬憺，不存遠近，天上人間常應專修，轉於法輪無為無會，好深神通法樂為樂，志願精進求于佛慧。」

於時世尊而歎頌曰：

「今此無數， 諸菩薩眾， 不可思議，
無能限量， 造行億數， 不可限劫，
殖積神足， 博聞智慧。 吾悉勸誘，
於大聖道， 今佛一切， 皆授其決。
斯諸菩薩， 悉佛眾子， 皆為住止，
於吾國土。 悉捨棄離， 諸所習地，
一切皆處， 閑居得度。 斯諸佛子，
所行無為， 精修學習， 奉遵上道。
斯聰哲者， 在于下方， 今日故來，
攝護國土。 晝夜精進， 無有逸慢，
積累德行， 分別佛道， 常行勤修，
立於慧力， 一切意堅， 而無限量，
志常勇猛， 思惟法典， 普悉是吾，
達清淨子。 吾初逮成， 為佛道時，
在於城中， 若樹無著， 則便講演，
無上法輪， 勸立其志， 於尊佛道。
今佛所說， 至誠無漏， 聞佛歎詠，
皆當信之。 開化發起， 此諸群英，
從久曩來， 立尊正道。」

爾時彌勒大士，聞佛說彼菩薩之眾，億百千垓數難計會，心用愕如，怪未曾有，白世尊曰：「云何大聖，處迦維羅衛釋氏王宮為太子時，委國重位眾女之娛，出適

道場坐于樹下，得無上正真道成最正覺，從來近近甫四十年，而所教化所度無量，乃復爰發諸佛境界，多所勸益所建權慧而不可議。今是菩薩大會之眾，悉皆如來之所開導，部黨部黨眾多無量，久修梵行殖眾德本，供養無數百千諸佛，假使欲計成就已來劫數無限。」

彌勒又啟：「欲引微喻，譬如士夫年二十五，首髮美黑姿體鮮澤，被服璨麗端嚴殊妙，常懷恐懼見百歲子。其父謂言：『族姓子來，爾則我子。』其百歲子謂二十五歲人：『是我之父。』父則察知口自說言：『是我之子。』如是世尊！世俗之人所不信者，而令得信。佛亦如是，成佛未久，今有若干億百千數，久修梵行長夜遵倚在於道慧，勸進現在無量之眾，曉了坐定起立方便，成大神通聰明智慧，住于佛地習佛慧誼，於世希有，建大聖力。世尊往古，亦復教化于斯品類，誘導建立於菩薩地，當成無上正真之道致諸正覺，悉行方便所作已辦。今我以受信誓誠諦，探暢既往斷析此誼。其唯如來，新學菩薩心懷猶豫所不及知，如來滅後聞是經典，終不信也。以有猶豫不遵此法，亦不勸樂，當獲罪釁。善哉！世尊！現說此誼，其有狐疑於斯典者，當來末世諸學大乘，設使聞者令不沈吟。」

於是彌勒大士，於世尊前歎斯頌曰：

「譬如有人，	現生老子。	能仁至聖，
棄國捐王，	生於城中，	而得佛道。
導師近爾，	布屬尠少，	今此諸樂，
不退轉子，	無數億劫，	行救大眾，
神足之力，	住不可動。	學智慧強，
靡所不入，	今來至斯，	在所開通。
如水蓮華，	悉無所著，	威神尊重，
志超於世。	住立恭肅，	一切叉手，
諸菩薩眾，	如是色像。	為如之何，
誰當信此？	惟願大聖，	加哀示現，
剖判分別，	如審諦誼。	譬如有人，
而為士夫，	年既幼少，	髮美且黑，
其人年歲，	二十有五。	而能產生，
百歲之男，	養育澡洗，	隨時衣食，
是我等父，	而為最勝。	一切世間，
無有信者，	幼稚年少，	而生斯子。
如是世尊，	我等無失。	無數菩薩，
如來集會，	心強智慧，	又無所畏，
無數億劫。	所學審諦，	志懷明哲，

其目通達，威神巍巍。顯現端正，
而勇意猛，曉了法律，為雄導師。
所見諮嗟，而竄山巖，靜行無為，
如虛空界，悉無所著。禪定精進，
為安住子，而心志求，於此佛道。
而何所人，當信此言？若於導師，
滅度之後，吾等於此，而無狐疑。
佛前目覩，則聞菩薩。於是之處，
初學罔然，將無菩薩，歸於惡道。
云何勸發，化斯等倫？惟願世尊，
觀縷解決。」

正法華經如來現壽品第十五

爾時世尊，普告菩薩大眾，三舉聲詔：「諸族姓子，悉當信佛誠諦至教，勿得猶豫。」

時會菩薩、彌勒大士，具餘之眾，咸皆叉手白世尊曰：「惟願大聖，分別說之，我等悉信如來所詔。」諸菩薩白佛而亦至三。

於是世尊，見諸菩薩三稱勸助欲令佛說，佛告諸菩薩曰：「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僉曰：「受教佛言。」

「族姓子，如來建立如是色像無極之力，諸天、龍、神、阿須倫、世間人，各自知之各自念言：『能仁世尊從釋氏土，棄國捐王行至江邊，就于道場坐於樹下，逮得無上正真道成最正覺。』又吾在昔，從無數億百千那術亥劫以來，已成至真等正覺矣。譬有無數五百千億佛世界，所有土地滿其中塵，若有士夫舉取一塵，過于東方不可計會億百千亥諸佛國土，乃著一塵，如是次取越爾所國土，復著一塵。如斯比類，取無數五百千億佛界所有土地一切之塵，一一取布著諸佛國，悉令塵盡。於諸族姓子意中云何？有能計數此諸佛國，思惟籌算，寧知者乎？」

彌勒、大會諸菩薩眾，悉白佛言：「無能計者。天中天！所以者何？諸佛世界甚多無量不可思議，非心所及，假使一切聲聞、緣覺處賢聖慧，不能思惟知其數者，唯有世尊大聖之慧，乃能知耳，餘無能及。正使我等不退轉地諸菩薩，尚不能知，此諸佛世界不可限量，難得邊際。」

於時世尊告大眾曰：「今吾宣布詔諸族姓子，如彼士夫取無數五百千億佛界中塵，舉一塵過于東方不可計會億百千亥諸佛國土，乃著一塵，如是次取，越爾所國土復著一塵。如斯比類，取無央數五百千億佛界所有土地一切之塵，一一取布著諸佛國，悉令塵盡。吾逮無上正真道成最正覺已來，其劫之限，過於爾所塵數之劫。諸族姓

子等，見吾於此忍界講法，復在他方億百千姦諸佛世界而示現，皆悉稱吾為如來。至真。等正覺。錠光如來，以諸伴黨若干之數而現滅度。諸族姓子，吾以善權方便，演說經典，現無央數種種瑞應。

「又如來悉知一切群萌，往來進止諸原根本，悉觀其心而隨示現，各為名號，亦不滅度而說泥洹，順諸眾生瑕穢善惡，則為解演若干種法。諸族姓子，見無數品心性各異，所行不同德本淺薄，多所壞破而不信樂，故為說言，告諸比丘：『這度終始方今出家，成平等覺從來未久，甫乃逮得無上正真道成最正覺。』」

「又如來成佛已來甚久，故佛說言，得佛未久。所以者何？欲化眾生故。諸可說經皆已度脫，所可講詔自現其身，為一切故建示所行，皆為天人喜造罪福，以故如來諸所講演，皆實至誠非是虛妄。如來皆見一切三界，隨其化現亦無所行，亦復不生亦不周旋，亦不滅度不實不有，亦不本無不知不爾，亦無虛實亦不三界。如來所行不見三處，如來普觀一切諸法，在於某處不失諸法，一切所說至誠不虛。眾生苦惱不可稱限，行若干種志性各異，思想諸念各各差別，欲令眾生殖眾德本，故為分別說若干法。又如來所當作者皆悉作之，現這得佛，成平等覺已來大久，壽命無量常住不滅度。

「又如來不必初始所說，前過去世時行菩薩法，以為成就壽命限也。又如來得佛已來，復倍前喻億百千姦，然後乃於泥洹而般泥洹。所以者何？為眾生故而教化之，故而示現行來久遠。為無德類離於福祚，為貧囊行著於愛欲，纏諸見網而自覆蓋，驅馳不定，如來故為現，發忤忤疾獲之想，不起懈怠難得之慮。如來善權告諸比丘，勤苦作行乃得佛道，誠諦不虛。以諸眾生從無央數億百千姦，乃見如來，以其忽忽所作不當故，恆汲汲無寧息故，言法難值、如來難遇聞見，是已怪之難及興難遭想，悲喜孜孜知佛希有，便多發意，樂在閑居而行精進。這不見佛而懷渴仰，見如來已，歡喜稽首造眾德本，其不滅度者教令滅度，開化黎庶。緣是如來出現，說經而宣斯言，誠諦不虛。

「譬如士夫而為醫術，聰明智慧工巧難及，曉練方藥知病輕重藥所應療，多有兒子若十至百，其醫遠行諸子皆在，不解誼理、不別醫藥、不識毒草，被病困篤皆服毒藥，毒藥發作悶惱反覆。父從遠來，子在城中腦發邪想。父見諸子被病，起想這見父來，悉皆喜悅白言：『父來，安隱甚善，我等自為食，任信他言而服毒藥。惟願大人救濟我命。』時父見子遭苦惱患婉轉在地，尋勅從人持大藥來。藥色甚好味美且香，和合眾藥與諸兒子，而告之曰：『速服上藥甘香芬馥。假使諸子時服此藥，其毒消滅病得瘳除，身體安隱氣力康強。』諸子不隨顛倒[怡-台+龍]悞想者，見藥嗅香，嘗知其味，尋便服之，病即得愈毒藥消滅。子性悞者，不肯服之。毒藥除者，皆白父母：『與我等藥，病悉瘳愈，而蒙安隱。』其邪想者，不肯服也，得見藥色不熹香味。父醫念言：『今我此子愚冥不解，志性顛倒不肯服藥，病不除愈或恐死亡。寧可以權飲諸子藥。』則設方便欲令速服，便告諸子：『今我年老羸穢無力，如是當死。汝輩

孚起，若吾命盡，可以此藥多所療治，服藥節度汝等當學，假使厭病欲得安隱，宜服斯藥。」教諸子已捨詣他國，猶如終沒。諸子聞父潛逝發哀，啼哭悲哀不能自勝：「我等之父智慧聰明，傲不服藥今者蕘殤。」兄弟孤露思慕慙，乃自剋責存不順教，甫便遵崇父之餘業，諦觀眾藥形色香味，自當攻療不可輕戲，尋便服藥深自消息，病即除愈。時父見子服藥病愈，便復還現。」

佛語諸族姓子：「如是醫者善權方便，令子病愈，寧可誹謗，彼醫所處為不審乎？」

諸菩薩白佛言：「不也。世尊！不也。安住！」

佛言：「吾從無數不可計限億百千劫，發無上正真道意，懃苦無量每行權便，示現教化發起群生。其父醫者，謂如來也。諸兒子者，謂五道生死人也。父他行而不在者，謂如來未出於世。諸子入城服毒藥婉轉者，謂在三界三毒所縛，婉轉五道不能自濟。父聞來還，謂佛如來行大悲哀，見三界人，或流五趣不能自出，故現世間，廣說經法開化黎庶。服藥病愈，謂發無上正真道意，立不退轉無所從生，或得聲聞、緣覺乘，不至究竟。視藥形色香味不肯服者，謂六十二見諸墮邪者。見父年老留藥教子捨之去者，謂諸黎庶疑受道教，故現滅度，留諸經法以教後世，四輩弟子諷誦學問，思佛功德發大道意，或得羅漢或得緣覺，佛見如是復還出世，一切眾生皆是吾子，諸族姓子，如來行權非徒虛妄。」於是世尊，欲重解誼顯揚其事，而歎頌曰：

「不可思議， 億百千劫， 欲得限量，
莫能知數。 得佛已來， 至尊大道，
常講說經， 未曾休懈， 勸助發起，
無數菩薩， 皆建立之， 於佛道慧。
無數億劫， 開道眾生， 億千姦數，
不可思議， 而為示現， 立于滅度，
以教化誼， 導利眾生。 用權方便，
而現滅度， 故為眾人， 演斯法典。
吾已自立， 一切黎庶， 分別群萌，
於彼之誼。 其心顛倒， 而不覺了，
欲立是等， 佛宣暢說。 設見於佛，
滅度之後， 以若干物， 而用供養，
又覩吾沒， 愁悒憂感， 若復見佛，
歡喜踊躍。 假使質直， 說至誠言，
眾生之類， 朽棄身體， 然後如來，
合集眾音， 能自示現， 顯大佛道。
而於後世， 分別此語， 吾在于斯，

不為滅度。比丘欲知，佛權方便，
數數堪忍，現壽於世，及與異人，
眷屬圍繞，因而宣揚，於尊佛道。
諸賢得聞，佛出世間，又復導師，
餘國滅度，觀察眾生，愁憂懊惱，
倉卒不見，其身相好。望想飢虛，
欲得見佛，然後乃為，分別經典。
不可思議，億百千劫，吾常建立，
如此像誼。佛來至於，靈鷲之山，
自然床座，無量亥數。設使眾生，
見是世界，水火災變，劫燒天地。
當斯之時，吾此佛土，具足微妙，
柔軟安雅，歌舞戲笑，無量安隱，
講堂精舍，樓閣室宅，校飾莊嚴，
皆以七寶，藥草樹木，華實茂好，
自然雨華，心華眾色，以散於佛，
及弟子上。諸人皆坐，館室雷震，
或復好樂，發道意者。吾之國土，
建立常然，餘人有見，劫如燒盡。
觀其世界，火甚可異，本以權便，
示現斯變。如來諮嗟，無央數億，
佛之法尊，其為若茲。眾生品類，
不肯聽聞，然而熹造，殃釁之罪。
假使人民，柔軟中和，其時佛興，
出于人間。已見世尊，經法所詔，
則為顯揚，清淨誼理。佛來為人，
分別誠誨，說斯所造，往返之事。
假使如來，久而現，然後乃為，
講是經典。吾智慧力，聖達光明，
如是所見，不為薄少。前世所行，
無量劫數，慈心之品，平坦無求。
智慧明者，無得狐疑，棄捐猶豫，
勿懷結滯。所當列露，未曾班宣，
佛今散告，無復餘誼。如醫所建，

善權方便，開闡分別，示子方術。
現衰老死，其身續存，神變音聲，
不終不始。受諸等友，而自由用，
世吼療治，眾生之病。開導癡駘，
令離愚冥，而現泥洹，亦不滅度。
何故慙懃，欲得現已，人常闇弊，
使意信樂，以放逸故，墜墮三處，
其心踊躍，欲令覺了。如來所詔，
常以知時，為其眾生，而行智慧。
以何方便，而受道法？何因令獲，
從佛經教？」

世尊說是如來壽限時，則無央數不可思議眾生，皆獲利誼解脫至道。

正法華經卷第七

正法華經卷第八

西晉月氏國三藏竺法護譯

御福事品第十六

爾時世尊告彌勒大士：「阿逸！欲知今佛說此如來壽限經典之時，六十八億那術百千江河沙等諸菩薩，逮不起法忍。二千江河沙菩薩大士，皆得總持。如一佛世界塵數菩薩大士，逮得無礙辯才總持。復有如千佛世界塵數億百千姪菩薩，得不退轉總持；復有如千佛世界塵數菩薩大士，聞是經典，轉不退轉法輪。復有如中千佛世界塵數菩薩，逮得無垢大聖分別而轉法輪。復有如佛小千世界塵數菩薩，聞斯經典，逮得八生住，當成無上正真道。復有如四天下塵數菩薩大士，聞斯法已，得一生補處，當成正覺。復有如八佛世界塵數黎庶，聞是經典，悉發無上正真之道。佛這說斯諸菩薩大士，尋則建立，應時虛空雨諸天華，意華及大意華，紛紛如雪，以散無數百千世界億百千姪諸佛世尊，故來垂恩坐師子床七寶樹下，及能仁大聖上，其無央數不可稱限，諸滅度佛并多寶佛身，地即大動，及雨一切諸菩薩上。又雨四種栴檀、雜香蜜香、一切諸香，從虛空墮。虛空之中發大雷音，深柔軟音自然妙響，千萬瓔珞若干琦珍，明月珠寶如意之珠，諸珠瓔珞，皆於空中垂下如幡，無數香爐在於空中自然香出。復有無數百千寶蓋自然來至，一一寶蓋各各普覆一一佛上，上至梵天，諸菩薩眾在於空中，執蓋而侍億百千姪諸如來左右。於是彌勒而讚頌曰：

「安住令聞，	未曾有法，	本來未嘗，
見此明光。	廣大極遠，	不可限量，
如向所覩，	無能思議。	今日我已，
所聞經典，	面觀安住，	現分別說。
建立眾生，	億百千數，	大聖導師，
於世殊特，	不退轉輪，	住於佛道。
或有得立，	執攬微密，	或有得處，
無限之誼，	億百千數，	總持之要。
欲有限量，	及思惟者，	有所建立，
并越度生。	或有二住，	及八住者，
當得佛道，	所度無量。	或有學者，
超越千四，	或有至三，	或於二住。
緣從導師，	聞是經典，	當得佛道，
顯第一誼。	或有建立，	一生補處，
成諸通慧，	遊於諸有，	聽省於斯，
大聖所說，	有成果證，	無有諸漏。

猶如八佛，	國土諸塵，	其欲數者，
限量如此。	若有黎庶，	億數聽經，
聞是皆發，	殊勝道意。	無極大仙，
造德若斯，	分別演說，	立真諦地。
無量諸身，	不得稱限，	譬如虛空，
無有邊際。	諸天所雨，	無數億華，
不可計量。	天子億千，	帝釋梵天，
如江河沙，	其來至此。	無數億千，
雜香妙香，	供養安住，	蜜香上香，
而已散佛，	專己作行。	猶如飛鳥，
普來供散，	安住如來。	上虛空中，
自然雷震，	柔軟音聲，	暢深妙法。
億百千天，	俱共歌頌，	明月珠寶，
自然下降。	自然諸香，	而為芬薰，
七寶寶瓶，	億百千姪，	羅列虛空，
如鴈飛行，	供養大聖，	威神之尊。
諸蓋億姪，	不可限量，	廣大周匝，
七寶嚴飾。	聰明智慧，	諸菩薩執，
身形高長，	上至梵天，	微妙姪好，
威光巍巍，	幢幡綺麗，	供養上佛。
諮嗟眾聖，	億千讚誦，	心懷踊躍，
敬安住名。	所在向方，	尊未曾有，
見若干種，	諸異導師，	而普示現，
壽命之限，	今此眾生，	悉觀喜悅。
其誼廣普，	至于十方，	導師音聲，
靡不達至。	飽滿眾生，	億百千數，
曉了道意，	具足莊嚴。」	

爾時世尊告彌勒曰：「其聞如來所現壽命所說經法，發意頃生快心篤信者，所得功德不可稱量。譬如族姓子、族姓女，欲得無上正真道，奉行布施、持戒、忍辱、精進、一心五度無極，八億百千劫；不如族姓子、族姓女，聞斯如來壽命之限，發意之頃歡喜信樂，而不狐疑若干種行歸一道者，欲知功德，勝于八億百千劫行五度無極，百倍千倍萬倍億倍巨億萬倍，福不可譬，無以為喻。」

佛言：「阿逸！族姓子、族姓女聞斯經法，一發意頃歡喜信者，則為堅住無上正真道成最正覺。」

佛時頌曰：

「若一切遵修，行五度無極，
志慕求斯慧，意存佛上道。
設於億千劫，具足八前劫，
而布施諸佛，數數及聲聞，
供養諸緣覺，菩薩億千垓，
奉進諸飲食，衣服床臥具，
榻蓆及屋室，皆以栴檀香，
園觀平等足，為施經行處。
如是布施已，若干種無數，
於億百劫中，用求尊佛道。
又復護禁戒，信喜稽首佛，
明立無所犯，猶得佛慧故。
復次順忍辱，住於調定地，
志尊無所限，忍無數罵詈。
設覩卒暴者，住慢而自大，
志能忍彼等，以求佛道故。
常慇懃精進，寬弘心堅固，
意念餘思想，遊至億佛土。
若處於閑居，欲棄于睡眠，
其人億劫行，常習于經行。
欲比無等倫，億千劫禪定，
加復八千億，而行專一心。
志願上佛道，欲得諸通慧，
具足定無極，一切禪寂然。
諸所造福德，合會而聚集，
億百千劫中，如前所諮嗟。
若男子女人，其聞佛壽限，
一時歡喜信，此德為最上。
當棄捐猶豫，諸著思想事，
信樂大法誼，其福為若斯。
若菩薩求道，尊奉億劫載，
是聞不為聞，聽佛壽無量。
當已頂稽首，如是像類人，

然後將來世， 度脫億數人。
如能仁世尊， 釋師子大人，
坐於佛樹下， 而演師子吼。
吾今所以來， 眾生所供敬，
處於佛道場， 說壽亦當然。
志性悉具足， 其人博聞持，
所說諦化人， 則無有狐疑。」

佛復告阿逸：「其有聞說如來壽經者，入中受持分別曉了，其得福德不可稱限。即過於彼若干億劫奉五度無極，上至于佛慧，所當示現，所當奉行。復次，其聞是經，即持書寫已，載於竹帛供養奉事，散華燒香、搗香雜香、繪綵幢幡，麻油燈香、油燈醞翻燈，其福過彼甚多無數，當致如來慧見之事，猶如阿逸。彼族姓子，設得聞斯如來壽限經，其心質直歡喜信者，以是情性當觀此相，即當知之，以見如來在靈鷲山說是經時，與諸菩薩眷屬圍繞聲聞之眾，於斯佛土三千大千世界之中，平等忍辱，地為紺琉璃紫磨金色，八種交道七寶行樹，若干種億屋宅居室，諸菩薩眾於其中止。

「阿逸！欲知彼其人心常而質直安悅信者，以是色像知其相行，曾見佛會。又如來尊，悉見彼人心所信樂。如來滅度後族姓子女，聞此經卷亦不誹謗，歡樂受持，則為如來所見擁護。其族姓子，超於興起為佛塔廟，起於建立精舍講堂，超於瞻視比丘疾病，而給醫藥供養之具。所以者何？是等族姓子，以為具足興立塔廟，起七寶寺上至梵天，悉為供養一切舍利。其佛塔寺周迴無限，普盡地際懸眾寶鈴，無上之藏諸舍利廟，供養華香雜香搗香，寶蓋幢幡伎樂歌頌，若干種香，天上世間所有珍琦，天華天香及天伎樂，空中雷震暢發洪音，鍾磬大鼓、箜篌樂器、簫成琴瑟、鑊鏡若干，柔軟哀聲歌舞節奏，調合剋諧，無數億百千劫供養奉侍，諸度無極皆悉充備。

「佛滅度後其有得聞此經典者，持讀書寫若分別說，福勝無量。修慈愍哀廣普受持，講堂精舍床榻錦繡敷具，令比丘眾頓止其中，園觀華實明月珠寶，經行諸坐飲食供養，病給醫藥一切施安，悉令具足，其床榻腳若干種寶，微妙顯好上至梵天，幡蓋校飾，勸助福故，稍稍轉具而滅除罪，靡不粲麗。五體精進而在閑居，積累功德，無數巨億百千劫中，稱揚其名，一切莊嚴威神巍巍，皆悉彌普。」

於是世尊，而歎頌曰：

「若起七寶寺， 上至于梵天，
華香及伎樂， 幡蓋悉供養。
諸床臥之具， 飲食細供饍，
病瘦給醫藥， 寶床若干品，
入微妙莊嚴， 上至于梵天，
普校飾佛土， 勸助兼備足。」

五事勸閑居，咸興變億數，
一切人所樂，微妙施最勝。
供事悉具足，鮮潔華幢幡，
以此為衣服，數數如雷震，
眾伎柔軟悲，以供養舍利。
香油為然燈，分布圍周匝，
其有持此經，於亂講說法，
以為具足辯，斯若干供養。
無數億屋室，皆以栴檀作，
講堂三十二，極高無有極，
悉敷諸座具，隨所欲飲食，
如是億百千，供珍妙餚饌，
園觀及經行，華布遍其地，
覆蓋具無量，采畫若干像，
用供養眾僧，其持是經法，
目前辦斯已。如來滅度後，
若讀誦寫經，歡喜如信樂，
其得福無量，超餘福之上。
其有人書寫，淨潔令安諦，
當供養經卷，華香普芬薰，
常當然燈火，香油為錠鐸，
所生輒歡喜，數上思夷華。
其人奉經卷，供養當如是，
得福甚眾多，其限不可量。
譬如虛空界，其限不可得，
十方之無量，其福比如是。
何況能復加，常施於安隱，
奉戒行禪思，而在燕坐行，
無瞋不惡口，恭敬立思惟。
比丘尼常當，謙恪不自大，
智慧如明月，問智者不恐，
次第順分別，意懷愍得佛。
假使如是像，持殊勝經者，
其人功德品，不可得限量。

設使人見此，如是像法師，
當持此經卷，奉敬加供養。
假使有人，以天華香，用天寶蓋，
而以覆陰。當以首頂，禮其人足，
常想念之，如來最勝。爾時見者，
作是思惟，而當求索，樹王之下。
當覺成佛，所在供養，為饒利益，
諸天世間。假使住立，若處安坐，
所在經行，其德如是。臥在床榻，
若著衣服，而常講演，斯如來經。
於時士夫，於此經卷，興若干種，
顯諦微妙。世尊導師，所說至誠，
以無數珍，而供養者。如吾所歎，
所有土地，則為佛身，於彼經行。
佛聖於中，如坐座上，覺了所在，
遊居之處。」

正法華經勸助品第十七

爾時彌勒大士白佛言：「其有聞是所說經典，得何福祐？」

以偈頌曰：

「大雄若滅度，其有聞是經，
省之即勸助，為得何福祐？」

於是世尊告彌勒曰：「如來滅度後其有聞是所說經者，若比丘、比丘尼、清信士、清信女，男子女人、大小眷屬，聞已勸助，於眾會中宣轉為人說，若在屋宅若在露處，若在閑居郡國縣邑，所當作為如所聞經，如所受得住彼力勢為人解說，若為父母宗室歎詠，聞大士言亦讀代喜，所可聞知展轉相傳，不見法師威容色貌，若轉學者代之勸助，以是因緣所興方便，使五道人有五蓋者通得相見，各以所聞轉相勸化，聽我所說勸助之福，所聞法師經法功德。族姓子女，無所千載四域天下，六趣群生未盡羅網，有色無色，有想無想，不有想不無想，有足無足，兩足四足多足，諸天人民，或有一人欲求功德，隨此眾生所欲樂喜，已所愛重極上微妙供養之具滿闔浮利，為一人廣大布施，隨其所欲，屋宅金銀、水精琉璃、珊瑚虎魄、車璩馬瑙，象馬車牛眾寶合成，無央數歲恣所求索應意備足，供養飲食無所乏少。中自念言：『年朽力弊，心用疲殆，豈可化入如來法律，以佛所詔用誨眾生？』尋如所念，以律檢非導之典教，黎庶一時俱履道跡，往來不還無著得證，諸漏以盡禪定具足，威神巍巍得八解門

，一心不亂。於阿逸意云何？彼時士夫所建福施，有能思惟限量者乎？」

彌勒答曰：「甚多不可賞計，乃能安慰無量眾生，供足所乏加復立志，於無著證。」

佛告阿逸：「今故語仁，宣布四遠。如彼士夫興大布施，供給無數四域群生，立無著證。」

佛言：「其聞是經一句一偈，勸助代喜，福過彼人所布施上。一句一頌勸助功德，不可稱限，百倍千倍萬倍億倍，巨億萬倍億百千劫，不可計量無以為喻；何況目見於此經典，耳聽代喜德難計會。假使有人欲聞斯經，若入精舍所至到處，若入縣邑若住若坐，一時得聞此經法者，若再反聞所在專精，現在生處所獲福祐，常得自然無數珍寶，宮殿精舍床榻坐具，象馬車乘安雅無量，說經進止若住若坐，息心天王就擁護之，不遭罪患，釋梵四天翼佐營衛，轉輪聖王近師子座。設族姓子唱言：『有經名《正法華》，真可奉敬宜共聽受。更相請命，若辭泥雨設懈不行。』若得斯須暫聽聞者，則解罪福善惡報應，便得德本當獲總持，與諸菩薩世世相隨，在在所生聰明智慧，億百千世體常香潔，不墮惡趣不與賊害，兵刃共會無有邪心，面色光潤生賢善家，見者歡喜無憎惡者，不盲不聾鼻不偏戾，亦不塞鬣不瘡不瘰，不禿不跛不癩不癬，不愚癡不短不長，不柔不剛不白不黑，面不痿黃，身體完具姿顏端正，色如桃花人所愛敬，心性仁賢口言辯慧，疾速禪定如來法教，欲觀諸佛如願即見世尊正覺，當學此經。」

佛語阿逸：「且觀其德，若有一人，一反聞名勸助代喜，乃獲此福。何況有人，專精聽受供養思惟，而復具足為人說者！」

爾時世尊，而歎頌曰：

「最後若有，	值是經卷，	假使逮得，
一頌之說，	聽采其誼，	心喜勸助，
其人功德，	不可限量。	設令有人，
獨能施與，	常給眾生，	億千姦數，
如佛向者，	所現譬喻，	令無數劫，
皆得飽滿。	於時丈夫，	覩面色變，
頭白齒落，	年老朽耄。	斯群生類，
將無終沒，	我欲教化，	使入道法。
其人最後，	以法教喻，	為分別演，
無為之地。	一切五道，	猶如芭蕉，
速令逮及，	於滅度事。	一切眾庶，
皆聽受經，	而從士夫，	親近諮請，
制伏其心，	皆使無漏，	一時之頃，

得無著證。	若聞一偈，	代是勸助，
所得功德，	出彼無量。	各各所施，
一一分別，	一頌之德，	難計難限。
倉卒得聞，	講一頌者，	莫能限量，
動無崖底。	其人得福，	無數如是，
何況現在，	面自啟受。	假使有人，
來至眾會，	一反聞經，	歡喜踊躍，
從億百千，	諸姦劫數，	是法難值，
亦難曉了。	若今有人，	還及彼土，
須臾得聞，	於斯經卷，	且當聽是，
所獲果報，	在在所由，	無有大病。
世世所生，	舌無有患，	牙齒堅固，
未曾墮落。	初不凶害，	除諸危殆，
及邪反戾，	父母賢良。	所立巧便，
壽命常長，	未曾生盲，	目亦不冥。
鼻耳姝好，	無有缺減，	脣口雅妙，
面常鮮潔。	常為眾人，	所見愛敬，
口氣芬馥，	無有臭穢。	形體常香，
如青蓮華，	其薰流布，	無所不周。
若居堂室，	行至精舍，	所到之處，
有聽斯經。	須臾之間，	還知聞者，
熙怡喜踊，	在邊啟受。	其人儀體，
獲致安隱，	殊妙車馬，	則用躬迎。
若復乘于，	賢善象車，	所在遊得，
若干種寶。	常復獲逮，	上妙瓔珞，
數百千人，	悉共發意。	住造其所，
所說法果，	則為講斯，	清淨教誨。
清淨法故，	所建鮮明，	得為天帝，
梵天床座。	速疾逮致，	轉輪聖王，
長處眾會，	敷演經誼。」	

正法華經歎法師品第十八

爾時世尊，告常應時菩薩大士：「若族姓子、族姓女，受是經典持讀書寫，當得十眼功德之本八百名稱，千二百耳根，千二百鼻根，千二百舌根，千二百身行，千二

百意淨，是為無數百千品德，則能嚴淨六根功祚。彼人若令眼根清淨，而以肉眼覩諸所有，滿三千大千世界諸味石蜜叢樹，下至無可大地獄中，上至三十三天，一切普見悉能攝取，故曰肉眼。若有眾庶生其中者，皆悉見之，咸曉了知罪福所趣。」

於時世尊而歎頌曰：

「其執此經卷，勇猛處眾會，
所說不怯弱，且聽斯名德。
八百諸名稱，清淨目明朗，
若已離諸垢，其目所覺普。
彼則以肉眼，而從父母生，
覩諸佛世界，普見超神仙。
諸山須彌山，又覩于鐵圍，
并諸陵丘阜，而復察大海。
默正住一處，普瞻靡不達，
下至無可獄，肉眼為若此。
尚未獲天眼，亦不曉了知，
肉眼之境界，根且覺輕便。」

佛復告常應時菩薩：「若族姓子、族姓女，說是經典，若為異類聲聞乘說者，則便逮得千二百耳名稱，聞三千大千世界周匝，下至無可大地獄，上至三十三天，超外神仙。所謂聞者，象聲馬聲牛聲、伎樂聲車聲、啼哭聲愁歎聲、鼓聲鍾聲、歌聲舞聲戲笑聲、男聲女聲、幼僮聲僮女聲，風聲奇妙聲，正法聲非法聲，樂聲苦聲、力聲志性聲、柔聲龜聲，天聲龍聲，鬼神、撻沓和、阿須倫、迦留羅、真陀羅、摩休勒聲，火聲、水聲、地中聲，比丘聲、聲聞聲、菩薩聲、如來聲，三千大千世界所有音聲，內外通徹一切清淨，以肉耳根，悉聞眾生所說聲，尚未得天耳而悉普聞，曉了萌類諸聲，亦不思惟觀察，黎庶本末所由。又耳悉聞，亦不求索一切音聲，又而順聞巍巍如是。常應時菩薩大士未得天耳，而耳所聽乃如斯也。」

佛說此已欲重解誼，從後頌曰：

「鮮潔總攝，若干品類，清淨之耳，
千有二百。於是世界，以是聽省，
聞其音聲，無有遺餘。有六情者，
則而聽聞，車牛諸乘，象馬音聲，
拍手擊鼓，悲好音聲，鐃鈸梢拂，
亦復如是。伎樂柔和，其音殊好，
雖在於彼，無所染著。聞無數人，
諸可講說，彼人等倫，所喜分別。」

皆聞諸天， 天耳所聽， 常而降伏，
 甘美柔和。 男子女人， 諸啼哭聲，
 童男童女， 所可作為， 哀鸞之音，
 及赤[口*(佳/乃)]鷓， 鳩鵲鴛鴦， 及與鸚鵡，
 其有摟持， 於山林者， 悉得聽聞，
 斯類音聲。 地獄之中， 勤苦毒痛，
 悲哀嚙呼， 所酷苦響， 思想飯食，
 所至求索， 興作發起， 所出音聲。
 諸阿須倫， 居在於海， 諸響暢逸，
 而各各異。 於時法師， 停住於此，
 有語言者， 尋則普聞。 畜生餓鬼，
 勞飢渴聲， 各各講說， 或鳴或吼。
 彼時法師， 默如立斯， 則得聽聞，
 若干音聲。 其梵天上， 所居諸天，
 光音天上， 善究竟天， 及餘奇特，
 各各異聲， 法師普得， 悉聞此響。
 在安住世， 而出捨家， 諸比丘眾，
 諷誦所行， 分別現說， 他人志性，
 法師悉聞， 是等說經。 諸菩薩眾，
 處斯境界， 所可諷誦， 為他人說，
 可集結誼， 以為經典， 悉得普聞，
 若干種音。 其佛世尊， 為人御法，
 而為眾生， 說無數經， 獨在樹下，
 悉得聽聞。 因其菩薩， 能持此經，
 一切三千， 是佛國土， 無數眾生，
 音聲暢逸， 若在室中， 或復處外，
 所言麤細， 悉普聆摻。 悉聞一切，
 群萌音響， 於諸音聲， 亦無所著。
 處處悉知， 他人表裏， 其耳清淨，
 聰徹如是。 斯人常未， 得天耳光，
 適覩因緣， 尋能即聽。 於時法師，
 功德如是， 學斯經卷， 名稱若茲。」

佛復告常應時菩薩：「若族姓子、族姓女，有持是經卷分別說者，若復諷讀書著竹帛，得八百功德諸根堅固鼻根清淨，以是鼻根，三千大千世界所有諸香，皆得普聞

。柔軟香須曼香生香，傅飾鬚香思夷華香，青蓮紅蓮黃蓮白蓮，若干樹木果實薰陸香，蘇合香華香，栴檀香木檻香，青木檻香種種眾香，百千殊品處處生者，諸質朴香人所嗅香，男子女人童男童女香，皆自聞，御己身之香，象馬六畜飛[狂-王+禽]走狩香，諸樹木香，諸樹木間含血品類香，諸妖魅香，至誠香天上香，比陀美香，晝度樹香，意香大意香，柔軟香，諸天香天宮香，帝釋身香，知所生處，於講堂上鼓樂弦歌，所當修設諸大法則，為忉利天諸天說法，從地踊出自然生者，歌戲利誼天玉女香，童男童女香，以是因緣，假生梵天諸天子等，諸大天人大梵身香，其香各各從身流出諸天雜香無數百千，其名各異。聲聞、緣覺、菩薩大士、如來遊居所開化香，其法師者於此間住，所去殊遠不到其前，亦不近邊不往就嗅，悉聞彼香不愛不求，亦不思念亦不乍香，而嗅知氣以一心住，在於眾會，悉分別說如是諸香，心亦不著無所慕求。」

於是世尊，而歎頌曰：

「其人鼻根，	清淨如是，	若干種香，
所聞甚多。	於是世界，	一切所有，
諸所可生，	香香甚好。	又有諸形，
華殖之香，	栴檀諸香，	種種異品。
其諸香實，	各各異類，	微妙好薰，
眾木檻香，	男子女人，	童子女類，
其心頓處，	各各異品。	人間所生，
諸香參差，	在在茲殖，	青蒼雜遯。
又知大國，	轉輪聖王，	所據柔仁，
自由力強。	於彼所有，	難縷字名，
眾眾異香，	皆分別之。	財物珍寶，
若干甚多，	藏去著之，	於何所地，
有玉女寶，	及餘珍異，	時彼菩薩，
悉曉了香。	是等體著，	所有瓔珞，
珠環莊嚴，	衣被端正，	或時在座，
若復床臥，	以香塗身，	菩薩悉知。
歌戲娛樂，	一切神足，	明哲智者，
鼻力悉聞。	若有奉持，	此經善訓，
以快妙香，	及麻油香，	若干種類，
及華實香，	所在安住，	又嗅悉知。
其於某處，	有此眾香，	悉能分別，
若干種香。	而於山巖，	中間所有，

無央數種，
諸所有香，
若轉輪王，
在于海中。
明者皆練，
妃后子女，
阿須倫王，
如是果報。
多有師子，
諸所種類，
若有女人，
及童女眾，
以香分別，
身所從來，
採覩其人，
福應所獲。
而覩嗅別，
如是無盡，
其自處在，
金銀雜色，
所止頓處，
明月珠寶，
用鼻悉嗅，
別其善惡。
意華諸華，
所有諸華，
其諸天人，
及中間宮，
於是住立，
遊觀之園，
亦復曉了，
所遊戲處。
以香分別，
興何等行，

栴檀華香。
居止于彼，
所可愛喜，
若於地內，
此輩眾香。
并及臣民，
歌舞戲笑，
若於曠野，
虎狼龍象，
特牛牴牛，
隨其喜樂，
若有懷軀，
腹中男女。
又亦曉了，
安隱苦樂，
男子所願，
諸所願香。
又復嗅別，
地中諸藏，
柔軟珊瑚，
悉嗅知之。
世間載有，
知其好醜，
諸天在上，
柔軟音華。
以鼻勢力，
所有宮殿，
種種之品，
鼻力嗅之。
諸天之法，
尊妙宮殿，
於是建立，
諸天子黨，
所在遊居，

又復人民，
一切了知。
或有潛處，
所生蟲蛾，
知阿須倫，
皆分別識。
其鼻悉嗅，
四繳道中，
水牛眷屬，
悉能知之。
假使童子，
身體疲極，
復自識知，
誼法科律。
童男力勢，
眾多悉知，
已自可意，
身寂然香。
財物珍寶，
形如紫金，
諸貫瓔珞，
人所不及，
行來進止，
虛空之中，
眾會之中，
住此悉聞。
上妙下極，
如斯色像，
又復分別，
眾明寂然，
諸天子等，
悉嗅天香，
住於何法，
悉聞其香。

諸天玉女，	所畜華果，	諸寶瓔珞，
周旋娛樂，	於時菩薩，	悉識其香。
三十二天，	至第一天，	諸天大梵，
所遊宮殿，	彼以鼻嗅，	悉能知之。
住已不住，	皆能曉了，	諸所遠近，
無不開達。	終沒若生，	前世宿命，
以鼻嗅之，	知斯本末。	其有菩薩，
持是經卷，	若有比丘，	順安住教，
常修精進，	靜住經行，	若已至誠，
諷誦解說，	其彼菩薩，	皆悉知之。
亦別聲聞，	最勝之子，	常在樹下，
一身獨處，	其明哲者，	承嗅悉覩，
有某比丘，	處於某處，	悉能分別，
所在之處。	其有菩薩，	意堅禪定，
常自娛樂，	諷誦講說，	復為他人，
講演解法。	於時菩薩，	以香覺了，
安住大人，	遊所在方，	愍哀行慈，
分別說法，	在其座中，	弟子圍遶，
以香識了，	法王所在。	假使眾生，
得聞經法，	以得稟受，	心懷踊躍。
時菩薩住，	於此悉見，	安住眾會，
一切所在，	菩薩力勢，	如是色像，
尚未逮得，	天人之鼻，	自然得是，
本之瑞應，	諸天之鼻，	無有諸漏。」

佛復告族姓子：「其有持是經典讀誦書寫，當獲奇異舌根千二百功德，舌根具足分別諸味，若得甘美，變為天上自然飲食，設服酢澁鹹苦，化成天饌，滋味無量，若入眾會講授法要，蒸庶欣載欽仰典則，若入諍怒德音柔軟，談誼辯慧清白知節，慈愍通徹，眾人歡和感味餘響，其從聞經言論美妙，天人往造，釋梵四王、清淨天身、諸天玉女，思僥往見，天子龍神妃后，阿須倫阿須倫妃后，迦留羅迦留羅妃后，真陀羅真陀羅妃，摩休勒摩休勒妃，撻沓耆撻沓耆妃，閼叉鬼神婦女，比耶反足鬼神婦女，悉欲往觀，稽首作禮聽受經戒問訊誼歸。比丘、比丘尼、清信士、清信女，國王太子、大臣群僚，大力豪勢、轉輪聖帝，尊重巍巍七寶具足，太子眷屬玉女采女，又異梵志、君子居士，州城郡國縣邑營從，悉欲往觀，思盡形壽稽首歸命，供養奉侍聽受經法。言誨和淑，猶如世尊如來所歎面見思察，逮佛明慧深妙之要，曉了如此自然而

聞。又知世尊所向方面坐說法時。」

於是世尊，而歎頌曰：

「其人舌根，則悉柔軟，分別諸味，
簡練好醜，自然甘美，如天飲食，
若干種味，次第而生。音聲殊妙，
語言和雅，聽受奇異，意歡喜悅，
在眾會者，莫不欽敬，又當演出，
深奧音響。其有聽聞，所說經法，
觀察報應，清淨億千，即生歡喜，
曉了尊上，供養經卷，不可計量。
諸天龍神，蛟阿須倫，常懷欽敬，
欲得見之，謙肅恭遜，諮問經典，
其人名德，獲致如是。於是世界，
發意之頃，皆以音聞，能遍告之。
其響柔軟，微妙殊特，深邃儒雅，
而有限節。諸天豪尊，轉輪聖帝，
欲得供養，普往至所，皇后玉女，
悉俱叉手，而常元元，聽稟經典。
諸所鬼神，善共宗重，天鍵沓愁，
及諸營從，反足女鬼，及諸男女，
普悉恭敬，皆造奉侍。自在尊豪，
梵天之王，大神妙天，及諸天子，
天帝梵尊，天子枝黨，無數玉女，
悉詣其所。世間有佛，聖明導師，
聲聞弟子，悉聽妙響。見所在處，
僉然護之，察所講法，悉用欣然。」

佛復告族姓子：「菩薩大士，若聞是經持讀誦寫者，速得身行八百功德，肌色澤光猛勇響饒，猶如琉璃淨妙無垢，所當作為人民欽效，容止可宗進退致益，彼已無易，三千大千世界眾生稽首為禮，普佛國土群萌好醜，鮮色惡色生趣善惡，鐵圍大鐵圍，小山大山，人所居處，下至無可大地獄中，上至三十三天，自以威德普悉見之。於此世界，聲聞、緣覺、菩薩、如來，所可遊居講說經法，以己威光都皆觀之。所以者何？身行清淨之所致也。」

於時世尊，而歎頌曰：

「彼人已身，所行清淨，譬如琉璃，
而無瑕疵，為一切人，所見愛敬。
其有持此，微妙經卷，猶如明鏡，
見其面像，見世形類，亦復如是。
自觀本末，及見他人，其身清淨，
如須彌山，於斯世界，所有眾生，
諸天人民，蛟阿須倫，地獄餓鬼，
及諸畜生，悉見身體，及面顏容。
諸天所有，宮殿館室，土山石山，
及諸鐵圍，雪山須彌，及諸大山，
悉得覩見。其所在處，以大威聖，
瞻見諸佛，一切聲聞，及佛弟子。
若有菩薩，獨在屏處，所說經法，
悉能知之。其身清淨，亦復如是，
悉覩見于，一切世間。以俗之身，
覺了如茲，斯人尚未，獲成聖道。」

佛復告族姓子：「菩薩大士，如來滅度後，若持斯經諷讀解說，得千二百意根清淨德，其人則以清淨意根，靡不貫暢。聞一頌者，所究彌廣多所達了。以弘覺了，便能一月講說經法。四月一年綜練所歷，憶念不忘。凡俗所為販賣賈作語言音聲，以法皆觀次第分別，不失其緒。三千大千世界諸六趣生，皆知其心所念善惡、如應不應，中為沙門聖非聖者，普見不應。意志清淨不復思惟，自然分別說法誼趣，言皆至誠，有至講者皆亦承說，如來所詔一切剖拈，往古最勝經卷。」

於時世尊，而歎頌曰：

「其人意根，清淨皦潔，光徹鮮明，
見心所念。由是之故，曉若干品，
瑕穢卑賤，好惡中間。若聞一頌，
能奉持者，解無央數，明哲誼理。
一月四月，若至一年，所說善惡，
不違至誠。於斯世界，中間所苞，
若有群萌，種種品類，諸天人民，
及阿須倫，枝神異類，及諸畜生，
六道之中，所有黎元，是等思想，
若干種念，持是經者，各各異意，
一時之間，悉覩知之。諸佛大聖，

百福德相，
登時所講，
即能受誦。
長夜所講，
經典之要，
其有持經，
眾想之患。
意根明達，
未曾有地，
其能受持，
則知所應。」

一切悉為，
普等聽聞，
前世更歷，
當綜解之。
得眾會中，
部分光揚，
枝黨群從，
亦復如是。
普為眾生，
安住正法，

世間說法。
所說清淨，
所學經卷，
有常所演，
無所畏憚。
卒未遭值，
悉為賢良，
菩薩所住，
分別說經。
巧便意宜，

正法華經卷第八

正法華經卷第九

西晉月氏國三藏竺法護譯

常被輕慢品第十九

於是佛告德大勢菩薩：「是故當知，其有比丘、比丘尼、清信士、清信女，持斯經典，假使四部罵詈誶謗，出龜獷辭訶制止之，罪不可限。設復有人，聞是經卷受持諷誦，為他人說廣解其誼，獲上妙福。如斯疇類，佛所諮嗟，眼耳鼻口身意清淨，而無蔽礙。」

又告德大勢：「乃去往古久遠世時，不可稱限廣遠無量不可議劫，有佛號寂趣音王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為佛．眾祐，劫名離大財，世界曰大柱。」

佛語德大勢：「寂趣音王如來，普為諸天自境界人，講經化導，與聲聞乘演四聖諦，度老病死使近泥洹，解十二緣所由從起，為諸菩薩講六度無極，使至無上正真之道，現如來慧所行常連。佛壽四江河沙億百千垓劫；佛滅度後正法住立，如一閻浮提億百千垓塵數劫；其像法立，如四天下億百千垓塵數劫。」

又語德大勢：「其佛滅度後像法沒盡，次復有佛，續號寂趣音王，展轉相承二十億千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時此諸佛次第滅度，正法沒已像法次盡，彼世比丘，憍慢自大越背法詔。有一比丘，名曰常被輕慢，為菩薩學。何故名之常被輕慢？其開士見比丘、比丘尼、清信士、清信女，每謂之曰：『諸賢無得憍慢自高。所以者何？諸賢志趣，當尚菩薩、如來．至真．等正覺，以是方便，慎所緣誼。』為諸比丘講菩薩行，不受所誨不肯諷誦，遙見四部仍謂之曰：『我身終不輕慢諸賢人，普當學菩薩高行，得至如來．至真．等正覺。」

佛語德大勢：「爾時四部得聞此言，咸興恚怒毀訾罵詈：『此一比丘，不問吾等、不見人心，反自貢高云見人心，授我等決，當成無上至真．等正覺，人所不欲非常之事，而為人說。』」

又語德大勢：「若一比丘行值大雨，蒙佛威神如被覆蓋，身不漬溺，雖見罵詈心不恚恨，面色不變，若聞其言憎不喜者，以瓦石擲，續遙舉聲而教之曰：『勿行輕慢，修忍辱心、發菩薩意。』所以者何？爾時比丘、比丘尼、清信士、清信女，貢高自大數數聞見。大士教曰：『吾心常謙不輕諸賢，雖見罵辱心不增減。』彼等四輩，因共名之常被輕慢。斯一大士臨欲壽終，得聞寂趣音王如來講《正法華經》二十頌本深妙之誼億百千事。大士臨終，踊在虛空唱揚大音，歎斯經典而告之曰：『仁當受經，亦當速得如前淨眼，耳鼻口身意亦清淨，已獲斯淨，更即增益二十億垓壽，速得定意，復為眾人講是經典。』前時四部聞其所說而毀訾之，名此大士為常被輕慢建自大

者，見此大士微妙神力、辯才慧力、善權道力，皆來歸伏敬宗為友，聽聞經法。是等輩類，餘不可計無數億人，便立無上正真道意。時彼大士壽沒之後，便值二十百千億如來正真，此諸世尊，皆為講說《正法華經》。稍稍進前，以是德本，復更值見二十億百千如來，皆同一號，號雷鳴音王，皆從得聞如斯經典。復更值遇二十億百千如來，皆復同號，名雷音王，亦復從聞《正法華經》，受持諷誦為四輩說，在所生處，常自然獲眼淨耳淨鼻淨口淨身淨意淨，視聽洞徹，鼻通口辯，身能輕舉，意觀眾生心，普為四輩演斯經典分別其誼。」

佛語德大勢：「常被輕慢大士，供養奉事若干億百千數如來已，復更值無數億百千如來，亦復從受《正法華經》，以是德本，自致無上正真之道成最正覺。德大勢！菩薩欲知大士常被輕慢於寂趣音王如來之世為四部人說經法者不乎？則我身是也。假使爾時設不受是《正法華經》，不持諷誦為人說者，不能疾速無上正真道成最正覺。備從過去諸佛世尊，聞此經典，受持諷誦廣為人說致最正覺。爾時比丘、比丘尼、清信士、清信女，其一大士為說經言，我行恭敬不輕諸賢，仁等當速如來正覺道德之慧。又諸四部輕彼大士罵詈形笑不自改者，二十億千劫所生之處，常不值佛不聞法聲，又萬劫中墮無可大地獄，拷掠燒炙痛不可言。罪已畢竟從地獄出，以彼大士教化之故，令發無上正真道意，皆得神通，慧無罣礙，今悉現在。」

佛語德大勢：「欲知爾時四部毀訾形笑恚罵大士者不？今此會中鷲陀和等五百菩薩，師子月等五百比丘、比丘尼，今在佛前五百清信士、五百清信女等，皆不退轉，當成無上正真之道。」

佛告德大勢：「此《正法華經》其誼廣大，威神無量一切無慶，諸菩薩大士所當欽尚。如來滅後其受斯經，持諷誦讀得福如是，速成無上正真道。」

於是世尊，而歎頌曰：

「今我識念，	往古過事，	佛名寂趣，
音聲之王。	威神無量，	天人所敬，
為諸眾生，	人民講法。	其佛最勝，
滅度之後，	然其正法，	最末世時，
有一比丘，	為菩薩行，	因時號名，
常被輕慢。	即時往至，	於比丘眾，
及比丘尼，	所覩顛倒，	但勸化之。
志行佛道，	自宣我心，	不懷憍恣，
罵詈輕毀，	每見形笑，	彼時常為，
使聞此言。	假使得聞，	此經法時，
若復住立，	設有所作。	時明慧者，
臨欲壽終，	用分別說，	此《正法華》，

尋時報應，	增益壽命，	變現其身，
而得自在。	處在虛空，	講說經典，
教化一切，	悉發道慧。	於時大士，
壽終沒後，	速見諸佛，	億百千姪。
稍稍漸漸，	開化入法，	為分別說，
於斯經卷。	諸最勝子，	得成為佛，
則我身是，	能仁如來。	其諸比丘，
口憲誹謗，	眾比丘尼，	及清信士，
彼時所有，	諸清信女，	被蒙開化，
聞經解慧，	常當覩見，	無數億佛，
則毘陀和，	五百人是。	諸比丘眾，
及比丘尼，	清信士女，	今見佛前。
吾爾時悉，	令聞尊法，	皆開化之，
使得曉了。	於今佛身，	滅度之後，
數數當受，	奉斯經卷。	無數億億，
而當思惟，	未曾得聞，	如是之法。
假使有佛，	億百千數，	希聞講說，
如斯等經。	是故以聞，	如是像典，
自在聖尊，	稱讚經典。	我滅度後，
若有說此，	頻數當忍，	受《正法華》。」

正法華經如來神足行品第二十

爾時于彼三千世界塵數億百千姪諸菩薩等從地踊出者，一切皆悉住世尊前，僉然叉手白大聖曰：「如來滅後，布露經典遍諸佛國，及世尊土滅度之處，於彼所在講說斯經，多所利益。若有受持此妙典要，講讀書寫為人說者，德不可量。」

於時溥首，處於忍界諸菩薩無數億百千姪，受比丘、比丘尼、清信士、清信女，諸天、龍、神、健沓耜、阿須倫、迦留羅、真陀羅、摩休勒及人非人，如來皆為神足變化。如來·至真·等正覺，為現瑞應，悉得柔順法忍，皆令書寫《正法華經》，化異世界億百千數諸菩薩等，各各坐于諸寶樹下師子座上。

爾時能仁世尊，及此一切如來正覺，現其神足具足充滿，百千歲中有所興立，應時百千歲中功德自然，而大光明滅除陰雲，彈指之頃自然有聲靡不通達，十方佛國一切世界六反震動，諸天·龍·神·阿須倫·迦留羅·真陀羅·摩休勒，承佛威神各隨所住，無央數千諸佛世界，普悉覩見斯忍佛土。又諸如來十方無數億百千姪，各各自坐諸寶樹下師子座上，能仁如來、多寶世尊，於彼七寶廟寺講堂，自然嚴淨師子之座

，威曜顯赫。

無數無限不可計會億百千姦菩薩大士及四部眾，見斯變化，心中愕然驚喜無量，得未曾有。則聞空中音聲，而歌頌曰：「仁者！欲知過是無限不可思議億百千姦諸佛世界，有佛世界，名曰忍土，於彼有佛，號能仁如來，為諸菩薩大士，講《正法華經》方等典詔，一切諸佛普護斯經，用救菩薩大士。以故諸賢，心當質直清淨，稽首歸命勸讚奉侍，供養彼能仁正覺。」

於時眾生聞空中自然之音，有佛世尊，號曰能仁，這聞名稱，應時叉手，以若干種華香衣服幢幡雜香，舉手各散忍世界，瓔珞珠璣、諸寶真珠、如意寶珠而供養之。其華香幡蓋、瓔珞珠璣、明月寶珠，自然來入於忍世界，尋時合會為寶華蓋，在於虛空悉覆諸佛及菩薩上。

時彼世尊告諸異行，及佛前住諸菩薩眾：「如來正覺功德威神，不可思議。諸族姓子，於無數億那術百千姦劫，說此經誼不可究竟，雖無央數若干種經，所不能及不可限盡，欲度彼岸難得邊際。諸族姓子，舉要言之，假令有人欲了斯經要，悉佛威神普諸佛法，諸世尊界諸佛精進，諸佛閑居諸佛妙力，示現是經。故族姓子，佛滅度後，當以懇懃求此經典，受持書寫精進奉行，供養承事為他人說。設使有人，齎此經行講讚書寫，思惟奉宣著於竹帛，若在精舍齋堂室宅，大林樹下若在水邊，當起塔廟。所以者何？則為如來所處之地，觀是道場佛所坐樹，則當察之，一切如來正覺所遊，群聖世雄轉法輪處，十方諸佛在中滅度，等無差特。」於斯世尊，而歎頌曰：

「世愍哀法， 不可思議， 而常建立，
神通之慧， 亦復示現， 普等明目，
眾生一切， 悉得歡喜。 其舌神根，
暢音梵天， 演奮光明， 億百千姦。
諸群萌類， 覩見神足， 怪未曾有，
皆入大道。 又聖導師， 興一大光，
彈指之頃， 宣洪音聲， 即時普告，
一切佛土， 周遍十方， 諸佛世界。
如此變化， 及餘感動， 大聖所現，
瑞應如是。 如來爾時， 皆令歡喜，
佛滅度後， 奉是經卷， 安住宣暢，
功德之法， 無央數劫， 不可思議。
持是經卷， 福祚之限， 導師諮嗟，
若干無量。 欲盡其限， 不可邊崖，
猶如虛空， 不可窮極。 名稱至德，
無能思惟， 持是經者， 淨德常然。」

則為見佛，	大聖導師，	及吾於世，
滅度大通。	則此一切，	諸菩薩眾，
并復覩此，	四部之會，	其有值遇，
斯經典者，	則為遭見，	今日之會。
佛滅度後，	亦復在此，	及彼十方，
諸佛世界，	其有能持，	此經卷者，
則為覩觀，	諸過去佛，	及於十方，
今現在佛。	目自面見，	供養奉持，
悉當悅意，	向人中上。	在於道場，
所可思惟，	當速受持，	於此經典，
自然辯才，	無所罣礙。	設本種命，
不能長者，	當分別曉，	於斯經誼，
便當受持，	於此世尊，	曉了諸經，
次第所歸。	大聖世尊，	滅度之後，
假使有人，	至誠說者。	分別此經，
議理所趣，	則講審諦，	諸經卷誼。
其人光明，	分別所覺，	譬如日月，
普照遠近。	遊於天下，	在所至到，
勸化發起，	無數菩薩。	是故智慧，
諸菩薩眾，	聞如是像，	經無等倫。
我滅度後，	奉此經典，	其人不疑，
於佛大道。」		

正法華經藥王菩薩品第二十一

於是宿王華菩薩前白佛言：「藥王菩薩，以何等故，遊忍世界，堪任無數勤苦之難？善哉天尊，願為十方諸佛世界菩薩聲聞雲集於斯，若有聞佛班宣藥王初發道心宿行功勳，為今眾會及後來世，普聞受持追學究竟，天人龍鬼、諸尊神王，僉皆悅豫發大道意，自致正覺度脫一切。」

於時世尊，見宿王華發心至誠，為一切諸佛，讚曰：「善哉！乃為將來諸菩薩施，勸進後學令入道智。諦聽諦聽！善思念之。」

「唯然世尊，願樂欲聞。」

佛言：「乃往過去江河沙劫，爾時有佛，號離垢日月光首如來。至真。等正覺，出現於世，其土壽命四萬二千歲，教化眾生濟度危厄，於時十方菩薩大會有八十億，諸聲聞眾七十二江河沙等。又其佛土而無女人三惡之趣，無阿須倫八難之患。其地

平正紺琉璃色，眾寶校成莊嚴清淨，生眾寶樹周迴圍遶，珍琦玳瑁周匝覆蓋，豎諸幢幡，寶瓶香爐燒眾名香，一切樹下設寶床榻，坐具嚴飾不可稱載，諸坐具上有五千億諸天之座，鼓諸音樂歌佛功德，以為供養。於時其佛，為諸菩薩及聲聞眾，分別講說《正法華經》。時有菩薩，名眾生慧見，聞佛敷演散解義要，即奉佛法遵習苦行，夙夜精進萬二千歲，經行不坐竟萬二千歲，即便逮得普現三昧。逮此定已輒復思惟：『吾以逮是普現三昧，便能致此《正法華經》。』因逮定意，踊躍歡喜心自念言：『我當供養離垢日月光首如來。至真，奉《正法華經》。』即如其像三昧正受，處在虛空，雨心天華雜香栴檀，用供養佛。應時所雨眾華雜香，普熏十方諸佛世界，其聞香者悉得法忍，眾生之類和心相向。

「眾生慧見菩薩，從定意起重自思惟：『雖用雜物供養於佛，不能暢盡至真之德，以身供養爾乃無上。』尋如所念，斷絕五穀專食眾香，眾香華汁而以飲之，日使身中內外皆香，如是服香竟十二年。復和眾香以塗其體，香油潤衣，而立誓願：『以身為燈，為一切故。』即然其身供養諸佛。以精誠故，其光遍照八十江河沙諸佛世界，應時諸佛同聲讚曰：『善哉！善哉！族姓子！精進乃爾，世之希有，斯真供養如來經典，乃為眾生忍苦不勞，超踰天人一切所行，國財妻子施所不及，供養之中為尊為上，為最為長為無疇匹，以身施者乃成法施。』諸佛世尊歎是德已，則便默然。

「於時菩薩自然其身，千二百歲火故不滅，用一心故無有苦患。於是之後火焰乃息，勤修精進供養法故，於是終沒還生其世，更復值見離垢日月光首如來。至真之士，生離垢施國王宮內，自然化生結加趺坐，而為父母說此頌曰：

「『尊王識念我本行，堅強勤修大精進，
所重愛身以用施，建立住此逮三昧。』

「說此偈已啟其父母：『離垢日月光首如來。至真，今故現在，吾往昔時至心供養，因是逮致了一切音總持法要。是《正法華》，無上經典學中要者，經卷本有八十姪百千億那術姪偈，當一心思，何所造作立佛像摸，而常心中無瞋恚怒。此《正法華》，菩薩所行，吾本宿世習若干千億百千姪偈，從彼如來而聞受之。』離垢施王讚其子曰：『善哉！善哉！當共俱往躬身當觀供養聖尊。』說此言已，與父王俱踊在空中，去地七刃經行虛空，足不蹈地，其身正坐七寶玳瑁珍琦帳中，往詣佛所叉手禮佛，以頌讚曰：

「『人中之尊，顏姿離垢，其光巍巍，
照於十方。吾本供養，聖尊無極，
今復自親，故來奉面。』

「爾時眾生慧見菩薩大士，說此偈已，前白離垢日月光首如來。至真：『世尊垂恩愍哀十方，故復現在訓誨一切，度脫眾生無不蒙賴。』時離垢日月光首如來，告眾生慧見菩薩：『今時已至吾欲滅度，以此法教而相囑累，佛因其時至所教周悉，亂世

欲到吾捨去矣，為佛施座今取滅度。」又告之曰：『以斯經典重相囑累，普令流布等潤十方，咸使一切皆蒙福慶。』眾生憙見則曰：『受教。』其佛夜半便取滅度。於時菩薩眾生憙見見佛滅度，以栴檀香琦異妙香蛇維佛身，取其舍利香汁洗之，感慕哀泣淚下如雨，修造寶瓶八萬四千，立七寶塔高至梵天，莊嚴幢蓋懸眾寶鈴。心自念言：『吾已供養世尊舍利，當復更事超過於前。』告諸菩薩及大聲聞，諸天龍神一切人民：『諸族姓子咸共思念，世尊舍利普共供養。』」

於是佛告宿王華菩薩：「當爾世時，眾生憙見菩薩勸率眾人，供奉舍利八萬四千塔，於塔寺前，建立形像百福德相，然無數燈燒香散華，光顯道法，供養奉事七萬二千歲。供養訖竟，在其眾會，化無數千諸聲聞眾，開諸菩薩皆令逮得普現三昧。見眾菩薩建立定已，自現其身諸根缺漏。諸菩薩眾及諸弟子、天龍鬼神，舉聲號咷淚下如雨：『是族姓子眾生憙見菩薩大士，是我等師開化我黨，今現缺滅諸根不具，是故悲酸不能自勝。』」

「於時眾生憙見，謂諸菩薩及大弟子、諸天龍神：『吾建要誓至誠之願，如我所言隨順不虛，我此手臂成紫金身，令我手臂平復如故，地當大動，於虛空中雨眾華香。』所言適竟，地即大動，天雨眾華，尋時手臂平復如故。眾生憙見欲度一切，因示現此慧力所行，福德功勳勢力所致。」

佛告宿王華菩薩：「欲知爾時眾生憙見菩薩大士，今藥王菩薩是。又族姓子，菩薩勤苦不可稱計，捐身棄命無有限量，常建大乘志無上道，興發大功無極之德，於如來前然一足指，功德難喻，況然其身以為供養，勝施國土妻子血肉。設以珍寶滿佛世界，布施供養諸佛聖眾，福德雖多，不及於彼。所以者何？福報有盡無益眾生。若族姓子族姓女，受《正法華》一四句頌，分別奉行為人解說，比其福施萬不如一。猶如巨海萬川皆歸；此經如是，一切諸法最為元首。猶如須彌眾山中高，如月盛滿星中最明，大慧光明照耀三界，為諸法首無上道王，猶如日出普照天下消眾幽冥；此經如是，蠲除一切愚癡闇蔽，皆入道明。猶天帝釋忉利天上諸天中王；此經如是，一切諸法眾經典主，攬持十方度脫一切。猶梵天王處第七宮，制御諸天莫不奉命；此經如是，普濟眾生學與不學，教導三乘行君父業。猶如四道及至緣覺，皆超一切諸凡夫學；《正法華經》亦復如斯，皆超一切上中下乘，處眾生之原化諸不逮。猶如菩薩所行高遠，過諸聲聞、緣覺之業，覆護三世；此經如是，調御諸法，悉令成就無上正真。猶如世尊三界法王，被道服飾三十二相誘眾愚蔽；此經如是，從菩薩學乃至如來，開導聲聞、諸緣覺等，皆使成就無上正真。」

「猶族姓子，斯經典者為三界護，度脫眾生危厄之難，飽滿饑虛眾情之患，寒者溫煖，熱者清涼，有裸露者皆得衣被，開導眾生悉令入道。猶如導師將護眾賈；菩薩如是，養育眾生若如慈母。譬如船師渡人往返；菩薩如是，周旋三界度脫一切滅眾闇冥，猶如炬火滅眾闇冥，化生老死，猶轉輪王制御四域；此經如是，以聖道明照耀三

界。猶如大明消天下冥；此經如是，致不退轉無從生忍至成佛道。」

佛告宿王華菩薩：「斯經典者，度脫一切眾苦之患，拔斷諸垢三毒疹疾，救濟生死諸繫牢獄。若聞此經，尋即解了能書寫者，其功德福無能稱計，何況聞持懷抱誦說，華香供養雜香澤香然燈幢幡。若有聞持藥王菩薩往古學品，受持思念之，其福過彼眾物供養，不可稱載。若有女人，聞此經法尋即受持，便於此世畢女形壽，後得男子。若有女人，於五濁世最後末俗，聞是經法能奉行，於是壽終生安養國，見無量壽佛，與諸菩薩眷屬圍繞，生寶蓮華坐師子座，無姪怒癡除去眾結，亦無貪嫉未曾懷恨。適生其國得五神通，速不退轉不起法忍。已逮法忍，輒得覩見七十二億兆載江河沙諸如來眾。適見諸佛，眼根清淨。眼根已淨，所見一切十方諸佛，遙讚歎之：『善哉！善哉！族姓子！汝乃值是能仁佛世，聞佛所說《正法華經》，受持誦誦為他人說，此功德福，火不能燒水不能漂，盜賊怨家縣官不侵，千佛嗟歎不能究竟，所獲功德不可限量，巍巍如是。緣斯功德，降伏眾魔，棄諸怨敵，渡生死難周旋諸患。又族姓子，以是經法伏眾惡逆，為諸千佛所見建立，擁護汝身，天上世間而無儔匹，自捨如來，未有聲聞及諸菩薩，功德福祐智慧定意，無有等侶。』」

佛告宿王華菩薩：「若有學人，受是經者，所逮聖明勢力威德，超越若斯。是故仁者，若有講說此藥王品，有讚善者，後生為人，口中自然優鉢華香，身栴檀香。若聞此經讚歎善者，其人現在功德遠聞，佛已豫歎其人功勳。」

佛告宿王華：「吾以是經囑累汝等，眾生熹見往古法品，最後末俗五濁之世，流布天下閻浮利內，無能中壞，其魔波旬不能得便，及魔官屬邪神鬼魅，無能害者，天、龍、羅刹、鳩洹厭鬼，無敢當者。又宿王華！是藥王品威德所立，所流布處若有疾病，聞是經法病則消除，無有眾患，因是功德，後致正真，無老病死。若有比丘，最後末世，手執青蓮華，滿盛雜香，供散法師，心自念言：『假使有人，求菩薩乘至此道場，吾授斯華以為草座，敷佛樹下降伏眾魔，具足法鼓吹大法螺，緣此濟度生死之海，若大乘學，見諸比丘持是經卷，當觀其人功德如是。』」

佛說是藥王菩薩往古品時，八萬四千菩薩，即皆逮得曉一切音方便總持。於時眾寶如來讚言：「善哉！善哉！宿王華菩薩！卿能諮啟不可思議經典行業，如來講說何以快哉！」

正法華經妙吼菩薩品第二十二

於是世尊能仁如來，即從眉頂大人之相演百千光，照於東方千八百萬億江河沙諸佛國土，靡不周遍。過是諸佛土有世界，名莊嚴照明，其土有佛，號離垢紫金宿華王如來。至真。等正覺，與無央數諸菩薩眾眷屬圍遶宣布導化。能仁如來所演光明，遍照彼土。又其佛土有一菩薩，名曰妙音，從過去佛殖眾德本，供養無數百千兆姪諸佛正覺，每見諸佛諮受經典，逮成聖慧，以得尊重三昧、定法華三昧、施離垢三昧、樂

宿王三昧、無著光三昧、慧印三昧、普曉諸音三昧、等集眾德三昧、喜信淨三昧、神足戲樂三昧、慧光三昧、嚴淨王三昧、離垢光三昧、離垢藏三昧、無緣三昧、日轉三昧，取要言之，普悉逮得億百千炫江河沙數諸三昧定。其佛光明普遍周至照妙音菩薩，妙音菩薩蒙佛聖光，因詣佛所白世尊曰：「我欲往詣至忍世界見能仁佛，稽首作禮，諮受經典，及欲致敬文殊師利、藥王菩薩、妙勇菩薩、宿王華菩薩、尊意行菩薩、淨王菩薩、超藥菩薩，諮講經義受諸不及，令一切聞悉發道意。」

其佛告曰：「往！族姓子，雖到彼土，莫發異想而念其土懈廢下賤。所以者何？又族姓子，彼忍世界，其大陸地黑山雜糅，眾垢石沙穢惡充滿，谿澗山谷不與凡同，其土佛身卑小丈六，諸菩薩身長七八尺。又卿本體高四萬二千踰旬，而我現身八萬四千踰旬，端正殊好色像第一，威曜殊妙相好顏容難可比喻，積百千德覩莫不歡。又卿往至見彼土人，慎莫心念起不可想，如來菩薩佛土不如。所以者何？佛土本空，眾生罪福，現有不同。」

妙音菩薩復白佛言：「承佛威神如來聖力，道德巍巍以自娛樂，往詣忍界，如來道慧清淨之業，輒當如法無所違失，不敢起想。」

於是時妙音菩薩心自念言，不起于坐，即如其像三昧正受，到忍世界至靈鷲山，當在如來法座中間，化作八萬四千億眾寶蓮華，紫金莖白銀葉，嚴飾淨好光明巍巍，照諸會者，輒如所念即時辦足。文殊師利問能仁佛：「唯然世尊，今化現此八萬四千眾寶蓮華，紫金莖白銀葉，清淨嚴好。此誰瑞應而現此變？」

佛告文殊：「有菩薩名曰妙音，從紫金離垢宿華王佛土而來，與八萬四千菩薩俱，進至此忍界，欲見吾身稽首諮問，欲得聽聞《正法華經》，故先見瑞。」

文殊師利復問佛言：「其人宿本積何功德造殊妙行，而今致此奇特洪勳？住何三昧本造立行？願欲聞之，所行三昧神足變化，吾等聞之當受奉行，見諸菩薩顏貌色像，為何等類？舉動進止何所饒益？甚哉世尊！唯現瑞應，使諸菩薩來至於此，眾會欲見之。」

佛語文殊：「卿當啟白眾寶如來，令現瑞應，使諸菩薩咸來至此各現身相，一切眾會皆欲見之。」文殊師利即受其教，輒啟滅度眾寶如來，尋現瑞應。

於時妙音菩薩而於本土忽然不現，與八萬四千菩薩俱，動諸佛土雨寶蓮華，同時發作百千億伎樂，諸來菩薩各自現形，其眼明好猶如紺色，顏貌充滿如月盛明，體紫金光，無央數億百千功德莊嚴其身，威神巍巍智慧光光，奇相眾好文飾光顏，身力無極，其身處在七寶交絡，於虛空中去地四丈九尺，與諸菩薩眷屬圍遶，到忍世界至靈鷲山。下寶交路，手執寶瑛其價百千，詣能仁佛稽首足下，以持貢上能仁如來。復白佛言：「紫金離垢宿王華如來致問無量，起居輕利遊步康強。又問：『世尊說法如常乎？眾生一切受者增進耶？蠲除狐疑順法律不也？將無多懷姪怒癡行憎嫉饕餮不？能恭敬孝順父母聽受道法如法奉行不？隨邪見愛惜財寶諸根不定，為降諸魔眾官屬乎

？又諸眾生，聽受滅度眾寶如來所說法耶？」今諸菩薩故來詣此，本土如來之所發遣，欲得奉見七寶塔寺滅度眾寶如來，問訊啟受聖體康寧，說法如何？眾生普受行如法不？眾寶如來現住久如，我等故來，欲得覩見眾寶如來形像所類，願佛現之。」

時能仁佛語眾寶如來：「今妙音菩薩及諸眷屬，欲見世尊聖體形像。」眾寶如來尋時讚曰：「善哉！善哉！族姓子，卿能故來見能仁佛，稽首諮受《正法華經》，及復欲覩文殊師利啟諸不逮。」

時蓮華首菩薩問佛：「妙音菩薩往宿命時，積何德本，乃致斯變無極神聖？」

時能仁佛告蓮華首菩薩曰：「乃往過去久遠世時有佛，號雲雷音王如來。至真等正覺，講說經道六度無極菩薩法藏，天上天下靡不蒙安。時妙音菩薩，聞其所說欣然意解，鼓百千音樂娛樂其佛，八萬四千眾寶妙器，貢上至尊，如是精進供養如來萬二千歲。又族姓子，妙音菩薩往宿命時，從雲雷音王如來之世，修無上法種此功德，未曾懈廢，傳如來旨化諸愚冥，不識至真悉令信樂。欲知爾時妙音菩薩，今妙音菩薩是也。用彼世時布施寶器、眾伎樂音，又復供養無數諸佛，億千佛所殖眾德本修治眾行，前世值遇億百千垓江河沙等諸佛世尊。」

「今蓮華首，為現妙音菩薩所行，不可限量變無數形，為諸眾生宣布講化《正法華經》。或現梵天形色貌而誘立之；或現天帝形或尊豪形或將軍形，化導眾兵；或息意天王、轉輪聖王、諸散小王，尊者長者、諸令長形，沙門梵志形像色貌。說《正法華經》，或現比丘、比丘尼、清信士、清信女形，宮人嫫女、長者夫人、諸貧賤女形，男女大小而誘立之。說《正法華經》，或阿須倫形，迦留羅、真陀羅、摩休勒、人非人形像色貌，而誘立之。說《正法華經》，或入地獄、餓鬼、畜生及諸八難，所在擁護而救濟之，上中下士前後進退，隨其形體男女之像，而開化之。說《正法華經》，或入中宮化皇后形，度眾貴人。」

「蓮華首當知，妙音菩薩將護忍界一切眾生。又族姓子，妙音菩薩以若干變無數方便，誘忍佛土演《正法華經》，神足威德未曾損耗而復增益也，聖慧道智亦復如是。又族姓子，妙音菩薩光明功勳智慧巍巍，周旋十方隨時開化，輪轉無際皆使入律，上中下願各令得所，逮遊忍界，復至他方江河沙佛土，現菩薩身而為說法。又現聲聞、緣覺色像而開化，示本行所學，聞之巨然各成所志，不違本誓。若有眾生，奉如來律，以佛色像，隨其道律示現形貌，顯授大道無上正真，欲導慕泥洹現已滅度，因而示儀開化道慧。妙音菩薩勢力聖智不可測度，超絕巍巍功德若斯，無以為喻。」

於是蓮華首菩薩前白佛言：「妙音菩薩積功累德堂堂乃爾。唯然世尊，住何三昧開化眾生不可限量？」

能仁如來告蓮華首菩薩曰：「族姓子聽！有三昧名現入眾像，妙音菩薩住斯定意，利益開化無限眾生使入道議。」

佛說是妙音菩薩章句品時，其諸菩薩與妙音開士俱發來者，尋時皆速現入眾像三昧正定。其行殊勝，於是忍界超越菩薩，所修定意諸有限數。若有速致現入眾像三昧，便得總持，攬持三世無不蒙濟。時妙音菩薩，供養能仁如來。至真，具足奉事眾寶如來塔寺舍利，欲還本土，前稽首能仁如來，自歸而退，與眾會別，動震諸國雨眾蓮華，同時和鼓百千億姦雅頌伎樂，與八萬四千諸菩薩眾俱歸本土，前稽首禮妙紫金離垢宿華王如來，以詣忍界導利眾生。又覩眾寶如來寶寺舍利，及文殊師利、藥王菩薩所速精進無極道力，見妙勇菩薩，令是八萬四千菩薩，皆得正行現入眾像三昧，往到彼間俱共進行。四萬二千天子，聞《正法華經》，皆悉速得無所從生法忍；蓮華首菩薩速正法華定。

正法華經卷第九

光世音普門品第二十三

於是無盡意菩薩，即從座起偏露右臂長跪叉手，前白佛言：「唯然世尊！所以名之光世音乎，義何所趣耶？」

佛告無盡意曰：「此族姓子，若有眾生，遭億百千妖怪厄患難苦毒無量，適聞光世音菩薩名者，輒得解脫無有眾惱，故名光世音。若有持名執在心懷，設遇大火然其山野，燒百草木叢林屋宅，身墮火中，得聞光世音名，火即尋滅。若入大水江河駛流心中恐怖，稱光世音菩薩，一心自歸，則威神護令不見溺，使出安隱。若入大海，百千億妖怪眾生豪賤，處海深淵無底之源，採致金銀、雜珠明月、如意寶珠、水精琉璃、車璩馬瑙、珊瑚虎魄，載滿船寶；假使風吹其船流墮黑山迴波，若經鬼界值魔竭魚，眾中一人竊獨心念，光世音菩薩功德威神，而稱名號，皆得解脫一切眾患，及其伴侶眾得濟渡，不遇諸魔邪鬼之厄，故名光世音。」

佛言：「族姓子！若見怨賊欲來危害，即稱光世音菩薩名號，而自歸命，賊所持刀杖，尋段段壞手不得舉，自然慈心。設族姓子，此三千大千世界滿中諸鬼神，眾邪逆魅欲來燒人，一心稱呼光世音名，自然為伏不能妄犯，惡心不生不得邪觀。若人犯罪若無有罪，若為惡人縣官所錄，縛束其身桎械在體，若枷鎖之，閉在牢獄，拷治苦毒，一心自歸，稱光世音名號，疾得解脫，開獄門出無能拘制，故名光世音。」

佛言：「如是，族姓子，光世音境界，威神功德難可限量，光光若斯，故號光世音。」

佛告無盡意：「假使，族姓子，此三千大千世界滿中眾逆盜賊怨害，執持兵杖刀刃矛戟，欲殺萬民，一部賈客，獨自經過在於其路，齎持重寶，導師恐怖心自念言：『此間多賊，將無危我劫奪財寶，當設權計脫此眾難，不見危害。』謂眾賈人：『不宜恐畏，等共一心俱同發聲，稱光世音菩薩威神，輒來擁護令無恐懼，普心自歸便脫眾難，不遇賊害。』眾賈人聞悉共受教，咸俱同聲稱光世音，身命自歸願脫此畏難，適稱其名，賊便退却不敢觸犯，眾賈解脫永無恐怖。光世音菩薩，威德境界巍巍如是，故曰光世音。」

佛復告無盡意菩薩：「若有學人，姪怒癡盛，稽首歸命光世音菩薩，姪怒癡休，觀於無常苦空非身，一心得定。若有女人，無有子姓，求男求女，歸光世音，輒得男女，一心精進自歸命者，世世端正顏貌無比，見莫不歡，所生子姓而有威相，眾人所愛願樂欲見，殖眾德本不為罪業。其光世音威神功德，智慧境界巍巍如是，其聞名者，所至到處終不虛妄，不遇邪害，致得無上道德果實，常遇諸佛真人、菩薩高德正士，不與逆人，無反復會，若聞名執持懷抱，功德無量不可稱載。若有供養六十二億

江河沙諸菩薩等，是諸菩薩，皆使現在等行慈心。若族姓子女，盡其形壽，供養衣被飲食床臥具病瘦醫藥一切所安。福寧多不？」

無盡意曰：「多矣！世尊！不可限量。所以者何？是諸菩薩，無央數億不可譬喻。」

佛言：「雖供養此無限菩薩，不如一歸光世音稽首作禮執持名號，福過於彼，況復供養？雖復供養六十二億江河沙數諸菩薩等，執持名號，計此二福，億百千劫不可盡極，終不相比，是故名曰光世音。」

於是無盡意菩薩，前白佛言：「光世音以何因緣遊忍世界？云何說法？何謂志願？所行至法善權方便境界云何？」

佛言：「族姓子！光世音菩薩所遊世界，或現佛身而班宣法；或現菩薩形像色貌，說經開化；或現緣覺或現聲聞，或現梵天帝像而說經道；或撻沓和像；欲度鬼神現鬼神像，欲度豪尊現豪尊像，或復示現大神妙天像，或轉輪聖王化四域像，或殊特像，或復反足羅剎形像，或將軍像，或現沙門梵志之像，或金剛神隱士獨處仙人僮儒像。光世音菩薩，遊諸佛土，而普示現若干種形，在所變化開度一切。是故族姓子，一切眾生咸當供養光世音。其族姓子，所可周旋有恐懼者，令無所畏，已致無畏使普安隱，各自欣慶，故遊忍界。」

於是無盡意菩薩，即解己身百千寶瓔，以用貢上於光世音：「惟願正士，受此法供。」己身所有殊異寶瓔，而不肯受。時無盡意復謂光世音：「唯見愍念以時納受，願勿拒逆。」時光世音心自計念：「不用是寶。」無盡意言：「唯復垂愍諸天、龍、神、撻沓和、阿須倫、迦留羅、真陀羅、摩睺勒、人及非人，受其寶瓔輒作兩分，一分奉上能仁如來，一分供養眾寶如來。至真。等正覺，貢上寶寺。」其族姓子，普為一切，以是之故，神足變化遊忍世界，無所不濟。

於是持地菩薩，即從座起前白佛言：「假使有人，聞光世音所行德本，終不虛妄，世世安隱至無極慧，其光世音，神足變化普至道門，所顯威神而無窮極。」

佛說是普門道品，彼時會中八萬四千人，至無等倫，尋發無上正真道意。

正法華經總持品第二十四

於是藥王菩薩，即從座起長跪叉手，前白佛言：「若族姓子及族姓女，聞是《正法華》經典，受持懷抱書寫經卷，獲福如何？」

佛言：「族姓子女，受持是經，誦在懷抱書寫經卷，福不可量無以為喻。若族姓子，供養八十億百千姪江河沙諸如來眾，若復受持懷抱書寫是《正法華經》，講說供養。何所福多？於意云何？寧當一心奉持經典，若以衣食供養諸佛。」

藥王菩薩白佛言：「若族姓子及族姓女，受《正法華》經典之要，執持書寫一四句頌，講說諷誦若復奉行，具足成就其福最多，勝於供養若干江沙諸佛世尊。」

佛言：「甚哉！法之供養，最為第一。」

藥王菩薩復白佛言：「我當擁護如是等輩，諸族姓子及族姓女，受此經者斯法師等，以義宿衛長使無患，誦總持句。」

又尋呪曰：

「奇異所思，意念無意，永久所行，奉修寂然。澹泊志默，解脫濟渡，平等無邪，安和普平。滅盡無盡，莫勝玄默，澹然總持。觀察光耀，有所依倚，恃怙於內，究竟清淨。無有坑坎，亦無高下，無有迴旋，所周旋處。其目清淨，等無所等，覺已越度，而察於法。合眾無音，所說解明，而懷止足。盡除節限，宣暢音響，曉了眾聲，而了文字，無有窮盡，永無力勢，無所思念。」

藥王菩薩白曰：「唯然世尊，是總持句，六十二江河沙諸佛所說。假使有犯此呪言者，若復違毀此等法師，為失諸佛世尊道教。」

佛歎藥王菩薩大士：「善哉！善哉！若族姓子說總持句為眾生故，愍念擁護多所安隱。」

於時妙勇菩薩前白佛言：「唯然世尊，我身亦為眾生之故，欲令永安。若有奉持此經典者，授總持句，將護如此諸法師等，令無伺求得其便者，鬼神諸魅、溷廁眾鬼、突鬼厭鬼、餓鬼反足，雖欲來嬈，無能得便。」

妙勇菩薩專心思惟，說此總持曰：

「晃耀大明，炎光演暉，順來富章，悅喜欣然住此，立制永作，無合無集。

「是總持句，江河沙等諸佛所說，咸共勸助。若違如來，如是比像諸法師教，還自危亡。」

時毘沙門天王前白佛言：「我亦當演此總持句，加以慈心，為眾生故，擁護法師

。

「富有調戲無戲，無量無富何富。

「以是故，擁護諸法師等，百由旬內無敢犯觸，宿衛將順。諸族姓子，如是比像至學法師乃能受持，以是擁護常獲吉利。」

時順怨天王，在彼會坐，與諸香音億百千姦鬼眷屬圍遶，往詣佛所前白佛言：「唯然世尊，我亦當宣此總持句。」

「無數有數，曜黑持香，凶呪大體，于器順述，暴言至有。

「唯然世尊，此總持句，四千二百億諸佛所說。以此總持，擁護供養諸學經者，令無伺求得其便者。」

時有一魅，名有結縛，復名離結，復名施積，復名施華，復名施黑，復名被髮，復名無著，復名持華，復名何所，復名取一切精，往詣佛所，鬼子母與諸子俱，異口同音前白佛言：「我等，世尊！常當擁護如是比像諸法師等，加施吉祥，令無伺求得法師短。」

于時諸魅同共舉聲，宣此總持將順法師：

「於是於斯於爾於氏，極甚無我無吾無身無所俱同，已興已生已成，而住而立，亦住嗟歎，亦非消頭，大疾無得加害。

「是等之類是我眷屬，令無所犯擁護法師。消除鬼神、諸魅餓鬼、溷神突鬼、蠱道符呪、癡狂顛鬼，化是像來，若鬼神形及非人像，二日三日若至四日，若常熱病。若復夜臥，值惡夢者，若現男女大小諸像，我等擁護，令無伺求得其便者。」

於時諸魅，共於佛前說此頌曰：

「犯頭破七分， 猶如華菜剖，
當致殺母罪， 亦得害父殃。
其有犯法師， 皆當獲此釁，
世世不得安， 不與諸佛會。
破壞佛寺罪， 鬪亂聖眾殃，
如合眾麻油， 麻油聚一處。
放火皆焦然， 消盡無有餘，
其有犯法師， 當獲此罪殃。
猶如稱載峻， 罪垢之所聚，
其有犯法師， 當獲此重釁。」

諸鬼神軍頭等，說此頌已前白佛言：「我等咸護如是比像諸法師等，使常安隱除去怨敵，周匝宿衛令無傷害，若有行毒，毒為不行。」

時佛嗟歎諸魅所呪：「善哉！善哉！汝等乃欲護諸法師。若聞此經，宣持名號德不可量，何況具足隨時持說書在經卷，若以供養華香幢蓋雜香搗香，然燈懸繒，思夷合歡，青蓮紅蓮，黃蓮白蓮，稍著油蘇以用然燈，供養此經勤修不懈，百千億倍福不可限。汝等當護如是比像精進學者。」

佛說是總持品時，六萬八千人，逮得無所從生法忍。

正法華經淨復淨王品第二十五

佛告族姓子：「乃往過去無央數劫，不可思議長遠難量，爾時有佛，號總水雷音宿華慧王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為佛。世尊，世界曰照明嚴飾，劫曰愛見。又族姓子，於其佛世，有王名淨復淨。爾時其王有一正后，名曰離垢施。其后有二子，一名離垢藏，二名離垢目。又其二子皆得神足，輕舉能飛智慧具足，功德備悉聖達巍巍，行菩薩業夙夜精進，未曾懈廢，勤心專精六度無極，善權四等所濟無限，悉遵通達三十有七道品之法，普暢道義，所周旋業，進逮離垢三昧定矣。度宿日光三昧、離垢顯曜三昧、淨莊嚴三昧、大威藏三昧，皆得通達，此三昧定而度無極。時佛集會與諸四輩釋梵四天王諸天人民，班

宣分別《正法華經》。時佛愍念一切眾生，哀傷國土皆欲化之使入大道。

「又族姓子，其二太子往詣母所，叉手白言：『惟願屈意，見念加慈專精身心，欲往到佛奉見如來身，亦自欲稽首自歸。所以者何？今日如來，為天上天下一切眾生，廣宣要典《正法華經》，故當奉觀聽《正法華》。』離垢施后告二太子：『汝等父王，志存外邪信樂梵志，常懷瞋恨，以是之故，不可得往。』時二太子同心叉手，復白其母：『我等薄相，所生邪見無義之家。又我等身，本是法王子，當以經道化于濁俗反偽向真，爾乃佛子也。』於是離垢施后告二太子：『善哉行矣！汝真孝子，為其父母修大慈愍，各顯神足覩之欣然心中開解，便聽子等俱詣佛所稽首受業。』

「時二太子輒受母教，其身踊住在虛空中，去地七仞，愍念其親各現威變。在於虛空，二人俱時坐臥經行，身上出火身下出水，身上出水身下出火，演大光明照曜遠近，現身長大復還為小，從虛空下入于地中，若人入水從地踊出，處在虛空猶如履地。其二太子現若干變而顯神足，以用開化於其父母。

「于時父王，覩其二子神足變化威德若斯，欣然踊躍善心生焉，躬身叉手向二子曰：『汝等師主所受誰乎？』時二太子自啟父王：『大王欲知我等師主，總水雷音宿華慧王如來：至真，是我等師主，今現在遊於寶樹下處于法座，為四部眾諸天人民，廣演宣布《正法華經》。其佛世尊，是我師主也。』王告二子：『吾欲往詣卿等師主，奉觀親受大聖正真無上言教。』於時二子，從虛空下行至母所，自白其母，而叉手言：『阿母威德，則化父王，以造立心無上正真，因成道教聖尊之業，惟垂愍念，聽我詣佛出家為道得作沙門。』

「時二太子為母說偈曰：

「『唯母聽我等， 出家為沙門，
如來甚難遇， 曼時當精學。
所云難得值， 猶如靈瑞華，
難遇復越彼， 閑靜不可得。』」

「於時王后離垢施，以頌告曰：

「『吾以聽汝等， 善哉子輒去，
至聖甚難遭， 我亦出家俱。』」

「爾時二太子，歎是法頌報父母已，重復白父王及所生母：『惟願二親，同時一心，俱往詣總水雷音宿華慧王佛所，屈意一時發見彼世尊稽首歸命。所以者何？二親當知佛興難值，猶靈瑞華，亦如如意最上明珠，佛亦復然，不可再遇，是故我等來生此土，心念出家功德第一。由是之故，不宜有難，便可相許。』報言：『善哉！得出家學，棄捐愛欲捨其俗業。所以者何？若覩如來福慶無量，人命難得佛世難值，離於八難，得閑靜難，猶死更生。』父王皇后報太子言：『諾！宜知是時。』」

佛言：「族姓子！爾時淨復淨王宮內，八萬四千宮人嫫女，宿命德本應得啟受是《正法華》經典，本是道器。離垢目太子，宿命本修行積功累德，從來無限。離垢藏太子，無央數億百千劫，往昔宿命曾以奉行棄於眾生一切惡趣三昧正定。何謂棄於眾生一切惡趣三昧正定？其王正后二太子母離垢施者，曉十方佛一切道同諸佛要集，諸佛奧藏無極聖慧，以權方便現于女身耳。」

佛告族姓子：「時淨復淨王，見二太子所見神足，化入如來。至真之法，以得超越，展轉相成多所度脫，一切盲冥咸入道明。便自發意，與其眷屬四萬二千，離垢施后與諸群黨，隨二太子中宮嫫女群臣百官，一時和同往詣佛所，稽首足下退各就坐，從本常位。時佛見淨復淨王，與大眷屬自投歸命，因其本行觀宿所緣，而為說法，應病與藥各得開解，欣然踊躍善心生焉。更立國王，與其正后離垢施及二太子，宮人嫫女一切官屬，棄國捐王行作沙門。已作沙門，八萬四千歲奉修道業，思惟觀察是《正法華》經典之要，諷誦奉行，如佛所教無所違失。」

「於是淨復淨王，遵奉勤修《正法華經》，與其眷屬竟八萬四千歲，逮眾德本嚴淨三昧正定。適逮斯定，其身即時踊在虛空，去地四丈九尺，住於虛空，遙白總水雷音宿華慧王如來。至真：『唯然世尊，其二子者則是聖師，化導吾家蒙其恩德，獲現神足顯揚變化，而緣是見所化神變，心得開解退俗入道，奉佛法訓度眾穢厄，順從法律堅住無極，得奉如來啟受經法，乃為至聖無蓋善師。是二子者，示現子像生我家耳，皆是宿世明識本德，承佛仁慈，非是凡庶之可思論。』佛告王曰：『如是如是！大王！如大王所言，是二太子，宿殖德故，乃能示現，因欲開王及諸眷屬一切眾生。』」

「佛言：『大王！若族姓子及族姓女，學是經典，所生之處周旋終始，易得善師顯世尊教，得立無上正真之道，開化導示度脫一切，是為微妙無極之業，展轉相教展轉相成，得至聖諦無極之處，值佛道法王因遇善師，得見如來啟受經法，由勸助恩，王今寧見此二太子，是諸族姓子，前世已曾供養奉事六十五億百千兆劫江河沙等如來。至真，而復授持是《正法華經》，愍傷眾生沒在邪冥九十六種不能自濟，故開化之令住正見修行精進求佛大道。』」

於是佛語族姓子曰：「其淨復淨王，於彼世時歎眾功德，從虛空下即叉十指，前白其佛：『唯佛宣布，如來。至真本宿命時，行何功德？聖慧巍巍，眉間之相，演大暉曜照無限國，而目明好徹觀十方，其眉間相，白如珂雪，柔軟細好，巍巍光澤平政無斜，無所不照。世尊面像充滿如日，安住道目猶如月初，一切觀之而無厭極。』」

「於時國王，說此頌曰：

「『其殊異功勳， 巨億百千劫，
虛空尚可喻， 其慧不可限。』」

「佛以頌答曰：

「『前世行中正， 加施人平等，
故使眉間相， 所照無有限。
和視施燈慧， 目明踰日月，
其眼如月初， 徹觀十方國。』

「時王嗟歎已，叉手白佛：『至未曾有，如來．至真之教，弘慈無極，不可思議功德具足，敷演道義施設法禁，令無罪孽，長塗之難皆得無患。唯然世尊，如吾今日心不放逸，由得自在不隨邪徑，棄捐自大不從虛偽，亦無瞋恨，不興惡心無益之業。我國多事，欲出家學不還中宮，重欲自歸所有供養。』佛言：『大佳。』時王即起稽首佛足，其王正后離垢施者，解身百千所著寶瓔，以散佛上，佛之威神，化成七寶交露之帳，以為交露琦異妙帳，自然有床，布以無數琦異坐具，如來坐上。於時國王心自念言：『至未曾有，天尊至德交露帳中，所見如來，甚大端正，威神巍巍光色第一，顏貌充滿淨好無比，願令一切皆蒙此福。』」

於時世尊告四部眾：「汝等寧見淨復淨王，一心叉手而住佛前？」皆曰：「已見。」佛言：「比丘！是王於今是我學世現比丘像，於將來世當得作佛，名曰種帝王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為佛．世尊，其佛土曰廣普，劫曰超王。於時其佛，諸菩薩眾不可稱限，諸聲聞眾亦無央數。其佛世界，平等如掌，無有傾斜無沙礫石，得作佛時威神巍巍，廣大無極光光如是。」

能仁如來告族姓子：「欲知爾時淨復淨王發道意者，豈是異人？莫造此觀。所以者何？則是今現蓮華首菩薩是。欲知爾時離垢皇后者，今光照嚴飾菩薩是。常念諸菩薩愍傷眾生，故生彼國開化度之。欲知爾時二太子者，則今藥王菩薩、超藥菩薩身是。又族姓子，藥王菩薩、超藥菩薩，功德巍巍無限若斯，在無央數億百千垓諸如來所，殖眾德本，是二正士道德備悉，不可思議。若有聞此二正士名執持懷抱，一切眾人皆當禮敬，如是學士，天上世間皆歸仰之。」

佛說是往古宿世本所行時，八萬四千人遠塵離垢諸法眼淨。

正法華經樂普賢品第二十六

於時普賢菩薩，過東方江河沙諸佛國土，諸菩薩來者，動諸佛國，雨眾蓮華，鼓億百千垓伎樂，歌歎如來功德，承其開土其大神足無極變化，大菩薩身威神巍巍，聖旨玄妙普照十方，與諸天、龍、神、撻陀羅、阿須倫、迦留羅、真陀羅、摩休勒、人及非人俱，各各將諸眷屬，各顯神足不可思議，至靈鷲山往詣佛所，稽首足下繞佛七匝，前白佛言：「我從寶超威王如來佛土來，承今世尊演《正法華經》，故至忍界欲得聽受，與諸菩薩無數百千，亦樂聽聞所宣道議。善哉世尊，唯加垂哀，以時頒宣《

《正法華經》：「寧有女人，何所修行，得奉執經卷？」

佛時即告普賢菩薩：「族姓子！女人有四事法，得是經卷。何謂為四？一曰常為諸佛所見建護，二曰積功累德不以懈廢，三曰能分別化究暢眾要諸所聚處，四曰普護眾生發未發者。是為四，逮是經卷。」

時普賢菩薩前白佛言：「最後末俗五濁之世，若有比丘受是經典，長擁護之令得吉祥，除眾狂橫毒亦不行，令無伺求得其便者。有受是經，咸共宿衛，令魔波旬不能燒亂，及諸官屬諸鬼神龍，溝邊溷鬼蟲道符呪，令不得行躬身自往，常以一心擁護法師，常使安隱。若有比丘學此經典，坐起經行精進修業，象馬車乘往到其所護此經典，與諸菩薩眷屬圍遶，俱當往詣法師比丘。受是經者，思惟行者，令不忘失《正法華經》一句之義，乘駕往詣此學士所，目自奉見，為是經舉，見我歡喜普更勤學，當護法師逮得三昧。若復獲致迴轉總持，又當逮成若干百千億周旋總持，曉了一切諸音總持。惟願世尊，若於最後餘殘末俗五濁之世，餘五十歲中，比丘、比丘尼、清信士、清信女，受是經典宣示同學，持書慕求為他人說，最後末俗餘五十歲，若能受是《正法華經》，心存解義精進不廢，致二十一日諸行稍備，已致諸行，二十一日勤心存於法，自現可敬巍巍之德，乘六通馳，與諸眷屬大小相隨，往詣法師勸助法師，二十一日專修此法，使心開解懷致總持。若使法師不化眾生，若不勸助、不能開化，非人得便，猶是法師不得擁護，不致安隱。是故學者常行精進，承佛威神宿衛法師。若有法師，持佛正法便勤精進，願聽總持。其辭呪曰：

「無我除我，因我方便，寶仁和除，甚柔軟柔弱句，見諸佛因諸總持行眾諸說，蓋迴轉盡集會，除眾趣無央數，計諸句三世數等，越有為舉諸法，曉眾生音，師子娛樂。」

「唯然世尊，是則名曰是總持句。若有菩薩，耳根聽聞此總持句，入耳中者，即當知之，普賢菩薩之所建立。是《正法華經》若布天下，閻浮利內值是經者，心當思念：『普賢菩薩威神所致，令我等輩致是經卷，普賢菩薩所行神化，令此眾人致此妙典。』斯等眾生，無數佛所積眾德本，如來。至真手摩其頭。若有書寫執持在手，則奉佛身、敬愛道法。敬書是經，書是經已欲解中義，於此壽終生忉利天。適生天上，八萬四千天人玉女，往就供養鼓琴歌頌，已作天子坐玉女中，而相娛樂。若族姓子，但書是經功德如是，何況誦說思惟中義！是故世尊，一心勤修《正法華經》，書持經卷，常當思惟一切不忘，當禮此人。用書寫此經至德所致，而為千佛所見授臂，臨壽終時面見千佛，遊在吉安不墮惡趣，壽終之後生兜術天，適生天上，八萬四千諸玉女眾，往詣其所鼓諸伎樂，而歌頌德，在諸玉女以法相樂。是族姓子，書此經者功德如斯，何況誦說思惟其義！是故勤修書寫宣傳《正法華經》，思惟奉行皆令具足，專精一心志未曾亂，千佛授臂。臨壽終時，面見千佛不墮惡趣，於是壽終生兜術天，在彌勒佛所成菩薩身，三十二相莊嚴其體，億千玉女眷屬圍遶，是故智者，常當勤修書

是經典敷演思惟。」

「唯然世尊，若有書此經卷思惟誦說，功祚無量不可稱限，巍巍如是。是故智者書持是經，當得還致若干功德。吾以是故，建立是經，用五弘意勤念道法，流布天下閻浮利內。」

於是能仁如來，至真告普賢曰：「善哉！善哉！汝乃發心多所哀念，精進勤護將來菩薩，勸道於斯無思誼法，其心懷抱無極大哀，發心之頃攝無量行，各執經卷建立擁護。若有受持普賢菩薩宣其名者，則當知之見能仁佛，前已曾聞如是像法，供養奉事見能仁佛，班宣經道講讚善哉，如來摩頭，則當謂之是普賢也。佛之威神之所建立，佛以衣服而覆護之，受如來教，不樂俗業不喜調戲，合偶謝[言*(廿/執/云)]不好歌舞，不遊在外，不入屠殺養豬雞鶩，不與女人無益從事。若聞是經，書寫聽受持諷誦說，樂如是像，自然之法思惟奉行，緣內精專自興福力，一切眾生若有覩見，靡不愛敬。若有比丘受持此經，不為姪怒愚癡所縛，不為貪嫉自大所繫，不懷憍慢剛強自用彊梁邪見，己利止足。若有法師普修至賢，最後末俗世餘五十歲五濁之俗，若有比丘受持是經，當作是知思惟解念：『是等族姓子，必至道場降伏魔宮，而轉法輪擊於法鼓，吹大法螺演時法雨，於師子座而處法座。』最後末俗世受持是經，功德如是。」

「又是比丘，不狎利養不貪衣鉢，是等法師志性質直，而無諛諂不墮癡冥，其人現在自然如是。若有比丘受持是經，世世不忘所生聰明點慧，未曾聾盲，現在獲安無有眾患。若毀此經訶學持者而復誹謗，其人現在身致癩病。見書是經非之不可而共調戲，所生之處其身缺漏，為火所燒常遇諍訟，鼻面生皰手足了戾，口目不政其身臭穢，體生瘡癩，醫藥不治困苦難言。若說是經有聞見者，宣之不可增惡不喜，所說不誠言不真實，用是犯惡眾罪之故，得殃無量在所不安。」

佛言：「是故普賢！若見比丘受持是經，遙起遠迎恭敬承事，如奉如來。今佛現在靡不歸命，歸彼法師如是無異，乃應佛教。」

佛說是樂普賢品時，如江河沙億百千姪諸菩薩眾，皆逮總持。

正法華經囑累品第二十七

於是世尊能仁，從法座起，合諸菩薩，如其色像示現神足，都舉大會著其右掌，而讚歎曰：「諸族姓子，佛從無數不可計會億百千劫積累造行，乃成無上正真之道，得度無極，故取諸賢安措右掌，舉手下之以為念識，當受斯經持諷誦讀，當為眾會分別說之，令諸群生普得見聞。又族姓子，心無所著，勿得祕惜此《正法華經》，志無所畏，則施佛慧、如來之慧、自在之慧，則為無上無極法施。當學佛行，無得矜惜慳嫉愛重，宜廣示現斯如來慧，當使通聞至於不至，往所不往，當勤聽受此要經典。其不信者，當令信樂，當勸群生入于尊法。諸族姓子，能如是者，則知如來之所建立。」

時諸菩薩，為能仁世尊所見諮嗟，悉踊躍加敬傾身側體，低頭叉手稽首自歸，向能仁佛同聲啟白：「唯如世尊所勅，不敢違教，請奉行之，具足順從如佛所宣，願勿為慮。」諸菩薩三啟如是，所至到處，周旋十方頒宣聖旨。

爾時能仁正覺一切發遣，十方世界諸來世尊，各隨便宜從其所安。時十方佛皆亦報曰：「如來亦當從宜所安。」諸如來正覺、多寶世尊，七寶講堂佛之塔廟，即復故處。又諸如來皆從所安。

佛說是經時，十方無量異佛世界諸來大聖，坐佛樹下處師子座，多寶如來及大士等，諸餘學行現佛前者，不可計會無數無量，并從地中踊出菩薩，諸大聲聞四部之眾，諸天、龍、神、阿須倫、撻沓怛，世間人民，聞佛所說，莫不歡喜。

正法華經卷第十